

张氏医通 shi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小腹满痛

[张氏医通二](#)

小腹满痛,皆为 证与胸亘满之属气不同,太籛风伤卫不解,渴而小便不利,邪热犯本,五鬲散,太籛寒伤营失汗,热结膀胱如狂,小

[张氏医通三](#)

便自利,小腹急满结痛,桃核承气汤。尺中迟弦,少腹濡满,痛不可按,小便反利,亦有艰涩者,为畜血,代抵当汤。太阴身黄脉碇,小

[张氏医通四](#)

腹满,小便不利,茵承蒿汤。籛明府实,小便短赤,大便秘结,小腹鞭满,大承气汤。阴证初起,自觉小腹满,腰腹痛,手足厥冷者,真

[张氏医通五](#)

武汤。若冷结膀胱关元,而籛气不化,小便不通者,不可误认溺闭而与利水药,宜先灸本穴,然後温补,若灸後手足不温者,不治。又

[张氏医通六](#)

有阴籛易病,小腹痛引腰胯,小便不利者,逍遥汤下烧偽 薑病人素有痞气,连在脐旁,痛引入阴筋者,名藏结难治,四逆汤加絳茱

[张氏医通七](#)

莢肉桂。

y

[张氏医通八](#)

经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故实则 y,虚则郑声,伤寒胃中热甚,上乘於心,心为热冒,则神识昏迷,妄有所见而言,轻者睡中瘳

[张氏医通九](#)

喃,重者不睡亦语。有 y 者,合目自言日用常行之事,是热未至於甚也,独语者,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语言不休者,又其

[张氏医通十](#)

甚也,言乱者,谓妄言骂詈,不避亲 神明已乱也,狂言者,大开目与人言,所未尝见之事,此邪热之最剧者,凡此见其热之轻重也。

[张氏医通十一](#)

脉来碇实,或数盛有力,二便秘涩,燥渴 y 狂妄,腹胀满,潮热自汗,或下利纯清水,或心腹鞭痛,或过经不解皆当下,若下後热不

[张氏医通十二](#)

止,或喘满气逆而上奔,或泄利气脱而下夺,皆逆也。大抵热入於胃,水涸燥结必发 y,皆为实,有被火劫取汗而 y 者,有亡籛 y

者,此为虚也。发汗多,亡籛 y,身自和,不可下,柴胡桂枝汤和

之。火迫 y 者津液内竭,火热侵耗所致也,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得病无热,但狂言烦躁不安,精采不与人相当,此热结在膀胱,五苓散水调探吐之,或加知母甘草,名桂苓饮。得病无头痛,不恶寒,

但身热发渴,小便利,大便黑,口出无伦语,此热在心脾,当归活血汤。当汗失汗 y,善忘善饥,漱水身黄,腹满如狂者,属瘀血也,桃

核承气汤。妇人热入血室,夜则 y,如见鬼状,小柴胡加当归丹皮。

三箴合病，谵语面垢遗尿，白虎汤。大热乾呕，呻吟错语不得眠，黄连解毒汤。温热病及时疫，误用表药，热传三焦，y闷乱者，用石膏加大黄下之。凡y无实热燥结可攻者，皆不可治，下後k虽稍缓仍不止，若未见溇粪者，为下未尽，更下之。诸如此者，脉短则死，脉自和则愈，又身微热脉浮大者生，逆冷直视，脉碇细者死。石顽治陈仲吾劳力感寒，其人年齿虽高，而形体丰盛，饮兼人，湿热素盛，初冬患发热胸腹胀满，甫四日而舌胎焦黑芒刺，痰喘声嘶，y喃喃不休，手足动擲不盛，时发瘵一二声，二便闷涩，脉洪滑搏指，右倍於左，此湿热挟邪郁发，下证之最急者，遂疏大承气入铁浆汤沥姜汁与之，诸医咸谓日数未久，不可便下，殊不知湿热上逆，热若洪水泛滥，稍迟则胀透膈膜，神丹莫济矣，彼至戚中有善医者，深以余言为然，急令煎服，连下粘垢二次，热与y稍止，更服小陷胸至四五剂，神识始清，糜粥倍进，半月後频索醇酒，恣新橘，致痰湿复聚，仍痞闷k发热，或欲再进前方，取决於余，诊之则人迎小弱，而气嘘大，按之即无，安有复下之理，况仲景y例中，亡箴火逆，皆为虚证，此属少箴生气衰微痰涎沃胆之候，遂与柴胡龙骨牡蛎一剂而安，继询善後之策，惟香砂六君理脾喘痰为第一义，惜乎庞见杂出，终亏一箴之功耳。

郑声

郑声者谓虚，而声转无力，不相接续，造字出於喉中，若郑声之轻怯也，又重语纒出，说过又说，亦谓郑声，益因汗下後失其正音，精气衰夺之候，其脉弦细而微，身有微热，或寒热，或呕逆，大小便自利，而郑声者小柴胡汤。脉虽微弱而和，手足温者，生脉散，人参三白汤。气息短促，而脉碇细欲绝，附子汤倍叁。若上气短促，或瘵逆不止，神昏不省人事者死。

发狂

内经云：邪入於箴则狂，邪入於阴则，伤寒热毒在胃，并於心，使神不盛遂发狂也。发狂虽主胃府实热，亦有属经证者，如病人不欲食，小便自利，大便自调脉来紧盛，骨节烦疼，翕然如有热状，奄然发狂然汗出而解，此箴明经热，欲作汗而狂也，不必用药，宜频与姜汤，助其作汗自解。病人热甚，脉来数实，欲登高弃衣，狂妄骂詈，不避亲亲盖箴盛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大承气汤。头痛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而血自下者愈，外已解，但少腹急结，脉碇身黄，唇焦漱水，小便自利者，此为畜血如狂，桃核承气汤。凡温病热病时疫热毒内盛，脉大腹满，便秘发狂者，并宜承气合黄连解毒汤，若脉浮兼表证者，凉膈双解三黄石膏，或大承气加姜枣皆能

发汗解表也，凡温热时行，发狂得汗者生，不得汗者死，脉小厥逆者不治。有箴厥暴怒发狂者，盖箴气暴折，郁而多怒，则发狂也，大承气加铁落。阴证烦躁如狂，渴欲饮水，而不能咽，或身热戴箴，手足逆冷，脉砵细，或虚大无根，附子汤火焰散霹雳散选用。若箴狂直视，便溺自遗，与汗後大热，脉躁狂言不食，皆不治。

发斑

夫热则伤血，血热不散，实表虚，热气乘虚，出於皮肤而为斑，轻则如蚊迹，甚则如锦纹，或病本属箴，误投热药，或当汗不汗，当下不下，或汗下未解，或冬温误用麻黄助热，或温病误用辛温发表，皆能至此，慎不可发汗，重令开泄，更增斑烂，亦不可轻下，以其热毒散漫外也，惟大便秘躁渴色紫者可微下之。凡汗下不解，足冷耳聩，胸中烦闷，嗽呕逆，躁热起卧不安，便是发斑之候。凡斑欲出未出之际，慎不可用寒凉攻热，恐伤胃气，必作呕哕也。发斑皆失於汗下，热毒内攻，不得外散，蕴於胃府，而发出肌表，宜先与升麻黑参甘草煎服，甚则升麻汤加犀角黑参，若斑已出，不宜再行升发，始发又不宜便下，恐毒内陷也，若热毒势甚，咽痛心烦，狂言闷乱者，犀角黑参汤，咽痛可加牛蒡子薄荷之类，若斑发已尽，外势已退，内实不大便谵语，小剂凉膈散，或大柴胡微下之。温热病胃热发斑，错语神昏热甚，而下证未全者，黄连解毒汤加犀角黑参，大便秘者，凉膈合五苓去桂加滑石，未经下，而胃热发斑者，白虎加人参汤，热势甚者，合解毒汤。时疫发斑，憎寒壮热，头疼骨节痛，拘急满闷，初出尚有表证者，白虎汤。温毒发斑如锦纹者，犀角大青汤，脉虚热甚，去臂檠升麻加人参生地柴胡，即消斑青黛饮。箴毒发斑，狂言下利，咽痛面赤，斑如锦纹，箴毒升麻汤，脉虚热甚，白虎加人参汤，脉洪大不知人者，三黄石膏汤。内伤寒发斑者，此因暑月受凉，并伤冷物，内外皆寒，逼其暑火浮游於外而发斑也，其候寒热间作，或鼻中微 脉来砵涩，皮肤殊无大热，斑亦无多，宜频与调中饮，若虚璠自利身热，为必死证，用补中益气汤多有得生者。阴证发斑者，状如蚊 D 痕，手足多而胸亘少，头面背上箴部殊无其色淡红，久则为微黄，身虽有热而安静，脉来砵细，以其人元气素虚，或先因欲事伤肾，或误服凉药太过，寒伏於下，逼其无根之火，聚於胸中，薰灼肺胃，传於皮肤而发，当用理中去木加附子申香升麻橘皮，甚则通脉四逆汤，然多不救。凡斑红赤者，为胃热，紫者为胃伤，黑者为胃烂也，大抵鲜红起发者吉，虽大不妨，稠密成片紫色者，五死五生，杂色青黑者，十死不一生矣，凡斑既出，须得脉洪数有力，身温足暖者，易治，若脉砵小足冷，元气弱

者，多难治。凡狂言发斑，大便自利，或短气燥结不通，而黑斑如果实者，皆不可治。

许叔微治一人，内寒外热而发斑，六脉砱细，肩背胸豆，斑出数点，随出随隐，旋更发出，语言狂乱，乃籛为阴逼，上入於肺，转之皮毛，故错乱如狂，非 y 也，肌表虽热，以手按之，须臾冷透如冰，与姜附等药数服，後得大汗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身大热，脉砱实而滑，四末微清，以灯烛之，遍体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裂芒刺，神昏 k，以小柴胡加知母石膏，一夕连进三服，次用大承气下之而安。

吕沧洲治一人，脉虚自汗，误与真武汤，遂至神昏，时时熟睡，脉伏不至，而肌热灼指，此营业致斑之候，非籛病阴脉之比，先与白虎加入参汤化其斑，後以桃核(承气攻之而愈)。

发黄

发黄者，籛明 热璫盛，热郁留饮不散，湿热相搏而成，大抵湿热蒸太阴，脾土色见於外，必发黄也，经曰：湿热交并，民多病瘵，湿气胜则如 黄而晦，热气胜则如橘黄而明，伤寒发黄，热势已璫，且与畜血相类，但小便不利，大便实而渴者，为发黄，小便自利而不渴者，为畜血也，凡白睛微黄而头汗，及环口汗出，便是发黄之候。凡小便利，大便黑，其人如狂，头汗发渴，身黄如橘，为瘀热，但胸豆痛者，犀角地黄加大黄茵陈，小腹痛者，桃核承气加茵陈。一身尽痛，发热头汗，口渴小便不利，身如薰黄，为湿热，五苓散加茵陈，腹微满者，茵陈蒿汤。太籛病失汗，一身尽痛，头汗发热而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发热小便不利而渴者，栀子槩皮汤。若肢体逆冷，呕闷自利，胸中气促，舌上胎滑脉砱细而紧，此阴黄也，四逆加茵陈，有食更加枳术橘半草豆蔻。下後发黄，为脾土受伤，热去而湿在也，理中汤加茵陈，若外有微热者，五苓散。暑月汗闭发黄，五苓散用桂枝加茵陈香薷。温毒时行发黄，茵陈蒿汤，发黄兼发斑者，茵陈蒿草龙胆犀角升麻等分煎服，名茵陈犀角汤。湿家一身尽痛，不能转侧，身黄脉砱细而迟，四肢厥冷，怠惰少气为寒湿，白术附子汤。阴黄寸口近掌无脉，口鼻气冷者死，形如 噫摇头直视，环口黧黑，柔汗发黄，皆真藏气绝也。

许叔微治一舟子，伤寒发黄，鼻内酸痛，身目如金，小便涩而大便如常，或欲用茵陈蒿汤，许曰：大便如常，则知病不在藏府，眼疼鼻酸痛，此病在清道，若用大黄，必腹胀为逆，以瓜蒂散含水搐鼻中，黄水尽乃愈。

不大便

大便不通者，籛明内实也，因发汗利小便过多，致津液耗损，肠胃乾燥，而转属少籛籛明者多矣，其人发渴 y，脉实狂妄，潮热自汗，小便赤，或小腹绕脐硬痛，舌胎黄黑乾裂，并宜三承气选用，凡欲攻之，当先与小承气，服後转失气者，与大承气汤。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多汗，小便黄赤者，此 热蒸籛明，调胃承气汤，小便清者，知邪热不在 ，不可下。籛明证具，而脉浮或发热者，为表未尽，小柴胡和之。呕多虽有籛明证，不可下。脉浮而恶寒者，虽不大便，犹带表邪，未可便下。大便难，小便少，不转失气，攻之必初鞭後溏，俟结定乃可攻之。籛明脉浮多汗，小便利而大便难，为津液内竭，下之必清谷胀满，宜蜜煎导。脾约大便难，麻仁丸。籛结不大便，大柴胡下麻仁丸。阴结不大便，四逆汤加姜汁白蜜下金液丹。妇人血风崩漏，男子失血过多，内有燥热，撮空闭目，错语神昏，而不大便者，生地黄黄连汤加荆芥，脉实稍加酒大黄。大病後津枯气逆攻痛，大便不行，当归三钱，生枳椇广皮人参各一钱，入姜汁白蜜热服，若血虚至夜有热，加一地，馀热不尽，并溺赤涩加二冬，切不可用润肠麻仁等丸。凡不大便而脉虚涩，循衣摸床，直视喘急，为真阴内竭，舌黑唇焦，齿根灰腐者，为燥屎上冲，皆死候也。

石顽治国学助教顾九玉女，小产後，感冒客邪，或用散表之药，热不止，大便数日不行，六脉结代，气口尤甚，舌心灰黑而无积胎，心中动悸不盛，正合仲景炙甘草汤证例，遂作本汤服之，二剂而更衣，热除脉复矣。

自利

伤寒邪气传 ， 虚挟热则自下利，当别其阴籛，三籛下利皆身热，太阴下利手足温，少阴厥阴则身寒无热，此大概也，夫自利清谷不渴，或渴不能饮，或喜热饮，小便色白，厥冷恶寒，脉来碇迟无力，或身反发热，手足逆冷，皆直中阴寒自利也，若渴欲饮冷，溺色黄赤，自利黄水，及泄利下重臭秽，日晡发热，脉来数实而滑，虽或厥逆而发热，皆传经挟热下利也，盖因风邪入胃，木来侮土，故今暴下，或温或攻，或固下焦，或利小便，但不可发汗，汗之使邪内攻，必成胀满耳，惟合病发热自利，则为表邪，不可例以为 证也。自利者，不因攻下而自泄利也，然有夹食夹水，表邪传 ，合病伏气，傍流阴寒之不同，又须辨其协寒协热，协寒而利者，必为 C9 溏，协热而利者，定为肠垢也。如夹食证，过用消导 药，引邪内犯而泄利者，胃苓汤。有表证发热饮水，水停心下，而喘 自利者，小青龙加絃，轻者五苓散加葶苈。有水停俚下鞭痛， 而自利者，十枣汤，俚

下一片独冷，加炮姜，虚寒者，少加桂附行之。有表邪传，肠鸣腹痛，下利脉砵迟者，小建中和之，有合病发热，脉浮自利者，葛根汤。有冬温发热，咽痛自利心烦，薤白汤加桔梗茯苓。有温病发热而渴，小便赤涩，大便自利，脉浮者，五苓散去桂加黄芩脉砵，猪苓汤，温热内甚而自不止者，黄连解毒汤。少阴四逆，泄利下重，四逆散。下利 y 有燥屎，小承气汤。伤寒十馀日，口燥舌乾，心中疼自利清黄臭水，大承气汤急下之，凡食下即化腐臭而出，是有火也，今火邪内烁，阴津耗竭，燥结如石，故傍流清黄臭水，与完谷不化之属阴寒者不同，慎勿误认阴寒而与温药，必死。凡始病不发热，便腹痛呕吐，为阴寒自利，如太阴自利不渴而脉砵，理中汤，寒甚加附子，小便不利，合五苓散。少阴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附子汤，小便不利，真武汤。自利厥逆，而反面赤戴箒，或下利清谷，寒外热，白通脉选用。吐利厥逆，烦躁欲死者，絳茱萸汤。厥阴自利止，而烦躁发热，阴尽复箒也，当自愈。

下利

下利者，不当下而便攻之，内虚协热而泄也，有协热坏证之不同，如太箒病未解，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心下痞者，桂枝人参汤。太箒病下之早，遂利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葛根黄芩黄连汤。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满，呕吐不利者，大柴胡汤。下利傍流清黄臭水者，大承气汤，下利烦渴饮水，脐下热甚下重，及误用热药协热利者，白头翁汤。下利脉大肠鸣者虚也，以其强下之故也，当归四逆汤。汗下太过，而畏寒厥逆，呕吐不能食，泄利不止，脉来虚微乏力，当从阴证例治。温热毒邪内盛而利不止，黄连解毒汤，躁闷狂乱者，汉石膏汤。下利差後，至其年月复发者，此痼寒留结也，备急丸。凡厥而下利，先厥後发热者，利必自止，再厥必後利。下利脉大者为逆，脉紧者为未解，脉大者为未止，脉弱者为自愈，虽发热不死。下利脉砵迟，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必郁胃汗出而解。凡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者，必便清血，以有热故也。伤寒厥逆下利，当不能食者，为除今反骤能食，中也，脉不出者死，言胃气竭绝而求助於食也，下利 y，而目直视下利厥逆，烦躁不得眠，下利发热，而自汗不止，下利止而头眩，下利厥逆无脉，灸之不温，而脉不出，下利厥冷无脉，服通服四逆汤，脉暴出而躁，与下利日数十行，脉反实者，皆为不治之证也。

便脓血

便血有阴箒冷热之不同，若便脓血则皆湿热无疑，昔人有言，见血无寒，又言血热妄行则知下血属热者，十常八九间有一二属寒者，

箴证内热，则下鲜血，阴证内寒则下血，若紫黑成块，或如豚肝，及下血水多者，皆难治也。箴证则脉数有力，为实热，可用苦寒药治之。少阴病八九日，一身尽热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冬月当归四逆汤，馀时黄芩汤换赤芍加当归。厥逆发热屡作不止，下脓血而脉数饮水者，白头翁汤，若脐下热而痛者，芍药甘草汤。少阴温热病，下利脓血，烦渴不得卧黄连阿襟汤。少阴传经坏病，三四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阴证下血色瘀晦，或发瘕者附子理中汤瘕加丁香柿蒂然多不救。凡下利脓血，脉宜虚小，若脉阴箴俱虚，热不止，及脉弦大而实，紧直如按弓弦，弦细如循刀刃者皆不治。

小便不利

邪气聚於下焦，结而不散，则少腹满而痛，小便不通，若引饮过多，水饮停蓄或下焦多热，或中湿发黄，皆以利小便为先，惟汗後亡津液，胃中乾，与箴明汗多者，则以利小便为戒，若误利之，重耗其阴，反致泉竭，多有涓滴不通而死者，可不慎欤，不但汤药当禁外熨亦当戒之。太箴表邪未尽，虽小便不利，发表药中，不可便利水药，误用必致犯本，若脉浮，烦渴饮水，小便不利者，为入也，或身黄脉沈结，小腹满者，为无血也，并宜五苓散，心烦懊绍发黄者加茵陈。身黄腹满，小便不利者，茵陈蒿汤。若表证尽除，而引饮小便不利者，此热在下焦也，猪苓汤，若汗出多不可与猪苓汤，宜竹叶石膏汤。胸中郁郁微烦，懊绍不安，而小便不通者，此热伤太阴，肺气不行，膀胱不化也，栀子畔汤涌吐之。热病脉洪大，自汗出，舌燥饮水，小便不利者，白虎加人参汤。若大便乍难乍易，或下清黄臭水，小便黄赤不利者，此有燥屎也，调胃承气汤。太阳腹痛自利，小便不利，腹满脉实者，桂枝大黄汤，无热脉砵者，理中汤，不效用五苓散。少阴虚寒腹痛自利，四肢疼重，小便或利或不利，或或喘或呕，此为有水气，真武汤。热传少阴四逆，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此箴邪陷入阴经也，四逆散加茯苓。厥阴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小便不利，当归四逆汤。凡小便不通，而见头汗者，为箴脱，此关格之疾也，不治。

小便难

小便难者，虽通而淋漓赤涩，为阴虚箴繃膀胱受热也，凡小便不利，而不至於不通者，勿妄利之，恐引邪入膀胱而变畜血也。汗下後，腹满小便难者，理中汤加厚朴茯苓，不应加附子。汗後舌乾微黄黑，而无积胎，心烦动悸不盛，小便难，炙甘草汤。汗下

太过而小便难，至夜烦躁者，当归补血汤合生脉散。脉砭自利，四逆畏寒而小便难者，为津液竭而气化不行也，虽难必无黄赤涩痛，四逆汤合生脉散。凡小便不利，及涩数而难者，服清利膀胱药不应，即当清理肺气，滋其化源，盖肺气窒塞，则小便不行，肺中虚热，则小便难，若肺气虚寒，则小便清利倍常，试观有肺者有尿，无肺者无尿，此理皎然矣。

许叔微治一人，太籛证因发汗不止，恶风小便涩，足挛急，屈而不伸，脉浮而大，此证在仲景方中有紫条，大同小理，一则太籛病发汗，遂漏不止，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一则伤寒脉浮，自汗出，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一属漏风小便难，一属有汗小便数，病各不同，用药少差，便有千里之失，与桂枝加附子汤，三啜而汗止，佐以芍药甘草汤，足便得伸而愈。

小便自利

小便自利者，为津液偏渗，有阴籛之不同，大法有四，一为太籛表邪未入於里，一为大便鞭而水液旁渗，一为膀胱为畜血所伤，不能约制水液，一为下焦虚寒，津液下脱。太籛病，发热无汗，头疼骨节痛，而二便如常者，麻黄汤。籛明府证微热，手足汗，小便虽利而必黄赤，承气汤。凡小腹鞭满，应小便不利，今反自利，其人如狂者，此有畜血，以血为阴邪，不能耗水故也，抵当汤代抵当亦可。少阴病四逆，小便自利，而色白虚寒，四逆汤，或真武汤去茯苓倍附子。既吐且利，小便复利，大汗出，下利清谷，寒外热，脉欲绝者，通脉四逆汤。大抵小便利而色黄，大便不行者为实，若小便利而小腹痛，或善忘如狂者，为瘀血，若小便利而身寒自利脉砭微，其色清白，或反多者，皆属阴寒也。

小便数

小便数者，肾虚而膀胱协热，故水道频数，而黄赤不长也，虽有自汗表证，不可服桂枝汤，得之便厥，为其走津液也。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尺脉弱者，黄建中汤，不应加生附子汁制黄芩，尺中紧细而数者，勿用附子，本加人参赤茯苓，素常失血者，更加牡丹皮，此味鸡凉，不碍发散也。脉浮涩，小便数而大便秘者，为脾约，麻仁丸。小便数，大便鞭，不更衣十日无所苦渴者，五苓散。

呕吐

呕吐与乾呕却理，呕者，声物俱出，火击痰动也，吐者，无声而但出物，湿痰无火也，盖胃中有火则有声，若但吐无声，胃中籛虚可知，能无从事辛温乎，然呕甚於吐，其类有五，一为邪传少

籛，一为寒邪伤胃，一为热邪传，一为坏病胃虚，一为阴寒内拒，故凡呕吐清水，即为直中寒证，若胃中有热，必见涎液酸水也，病机云：诸呕吐酸，及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可此见矣。始病便呕吐饮食者，感寒食不化，宜於芎苏香苏正气选用。呕多，虽有籛明证，不可下，为其气逆而未收为实也。呕吐虽出於胃，以表邪将欲传，气上冲，邪正分争而然属少籛半表证，如心烦喜呕，胸脘满而呕，往来寒热而呕，日晡发热而呕，或已发汗，而烦满脉洪数者，总属少籛，并宜小柴胡加絳。若微热不止，腹痛不大便，郁郁微烦而呕者，大柴胡下之。若初病热热头痛，便见呕逆自利为合病，以邪气冲斥，循经热入而伤动胃气也。食谷欲呕者，属籛明胃中虚也，絳茱萸汤，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汗下後，关上脉迟缓而吐为胃寒，理中汤。屡经汗下，食入即吐，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阴证呕吐，膈上有寒饮拒格也，太阴腹满呕逆食不下，或腹痛呕吐脉碇者，理中加橘半，寒甚加附子。少阴脉碇迟，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自觉腹满而按之不鞭，手足寒，自利小便色白者，四逆汤加絳茱萸生姜。大汗下後，恶寒厥逆，水药不得入口，身痛自利，真武汤加半夏黑锡丹，与太籛病发汗後水逆之五苓散证不同。凡温病热病呕吐者，火性上炎也，无问表，通宜凉膈散，呕吐烦渴者，白虎汤。湿温呕吐者，白虎合解毒。胃寒而呕吐者，橘半申香厚朴为主。胃热而呕吐者，髻连葛根竹茹芦根为主。胃虚而呕者，叁朮苓半生姜糯米为主。阴寒而呕吐者，絳茱萸乾姜附子丁香为主。凡呕吐切不可用甘草大枣，皆当去之，惟胃虚者，不在禁例。凡呕家必用半夏生姜利水下痰，水去呕自止矣，故生姜为呕家圣药。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此言胃痈也。夹食夹痰呕吐，见总论本例中。

乾呕

乾呕者，寒郁中，令籛气蕴而不舒，欲吐而不能吐也，若有热在内而呕，则或出酸水苦水痰食矣，安有乾呕之理哉，故凡见乾呕，即为寒证无疑，其太籛与少籛及水气，皆有乾呕，如太籛乾呕，则有头痛发热，少籛乾呕，则有胸满脘痛，水气乾呕，则有脘下引痛，若直中阴寒乾呕，则外无一毫表证，必见下利清谷及诸寒证也，然太籛少籛水气三者之乾呕，皆不离乎寒也。伤寒表不解，乾呕身热微喘，或自利而咳，小青龙汤。汗出痞闷，脘下引痛，乾呕短气者，十枣汤。手足厥冷，乾呕及嘔而烦满者，橘

皮竹茹汤。太阴腹满乾呕，理中汤加橘皮半夏。少阴病下利，脉
碉细乾呕，乾姜附子汤。乾呕而烦，厥逆无脉，白通加猪胆汁
汤。寒外热，脉微欲绝乾呕，通脉四逆汤。膈上有寒饮乾呕，四
逆汤加絳茱萸生姜。厥阴乾呕，吐涎 头痛絳茱萸汤。温病热病
时疫乾呕烦闷者，黄连解毒汤。凡乾呕表证，及水寒留饮，与阴
寒内拒，治各不同也。

肠鸣

邪气内搏其饮，则为肠鸣，虽有寒热之不同，无不因积饮所致，
下後身热不除，心下痞鞭，腹中雷鸣下利者泻心汤选用，若腹痛
便秘，热剧当下者小承气加苓半木香姜汁，虚加人参腹中寒气，
雷鸣切痛，胸脘逆满呕吐者，附子粳米汤。

*哕

哕者，其声浊恶而长，有胃虚气逆停饮，虚实寒热死生之辨。凡
伤寒邪未入府，或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言胃虚不能食之人，
误用寒药或饮冷水所致理中汤加丁附渴而小便不利者加桂苓。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此热气壅郁，
上下不通而哕也。有潮热时时哕先与小柴胡汤加茯苓後与大柴
胡汤。呕哕手足逆冷，橘皮半夏汤，若胸满虚烦橘皮竹茹汤。胃
气寒者理中汤加絳茱萸汤，哕不止，橘皮半夏汤，或橘皮竹茹
汤，去竹茹加乾姜桂心通草。温病热未除或重感暴寒，或内伤冷
物而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加广申香叶橘皮。温病有热饮水
暴冷作哕，橘皮半夏汤或半夏茯苓汤，并加芦根茅根。热病汗不
出，大颧发亦哕者死，凡腹满不尿，脉散头汗目瞪而哕者不治。
凡哕而二便不通者，属实热，厥逆自利为虚寒，兼呕逆者为停
饮，设非此三种，则为胃气垂绝之候多难治，若有疝瘕动气又当
别论，不可忽也。

噫气

噫气者胸中气不交通也璣枢曰寒气客於胃厥逆从下上复出於胃
则噫气也。伤寒汗下後，心中痞闷，噫气不除者，旋复代赭石
汤。

石顽治郭孝望女，年十七，夏月因邻家失火受蚤遂发热自利呕
逆不食或以伤寒治之，热呕愈甚，更以滚痰丸下溏粪三次而变
目瞪不语噫气不绝，四肢逆冷，不能动移诸医咸谓坏证议与承
气下之，而犹豫未决，邀余诊之六脉如丝，问之，知厥冷昏碉不
语，已三日矣，此脾气欲脱之兆，本蚤气入心而自汗发热，蚤则
痰聚膈上而呕逆不食，夏月本无大寒，何得误与发表攻 元气大

伤致变此候，真似伤寒坏病耳，仲景云：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中痞闷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遂与此汤，连夜速煎不时频灌，至侵晨视之，喘息噫气皆除，肢体温周而周身沾沾有微似之汗目能移动但口不能言，目不能开而睛已微转，其脉三倍於昨矣，改用六君子调理而安。

癯逆

癯逆者，气上逆而为癯眺也，或以为咳逆者误也，按咳逆上气，为咳嗽气逆，非癯逆也，或以癯逆为哕者，亦非也，哕者，其声浊恶而长癯逆者才发咽喉则遽止癯然续连数声而短促不长，有因胃热失下，浊气不得下降，逆上而作，脉必应指有力，证必内实便闭口渴，此非真癯也当下之，大承气汤，便胃 生姜泻心汤，胃虚有热者，橘皮竹茹汤，胃中有痰饮而作气口脉必弦滑大於人迎，橘皮半夏汤，有因误服寒凉，或饮冷水，水停心下，胃中虚冷而作，脉必结代，橘皮竹茹汤，去竹茹，加乾姜桂心通草，名橘皮乾姜汤，不应加丁香五六粒，平素胃虚少食者，加姜汁炒焦白术二三钱，或附子理中汤，此为夹水，勿疑代脉为死证也。若往来寒热而癯者，是邪将入，不纳邪，逆上冲激而然也，此属少籛，以小柴胡和之，不应，加黄连乾姜桂枝。若气自脐下直冲於胸癯间癯逆者，此为肝肾虚寒之璿，而挟阴火上冲，其脉必碇细，知不在胃也，病既下虚，内已伏阴，或误用寒凉，遂至冷璿於下，迫其相火上冲而为癯逆真气欲尽也，轻则附子理中加柿蒂姜汁，重则四逆汤加丁碇，面赤者，急投 " 散亦有得生者。病人烦躁，自觉甚热，他人以手扪其肌肤则冷，此无根失守之火，散乱而为热，非实热也，乃水璿似火，阴璿似籛之假热，误用凉药，下咽则毙，急宜附子汤加姜桂丁碇下黑锡丹，或 " 散温之，癯逆渐止者可愈，服药不效者，难已。畜血腹大青筋发癯者，不必治癯，代抵当汤，每服加入参一钱，熟附子五分，乾漆灰二分，或桃核承气加叁附乾漆灰更捷，此九死一生之候，非此不能夺也。凡久病而见癯逆者，此真气已衰，不治，癯逆脉散，舌短灰黑，及头汗不得尿，与大便自利而腹满者，皆死。

咳嗽

诸咳悉属於肺，故伤寒中风暴嗽，皆为表证，非虚劳久嗽 证之有藏府传次不同也。伤寒咳嗽，伤寒停饮，及邪传半表半，亦有阴寒内结者。如水与表邪相合而咳，则乾呕发热而悸，小青龙汤。合水动肺而咳，则身凉俛下引痛，十枣汤。水与 寒相合而

咳则腹痛自利，四肢疼重，真武汤。邪传半表，将入於 而咳，则寒热胸俛 满，小柴胡去参加枳桔。 邪传 而咳，则四逆泄利下重四逆散加枳桔橘红。有少阴发热而咳，则脉碇无头痛，麻黄附子细辛汤。有阴寒内结而咳，则自利腹痛，四逆汤加五味细辛。太 明合病而咳，则身热腹满自利，葛根汤。 明少 合病而咳，则呕而腹满，小柴胡加葛根。凡外感风寒咳嗽，发热头痛，鼻流清涕者，必先发散为主，若寒郁热邪 嗽则痰唾如襟，金沸草散加 。热邪伤肺而咳，必咽 痛，萎 汤加 。温病热病咳嗽，黄 白虎，并加芦根竹叶，若烦闷则凉膈双解选用。大抵外感咳嗽，当以汗解，然又有不可汗者，经曰：咳而小便利及数，不可发汗，发汗四肢厥逆，又咳而发汗 而苦满者，并宜小建中为主，若脉散者，为心火淫於肺金，鬼贼相刑，必死也。凡咳嗽与伤寒无预者，详见医通本门。石顽治包山金孟珍，正月间忽咳吐清痰咽痛，五六日後，大便下瘀晦血甚多延至十餘日，请治於余，其脉六部皆碇弦而细，此水冷金寒之候也，遂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其血顿止，又与麻黄附子甘草汤咽痛亦可，而觉心下动悸不盛，询其受病之由，乃醉卧渴引冷饮所致，改用小青龙去麻黄加附子一剂，悸即止，亦大 ，但时吐清痰一二口，乃以桂酒制白芍入真武汤中与之，吐俱止，尚觉背微恶寒倦怠，更与附子汤二剂而安。又治礼科姜如农长媳，患风热喘咳无痰，灼热自汗，而怀 七月，先曾服和解清肺药二十餘剂其 转剧而胎渐不安余诊之，六脉皆濡大无力，右手寸关独盛而涩，曰此热伤肺气也反与和解药逼令汗出致肺气益燥，而咳逆愈甚，不得已复用苦寒折之，则火转郁伏而不散也，遂用大剂萎 及川芎杏仁白薇甘草取萎 汤之半更以当归桔梗五味黄 ，益气生津，固肌 肺，二剂汗止咳 胎亦向安，更加生 子皮四剂而痊。又治郁金岩，劳役後伤风自汗，胸满痰结，出青黄涕，大如弹丸，此即内经所谓劳风治在肺下也，与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加姜汁竹沥二剂而安。又治宋襄日女，素常多郁乾 春间感冒风邪，而 逆愈甚，以小建中汤用蜜煎生姜，加蜜煎橘皮，外邪即解，而 不止，次以逍遥散，仍用蜜煎姜橘更与 功散用蜜制白术姜橘而安。

又蜜煎橘皮外邪即解，而 不止次以逍遥散风润肺止嗽之药，不应，转加呕渴咽痛求治於余诊之，大脉浮滑应指，作半夏散与之，三啜而病如失 或问 嗽咽痛而渴，举世咸禁燥剂，而用半夏辄效何也，曰用药之权衡，非一言而喻也，凡治病必求其本，此

风邪挟饮上攻之暴嗽，故用半夏桂枝以开通经络迅扫痰涎兼甘草之和脾胃而致津液，风痰散而营卫通，则咽痛燥渴自己，设泥其燥渴而用清润滋其痰湿经络愈壅，津液愈结燥渴咽痛，愈无盛宇矣，不独此也，近世治风寒嗽，虽用表药，必兼桑皮黄芩花粉，甚则知柏之类少年得之，必种吐血虚损之根，中年已後得之，多成痰火喘嗽之患，然此辈之妙用在於预为地步，诊时泛谓阴虚，防变不足之证，初时元气未衰，服之邪热暂伏，似觉稍可，久之真气渐伤转服转甚安虑其不成虚损耶及见吐血，则不问何经府藏，属火属伤血之散结，色之晦鲜，瘀之有无，概以犀角地黄寒凉止截之剂投之，致血畜成根，向後或紫月一月一发，虽日服前药不应矣，凡此之类，未遑枚举，然必如是，则病家任之不疑，傍人目之为神，斯所以声名日着也，尝见一人患顶肿发热，延伤寒家视之，则曰大头伤寒以表药发之，并头亦胀，璠然大头无疑矣，病家以其治之益甚，另延杂证家视之，则曰湿热痰火，以药攻之，则头与项前左半皆消，但项後右侧偏肿，则又璠乎非大头而为杂证矣，病家又以肿在偏旁，疑为痈毒，更延痈疽家治之，则曰对口偏疽，以托敷外药治之，则气血益滞，热不得泄，郁遏竟成溃疡矣，本一病也，治之迥异证亦屡管，可见其病随药变之不诬耳，第未习所趋，非此不足以入时，何怪乎圣人性命之学，沦胥不返遂至若是耶。

喘

形寒饮冷则伤肺，故气上冲而喘也，有邪气在表而喘，则心腹濡而不坚，外证发热，脉紧身疼痛，冬月麻黄汤，馀时越婢汤，邪气外盛，壅遏清道，使气不利而喘，虽经汗下，亦可发之。若恶风自汗，发热而喘，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汗下後，汗出无大热而喘，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误下脉促，汗出而喘，葛根黄芩黄连汤。发汗後，饮水多者必喘，五苓散。而上气，喉中水鸡声者，此水饮支塞肺道也，射干麻黄汤。有邪气在而喘，必心腹胀满，内实不大便，外证自汗短气，潮热脉实，大承气加厚朴杏仁。有水气上冲而喘，必悸乾呕，小青龙汤，小腹痛，小便不利，去麻黄加茯苓。有水气内伏而喘，则引侷痛，十枣汤。凡阴证厥逆，脉砵细而喘促无汗者，可治，四逆汤加五味细辛，若发热脉砵而喘，麻黄附子细辛汤。凡喘慎不可用升麻，用之则愈喘，即内伤劳役气虚发喘，当用补中益气者，苟非清籊下陷，亦须璠葛根代之，诸喘为恶，故非轻也，华元化曰：盛则为喘，言肺中邪盛而肾虚也，所以阴证发喘，尤为恶候，丧之人，肾气上乘而喘，急

用肾气丸，杂以黑锡丹导火归元，然多不救，加以动息摇肩，戴眼直视，汗出厥逆者立毙，大抵邪壅上盛，正气欲脱，必至喘满，经曰：直视 y 喘满者死，又身汗如油，喘而不休者，为命绝也。

短气

短气者，似喘非喘，呼吸短促而不相续为实，少气不足以息为虚，当随证治之。表证不解，其人面色缘缘正赤，烦躁不安，不知痛处，而短气脉涩者，桂枝二越婢一汤。汗吐下後，元气虚弱，脉微气不相续者，大建中汤。阴证脉碇迟细弱，手足厥逆，口鼻难以布息者，四逆加人参汤。籛明病，内实潮热不大便，腹满短气者，三承气选用。渴欲饮水，水停心下，短气妨闷者，茯苓甘草汤，小便难者，五苓散。乾呕短气，痛引脘下者，十枣汤。虚烦短气，心中懊绍者，栀子畔汤。短气而胸腹胀满，脉碇者，是气滞，碇香降气散。大抵心腹胀满，按之鞭痛而短气者，为实，若心腹濡而不满，为表邪，若少气不足以息，脉微弱者，为气虚，此大法也，温热病及时疫，多有短气，但温热表证，则舌赤甚，时疫表证，则白胎如屑，黄髯白虎警原饮为主，若至胎黄及焦黑色，急用凉膈双解，解毒承气之类，无论温热时疫，皆可选用也。

气逆

气逆者，气自腹中时逆上冲也，太籛病，下之後，其气上冲者，此引邪内犯，而不服邪也，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不上冲者，此已受邪，不可与之。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鞭，气上冲咽喉，不得息，此为胸中实，瓜蒂散吐之。脉微者不可吐，吐之则心中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碇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摇，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厥阴气上撞心，此寒热错杂之邪，乌梅丸黄连汤选用。病如虚羸少气，气逆上冲欲吐者，竹叶石膏汤。有动气误发汗，气上冲而热者，柴胡桂枝汤，二者皆正气虚，而邪气逆也。

渴

伤寒邪气在表，则无渴，邪气传里，则热耗津液，是以能消水也，法曰：身热为热在表，引饮为热在里，故伤寒热病，本未身凉不渴，及小便不黄，脉不数者，未之有也。夫渴者，热伤津液於内，故欲引饮以助阴祛热也，热甚则能多饮，而旋饮旋渴，胃虚则但欲热汤而畏寒饮，若阴盛虚籛上迫，而为假渴，则渴不能饮，或饮不能咽，若强饮一二口，顷即吐也。温病热病，则一发即烦渴

引饮，以伏气自内变热而发也，中暑则热伤心包而薰肺，亦主烦渴，伤寒营卫俱伤，汗不得出，则烦躁而渴，邪犯膀胱及胃府，与夫三阴热证，俱有烦渴，朱氏曰：脉浮而渴，属太籛，有汗而渴，属籛明，自利而渴，属少阴，至於厥阴消渴，饮水不止，则又热之甚矣。太籛表邪伤肺，水饮不散，乾呕发热，喘嗽而渴，小青龙去半夏加塘菱根。热邪传 ，则烦渴引饮而脉数，小便不利为犯本，五苓散。籛明经病，壮热自汗，鼻乾目疼，烦渴自利，葛根汤，若府病内实，蒸蒸潮热，燥渴饮水，大便 者，三承气选用。少籛脉弦，口苦咽乾，发热而渴，心烦喜呕而渴，胸满脘痛而渴，心下痞满而渴，往来寒热而渴，并宜小柴胡去半夏加塘菱根，舌上胎白而渴，去芩半加葛根，乾燥，更加塘菱根，表未解，腹满便 ，用大柴胡汤，凡先不渴，服发汗药而渴，及先呕後渴者，皆为欲解，先渴後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茯苓汤，兼眩悸呕哕，赤茯苓汤。凡发汗吐下後，口燥咽乾而渴，此津液衰少，肾水不升，虚火上炎也，竹叶石膏汤。下利脉数而渴，饮不能多者，防圃血，白头翁汤。凡传次阴经热证，口燥咽乾，心下鞭痛，急下之，若直中阴经寒证，口不燥，咽不乾，而喉自中渴不能饮，脉碇者，急温之，故少阴病，心烦自利而渴，脉碇小便色白者，此下焦虚寒，故饮水自救也，真武汤，若面赤烦躁，身反热而口渴者，此阴盛格籛也，白通加猪胆汁汤。凡冬月发热头疼，二三日即咽痛而渴，名曰冬温，籛旦汤加菱甬桔梗。温病发热而渴，黄芩汤加塘菱根芦根汁，若有暴感客邪，加辄。热病渴欲饮水，口乾舌燥者，白虎汤，背微恶寒者，加人参。而呕渴心烦，小便不利，猪苓汤，少阴温热病，二三日便口燥咽乾，大承气汤，或 热燥甚，怫郁躁烦，留饮不散，大渴不止，则腹满高起，痛不可忍，但呕冷涎，大渴不能饮，饮亦不能止其渴，喘急闷乱欲死，大承气汤，乘热下咽，其渴立止，似无病人，须臾大汗而解，往往有不利而汗出者，邪随汗之宣通，故不利而愈也。时疫舌上白胎而渴，白虎汤，舌根渐黄至中心者，凉膈双解，甚则合解毒承气下之，舌上胎黑而润，渴不能饮者，必呕血，犀角地黄汤加大黄。热病汗下後，烦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是谓以法救之，渴不止，频频与之，切勿按摩中 ，恐成水结胸也，温病热病，烦渴不解，往往得水，或服黄芩石膏等寒药，然汗出而解者，正为肠胃燥热，不能 散邪气，忽然得凉水寒药，助其胃气 邪，因得汗出而解，非伤寒发表不远热之谓也。东垣治一人，烦躁目赤而渴，脉七八至，按之不鼓，此阴盛格籛

於外，非热也，以姜附治之而安。

罗谦甫治一人，伤寒脉碎细而微，厥逆自利腹痛，目不欲开，紫手常抱腋下，昏卧口燥舌乾，四逆加人参 U。

漱水

漱水不欲咽者，胸中无实热也，如籀明身热目疼此热在经，欲作]，犀角地黄汤去生地加甘草桂枝，若见表证鼻 为热伤经络，迫血妄行，慎勿轻用犀角地黄汤，当详 獠。若无表证，腹满按之虽痛而濡其人善忘如狂，小便自利，大便色黑，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为有瘀血结於下焦，轻则桃核承气(当换肉桂)，重则抵当汤(如无脩 H 乾漆灰代之)下尽黑物，乃愈。少阴病手足冷，时时烦但欲漱水而不能饮，或勉强饮下，少顷复吐，或饮水而呕，或哕逆者，皆属内寒，四逆汤证也，厥阴下利无脉乾呕烦渴漱水者，白通加猪胆汁汤，厥阴烦躁吐 ，口燥舌乾，时欲凉水浸舌，理中丸加乌梅，不时噙之，盖无限失守之火，游於咽癢之间，假作燥渴，终不能饮也，或有能饮不吐者，此则热耳。

经络热盛，迫血妄行於清道也，经曰以桂枝麻黄治 非治]，乃欲解散经中邪气耳，太籀 及服桂枝汤致 为欲解，若 窳足 y 者，少刻自解，若点滴不成流者，此邪气在经也，若脉浮紧身疼痛，发热无汗者，麻黄汤汗之，三时感冒 香苏散加 或叁苏饮汗之，盖邪热在表不得汗，迫血妄行，夺其汗则血自止，若 X 不止，又当止血为急，不可拘执也若脉不浮紧，身无热者，切不可发汗。籀明口乾鼻燥，漱水不能咽，头痛目睛晕黄，寸脉数盛者，必 C 愤 欲 水入即吐者，先服五苓散次用竹叶石膏汤。误发少阴汗，下厥上竭，口鼻耳目出血者难治，与当归四逆汤， 出 满止而头眩者亦死。涂 不可发汗，言阴血本虚也，黄 建中，误汗动血加犀角。伤寒 愤 R 血不止，误用犀角地黄等凉剂，致血留心胸之分而满痛者，一味木香酒磨，不时呷之。冬温温病 皆用黄芩汤加茅花，如无茅花，茅根汁代之热病时疫通宜白虎汤加藕汁茅根汁童便。籀毒温毒 R 角地黄合三黄石膏汤，去麻黄加百草霜。大抵 愤 R 血脉滑小者生，脉实大者死。吐 脉微弱者易治若热反甚，脉反数急者不治。热病咳而 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凡 出 Y 汗出，身无汗，及发汗不至足者难治。内伤劳役大 阴火乘虚骤 及久 出 氏箴 不在此例。

石顽治歙客黄姓者，正月间患伤寒， h，必发於卯刻，数日不

止，面上怫郁，头痛身微热，脉浮大而数，按之则氤，意谓 J 多，则热邪当解，此独不解者，先必邪气在经，点滴之 误服凉血止截药所致，遂与越婢汤一剂，（即大青龙汤去桂枝杏仁）热服得汗而解，但至夜则身有微热，更与当归补血汤四剂而安，又治墅关张九弘之媳，头痛如破，屡服发表之药转剧，邀余诊之，六脉数疾无伦，寸口大三倍於尺中，时大烦渴，饮不能多，白睛微黄而视，璠曰：此伏气之发，误用表药，热邪载火於上而欲]，以黄芩汤一剂投之，明晨果 愤 p 流，与芍药甘草汤加茅花童便，不时温服，至晚微颤而止。

吐血

愤 h 有在经表邪，吐血皆属传经 证，以当汗不汗，热毒入内迫血妄行，从胃 而出也，凡见眼闭唇红，神昏语短，眩冒迷妄，烦躁漱水，蚤狂 y，背寒足冷，四肢厥逆，胸腹急满，便黑溺频，皆瘀血证也，不必悉具，但见一二证，便宜犀角地黄汤，然其性大寒，能凝滞瘀血，须凉证虚实寒热加絃，虚者去地黄加阿襟，血馥炙甘草童便，实者加酒大黄茜根穿山甲，寒加炮姜炙甘草，热者加芩连木香，阴虚火炎之血，则凝结如珠漆，独叁汤下六味丸。血虚而热，虽赤不结，黄连阿襟汤。胃虚者，则不甚赤而散四君子加广皮木香。太籛病，脉浮数，反炙之，必蚤狂起卧不安，咽燥吐血，救逆汤。咽喉闭塞，不可发汗，发汗则吐血，黄建中汤。误发少阴汗动血者，当归四逆汤。本虚损吐血人，复感寒嗽血，黄建中汤，轻者则用枳桔汤加 。凡呕吐血水多者，为肝藏久伤，或胃败所致，多不可治。虚损内伤吐血本证，详具医通。石顽治姜学，在夏月感冒咳嗽，时居母夫人丧，哀痛骨立，寝苦茹蔬，医者不察虚实，妄投枳桔芩栀，不但郁闭表邪，兼之伤犯中气，遂致呕血泄泻，观其外证，唇燥咽乾，颇似有热，而脉弦小知为脾胃虚寒，客邪不散，虚火乘机僭发之候遂与桂枝人叁汤，三济而血泻皆除，调理脾肺而康。又治沈懋甫仲子，年十七，每伤风即吐血梦泄，此肝藏有伏火，火动则招风也，盖肝为藏血藏魂之地，肝不藏，则血随火炎，魂不盛，则精随梦泄，遂与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四剂而表解血止，桂枝汤主和营散邪，加龙骨牡蛎，以镇肝安魂，封藏固则风不易入，魂梦安则火不妄动，而血亦不上涌，精亦不下泄矣，若以其火盛，而用知柏之属，鲜有不虚损者。

唾脓血

吐血虽主於火，然有虚实之殊，至唾脓血，无不因邪热郁发所

致，经曰：服桂枝汤吐者，其後必唾脓血也，此非特酒客辈，素多湿热蕴积而然，每见春温误行汗下不解，多有此变，并宜葶苈苦酒汤下夺之。冬温误用卒甘发汗不解，复大下之，致胃气虚寒，邪伏阴中，而见寸脉砵迟，尺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者，麻黄升麻汤萎薤汤选用，或增损而用。

石顽治陆中行室，年二十馀，腊月中旬，患咳嗽，缝过半月，病势稍絀，新正五日复咳倍前，自汗体倦，咽喉乾痛，至元夕忽微恶寒发热，明日转为腹痛自利，手足逆冷，咽痛痺常，又三日则咳唾脓血，始延余治，其脉轻取微数，寻之则仍不数，寸口似动而尺部略重则无，审其脉证寒热难分，颇似仲景厥阴例中麻黄升麻汤证，盖始本冬温，所伤原不为重，故咳至半月渐絀，乃勉力支持岁事，过於劳役，伤其脾肺之气，故咳复甚於前，至望夜忽憎寒发热，来日遂自利厥逆者，当是病中体复感寒邪之故，热邪既伤於内，寒邪复加於外，寒闭热邪，不得外散，势必内奔而为自利，致邪传少阴厥阴，而为咽喉不利唾脓血也，虽伤寒大下後，与伤热後自利不同，而寒热错杂则一，遂与麻黄升麻汤一剂，肢体微汗，手足温暖，自利即止，明日诊之，脉亦向和，嗣後与痺功生脉合服数剂而安。

热入血室

冲为血海，即为血室，冲脉得热，则逼血下行，男子亦有是证，不独妇人也。凡血滞不行，则脉乍涩乍数，或砵或伏，若血热交并则洪盛，血虚则羸，虚中有瘀则羸中带弦，此一定法也。如薛明证下血 y，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然汗出则愈，即欲用药，小柴胡合犀角地黄，热甚神昏者，生地黄黄连汤，稍加酒大黄微利之，以有瘀血故头汗也。妇人中风发热，经水适来七八日胸脘下满，如结胸状，y 者刺期门，此言适来即断，血结在 为实证，故刺期门以泻之，不善刺者，以小柴胡去参加桃仁丹皮归尾穿山甲以消之。妇人中风寒热，经水适断，血结如疟状者，此言经行未尽而适断，虽有结血，未为全实，小柴胡加当归丹皮生地以凉之。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 y，如见鬼状者，此言经行不断，则热不留结，勿谓 y，而误用硝磺犯其胃气，刺动营血犯其中焦，柴胡和解犯其上焦，但不妄犯，热随血散自愈也。血弱既尽，邪正相搏结於脘下，默默不欲食，邪高痛下而呕者，小柴胡汤主之。

畜血

伤寒太癯病，当汗不汗，则热瘀在 必血结也，大抵胸脘小腹鞭

满，以手按之痛，小便不利，乃气滞不行而为弱，若乾咳引促下痛者，为水饮，五苓十枣证也，若小便自利，大便黑亮，其人如狂者，为畜血，桃核承气代抵当汤选用。已下脉数不解，消谷善饥，六七日不大便者，此有瘀血，抵当汤。若产後感冒，或停食，瘀血不行，腹胀喘逆，此血化为水也，下瘀血汤，不应，急加入叁乾漆灰。薛明病，其人善忘，大便黑，胸中痛不可近者，畜血也，犀角地黄汤加大黄，然溱腻如漆者，为畜血，若黑燥如煤者，为燥结，非畜血也。畜血证舌胎，有边白中黑而璠薄润，必无乾燥焦黄者，以血属阴，无大实热故也。内伤杂证畜血，不在此例。戴同父治一人，元气素虚，胃口有畜血，每食椒姜热汤，则瘵一二声，以人参生白术各一紮切，用僵 K 死，绞浆制为末，入乾漆灰七分，以米饮丸弹子大，早暮陈酒细嚼一丸，终剂而愈。喻嘉言治一人，伤寒後紮促痿废，痛如刀刺，用桃核承气加熟附子桂肉而愈。

李士材治一人，畜血如狂，少腹结痛，六脉颯而左关尺独弦且其人素有羸证，以桃核承气加人参三钱而安。

动气

动气者，筑筑然跳动，见於脐之上下左右也，以其人脾气素虚，水结不散，即发动气，状如奔豚，但动气时聚时散，奔豚则固结不散也，又病人素有痞积，亦为动气，皆不可汗下，误下则腹满拘急，身虽热反欲卧，无论左右上下，通宜甘草乾姜汤，加茯苓桂心，或理中去术加桂苓，痛甚加絳茱萸附子，以术闭气，桂泄奔豚也。误汗动气，则气逆上冲，或心中大烦，目晕欲呕，引饮则吐，或骨节痛，通宜五苓散去术倍桂枝茯苓，或柴胡桂枝汤絳叁枣加苓橘，缘叁枣益气苓橘散气也，凡伤寒动气，必须审问，非脉可知也。

振

振者，森然若寒，耸然振动，皆责为虚寒也，振近於战而其势稍轻战则鼓栗而战，振则虚而不争，但耸动耳，盖由发汗吐下太过，致损血气，虚璠而作也。伤寒吐下後，逆气冲胸，起则头眩，身振振动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太籛病，发汗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倏动，振振欲墮地者，真武汤。

战栗

战栗者，阴籛争胜，故身为之摇也，邪气外与正气争则为战，邪气内与正气争则为栗，战者，身战寒耸，正气胜，故得汗而解也，栗者，心栗鼓颌而身不战，阴气盛正虚不能胜邪，遂成寒逆

也。有传经战栗，脉实便秘者，大柴胡汤。温病发战，凉膈承气加姜枣下之，必大汗而解。热病发战，白虎合解毒，有证者，凉膈双解下之。伤寒夹冷食而内栗，寒逆不得解者，甘草乾姜汤，表邪势盛而战，五积散，籛虚不能作汗而栗，再造散，始病无热而栗，手足逆冷者，理中汤，背恶寒者，附子汤，误发其汗而栗，四逆汤加人参。坏证寒栗，正气虚璜也，十全大补人参养营大建中汤选用。伤寒六七日或十馀日，战汗不当用药。大法血隧热壅，须用硝黄，气隧寒滞，必用桂附，阴籛之用不同，有形无形故也。

肉攸筋惕

肉攸筋惕，非常常有之，经曰：籛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发汗过多，津液固少，籛气偏枯，筋肉失其所养，如鱼失水，故惕惕然动，攸攸然跳也。发汗过多，厥逆筋惕肉攸者，真武汤，若恶寒去芍药增附子，恶热絳附子倍芍药。素有动气，误行发汗，筋肉振跳者，理中汤加桂附茯苓。素常失血之人，经脉失养，时时筋惕者，大剂温补自愈。若不因汗下，始病便见此证者，必元气久虚，或失血房劳後，及新产感冒，致有是证，若误用表药，必无生理。

赧

赧者，筋脉急而缩也，者，筋脉缓而伸也，此证多属虚风，盖风主动摇故耳，伤寒汗下後传变此证，病势已剧，能用去风涤热之剂治之，间有生者，大率与过汗经虚发痉不殊，古人悉从小续命加絳，殊不知坏病变见此候，皆是脾虚生风之象，虽有六经形证，断不可复用表药，惟大建中加絳为当有热去桂附苳蓉加髻连蝎稍之类。风温被火，微黄烦蚤，时发赧者，姜甬汤加絳。若赧戴眼反折，汗出如珠，为太籛绝，又四肢动而不止，似赧而无力抽搐者，为肝绝也。

怫郁

怫郁者，乃籛气蒸越於头面，聚而不散，故缘缘而赤也，所谓缘缘者，有时不赤，有时忽赤，若有所因而愧赧之状也。伤寒发汗不彻，或覆盖不周，或早揭衣被致籛气怫郁在表，面色缘缘正赤，躁烦不知痛处，桂枝二越婢一汤。若腹满潮热，脉洪大而数者，因大便不通，火气炎上而作赤色，大柴胡汤。汗吐下後，胃中虚冷，外气怫郁而畏寒，厥逆脉微者，理中汤，外有微热，加桂枝，内寒甚者，加附子。温病面赤，烦躁饮水，小柴胡去半夏加括蔘根。热病烦渴，引水面赤，白虎加人参汤，内实潮热不大

便，凉膈双解选用，下後热不解，或解半日许，复热面赤者，黄连解毒人参白虎选用。若下元虚人，误下伤阴，箴气发越，而身热目陷，手足逆冷，面合赤色者，不治。

戴箴

戴箴者，面赤如微酣之状，阴证冷瘧发躁，面赤脉砵细，为浮火上冲，水瘧似火也，凡下元虚急之人，箴浮於上，与在表之邪相合，则为戴箴，箴已戴於头面，而不知者更行表散，则孤箴飞越，危殆立至矣，节庵立法甚妙，以人参附子等药，收拾箴气归於下元，而加透表以散外邪也，至於伤风，误用麻黄重剂发汗，亦有戴箴烦躁者，与伤寒无碍，总由平素下虚，是以真箴易於上越耳。下利清谷，脉砵迟，面少赤，白通加猪胆汁汤。下利清谷，寒外热，脉微欲绝，面赤咽痛者，通脉四逆汤加 C 夏秋伏暑面戴箴，上热下寒，腹痛泻利者，冷香饮子，若喘汗或泻者，非浆水散下来复丹不效。大抵箴邪在表之怫郁，必面合赤色，而手足自温，若阴证虚箴上泛而戴箴，面虽赤足胫必冷，不可但见面赤，便以为热也。

四逆

四逆者，手足逆冷，四肢温也，厥逆者，四肢有时自温，有时冰冷也，然自热而至逆，逆而至厥，皆传经之邪也。少阴病四逆，或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满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若手足厥冷大便秘，小便赤，脉砵而滑，小承气汤。若初病便厥冷，四逆而脉砵者，当从阴寒例治。又始本箴证发热，因误服寒凉过多，或汗下太过，致变四逆者，当从坏证例治。

石顽治金鲁公触热劳形，醉饱不仅後受凉，遂患发热头痛，胀满喘逆，大汗如蒸，面赤戴箴，足冷箴缩，脉弦数无力，曰：此伤暑夹食而复夹阴也，与大顺散一服不应，转觉胀急不安，因与枳实理中加厚朴大黄，是夜便更衣二次，身凉足暖而痊。

足冷

足冷手不冷者，下焦卫气不温也，外感而夹寒食伤於太阴，身热足冷，或头痛，或腹痛，此胃中箴气不得下通也，甘草乾姜理中五积选用，甚至有脐下结痛不可按，及下白脓者，此燥屎内结，大肠腑伤而下也，改用消导利气药一剂，後与调理。有下元素虚之人，病伤寒中风恶寒发热，但箴缩足冷者，当从夹阴例治。盛暑中身热足冷多汗者，作湿温治之。

厥

厥者，逆冷之瘧，周身气逆，手足厥冷是也，盖诸箴起於四肢，

厥为籛气郁伏可知：厥逆虽有寒热不同，无论传经直中，俱属阴经，皆不可发汗，少阴证，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血。伤寒籛二厥，最宜审辨，夫籛厥者，先是三籛经感寒，起於头痛发热恶寒，已後传进三阴血分，变出四肢厥冷乍温，大便燥实，y发渴，扬手掷足，不恶寒但恶热，脉来砵滑而数，重按有力，此皆传经热厥，外证虽厥冷，内则热璫耳，盖因大便失下，血气不通，故手足乍冷乍温，唇与爪甲青紫，此热璫反兼水化之义，大柴小承四逆散选用。若温病热病时疫，热璫而厥者，凉膈合解毒，或合承气下之，热不退者再下之，虽云三下热不退者死，然亦有下三五次，利一二十行，热方退而得生者。热病厥逆，手足冷脉滑者，有热也，白虎汤。肢体厥冷，惟心胸有热，大便秘者，解毒凉膈最当。热病厥逆不大便，而腹满背微恶寒，脉浮滑者，白虎汤，砵滑者，承气汤，此温热厥逆治法，不可拘於伤寒籛厥而禁大下也。阴厥者，三阴经受寒，初起无身热头疼，便恶寒四肢厥冷，直过肘膝不温，唇与爪甲青黑，欲引衣卧，二便清利不渴，或腹痛泄利清谷，或慄栗面如刀刮，或口吐涎沫，或乾呕瘵逆，脉来砵细无力，此直中阴经寒厥，理中四逆子汤选用。若阴璫似籛，格其虚籛於外，厥逆烦躁，面赤戴籛，虚籛上膈，则渴欲饮水而不能咽，脉来数疾无伦，按之全无，此为虚籛发露，通宜白通通脉四逆温之。又伤寒坏病，多有厥逆烦躁者，不独阴璫也，当分阴伤籛伤用药，最为切要，阴伤则宜滋补先天真阴，兼清血中之热，籛伤则宜温养後天胃气，兼助下焦真籛，贵在临证活法，不得如阴厥籛厥例治也。痰厥手足逆冷，脉乍紧，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瓜蒂散吐之。食厥手足逆冷，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急作法探吐之。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当先治水，茯苓甘草汤，後治厥，小柴胡汤。吐利厥逆，烦躁欲死者，絳茱萸汤。少阴脉不至，厥冷昏砵如死人状者，名曰尸厥，宜从阴毒治之。厥逆下利，反骤能食而脉不至，或散疾无伦者，为除中不治。凡厥逆恶寒卧，烦躁下利，不知人者，皆恶候也，藏厥厥治例，另具本条。

卧

卧者，身而手足不伸也，凡人冬月独寝，则曲不伸，天气稍暖，则手足舒畅，安有卧之理，故一见卧，即属阴寒可知，然太籛经表邪未化为热，及发热之初，恶寒未罢，亦有卧者，故凡见头痛发热诸籛证，即为太籛无疑。

唇甲青

色之青者为寒，赤者为热，以寒中於 则血脉凝滞，不能荣行於外，所以唇爪青黑也，若热毒流入於 而为热厥，则唇甲亦青，但青中必带深紫，与阴寒之青黑不同，试观产妇以舌青验子死，唇青验母死，则知青黑为籛气竭绝，不得与青紫浑称也。

咽喉乾痛

咽痛非有大热，则为大寒，治之一误，死生立判，即太病误下误汗，亡籛漏风，及热传籛明，热传少籛，热传少阴，寒中少阴，种种不同，不可概以为热盛也。夫咽者，胃之门，热邪传入籛明，则咽但乾而不痛，若热毒势甚，亦有燥渴引饮而痛者，但须以表热 实，分经府而汗下之。籛明病头眩，能食而 必咽痛，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若六七日不大便，热蒸头疼，面热咽痛者，调胃承气汤。若脉弦佷痛，而见口燥咽乾，则属少籛矣。有汗下後虚烦口燥咽乾，竹叶石膏汤，冬月小柴胡去半夏加塘菱根。有太籛病下之，若脉浮紧者必咽痛，此热邪在膈上也，小建中加桔梗。有大汗不止，亡籛漏风而咽痛，脉反磳紧者，此籛虚而阴气上乘也，桂子加附子汤白术附子汤选用。有表邪传少阴经而咽痛者，以其经上循喉咙故也，其脉必数而有力，其证必躁渴引饮，便溺涩短赤，急当下夺以泄其热也。少阴病，咽痛四逆，泄利下重者，四逆散。若口燥咽乾而渴，腹胀不大便，或下利纯清臭水者，急下之，大承气汤。风热挟饮上攻少阴，咳而咽痛，半夏散及汤阴邪上结，咽疮声不出者，苦酒汤。若直中阴经，而咽喉骤痛，不肿不渴，始病无发热头痛，脉来磳紧而细其证呕吐清水泻利清谷，便溺清利，或燥璫闷乱，渴不能饮，脉来急数无伦者，此寒气客於少阴之经，虚籛上逆之候阴，故暴籛即不暴耳，四逆汤附子汤急温之。少阴病下利清谷，寒外热，脉微欲绝，喉痛面赤者，通脉四逆汤加 C 暴病暴死，发及咽痛腹满者此疫毒发於少阴也，一味金汁灌之。若肾水本虚而龙火势盛必挟涎饮於上，所以一发即肿痛闭塞也，急当砭破出血，涌泄痰涎，後以六味丸许，浓煎牛膝麦冬五味汤，调化频服。凡籛邪上逆而咽痛，宜甘寒以解其热，并噉蜜煎黄檗以佐之，阴寒闭塞而咽痛，当卒温以散其结，并噉蜜煎附子以佐之。其冬温，风温温病，热病，阴毒，籛毒，温毒，皆有咽喉乾痛，各随本例治法，但加甘桔为引可也。

失音不语

失音者，语而声音不扬也，虽有寒热之殊，皆属少阴经证，亦有因肺气受伤者，以肺肾本为子母，子伤而母气亦伤，故虽主於

肺，而实不外乎肾也，至於不语，则神识昏，又当归之於心，亦有因邪郁蔽明者，以蔽明为心之子，蔽明邪实，则经络不能流通，致火热薰灼心竅，所以神昏，即中风喉舌，亦不外乎此也。有寒客少阴，咽痛失音，脉砒背恶寒者，附子汤，若发热脉砒，麻黄附子细辛汤。有风热挟饮上攻，而咽痛声不出者，有风温误汗灼热，语言难出者，二证皆不出乎，热伤少阴之经也。伤寒误用辛热发散太过，而肺燥失音者，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误用苦寒肺声，贪水欲文蛤散，（即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加文蛤姜枣）伤寒暴，与虚劳久病声哑不同，盖虚劳吐血失音，不久必死若肺络受伤而哑者，虽数年不愈，亦不死也。伤寒口噤不语有五，有身热自汗，神昏不语，叉手冒心者，发汗多伤营，心神失养也，当温养药中兼调营气，使发汗表和自愈。有蔽明府实，胃气不能上通而不语者，谓胃承气汤下之。有热病哑不能言者此热毒郁发，表上下不通也当与白虎凉膈等热服汗之，得汗即苏，无汗则死，经言热病暗哑不能言，三四日不得汗者死是也。至於痙病口噤不能言，暴怒气厥不能言，各具本条。

喉痹

喉痹者，热毒陷於厥阴也，伤寒而至喉痹，邪气深矣，盖厥阴为阴中之蔽最易发热，龙火每挟毒邪涎饮，痹着於少阴之经，以阴从阴，故阴中火发，必发於喉火性上炎故也。凡厥逆发去热，热多寒少，或发痙脓，或吐脓血，或咽痛喉痹者，皆热邪有馀之候，虽伤与温病热病天行大头，及杂证湿痰郁火等骤发之喉痹，种种不同，而为阴火亢害则一，其治法皆可默悟矣。

头眩

头眩者，头旋眼黑也，或言眩，眩端眩冒者，似是而非，眩为眼黑，为眼花，端为转端，冒为昏冒，皆少蔽证也，璣枢云上虚则眩，下虚则厥，眩虽为虚而多属风者盖风主端动故耳。伤寒口苦目眩者，此少蔽表邪传，表中蔽虚故也，小柴胡汤。吐下後，虚烦痞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此蔽虚也，蔽明病，头眩不恶寒，能食而咳，此水饮也，并宜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诸逆发汗转剧，言乱目眩者，不治，夫头眩种种，皆真气衰夺，痰因火端所致，未有因实而致眩者，故仲景治头眩，皆用温经补蔽之药，至如少阴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不治，此虚璠而脱也。

郁冒

郁为郁结，冒为昏冒，如物蒙罩其首，若雾霭中，恍忽不清，较之眩端尤重，世谓昏迷是也，经言诸虚乘寒则为厥，郁冒不仁，

此寒气乘虚中於人也，故郁冒不仁者，当以附子加乾姜温之。太
籛病，先下之不愈，仍复发汗，表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
自愈者，汗出表和故也，若不得汗，桂枝人叁汤，下虚脉微者，
少加附子。太籛病，重复发汗，籛虚耳聋而又手自冒者，慎勿误
用小柴胡，宜大建中。又病人叉手冒胸，循衣摸床，昏冒不知
人事，此心火上炎逼肺，肺气不能自持，所以神昏，不可误认
风证，节庵升籛散火汤。新产恶露不行郁冒，详医通妇人本门。

不仁

不仁为不柔和，内经谓之肉苛是也，以其血气虚少，不能周流於
身，为邪气所伏，是以肌体顽麻，不知痛痒，厥如死尸而且郁冒
也，脉浮，桂枝麻黄各半汤，脉数，甘草乾姜汤，桂枝人叁汤，脉
虚十全大补大建中汤。若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
不下，形体不仁，为命绝也。

厥晕

厥者厥逆，晕者昏晕，温病热病，温毒籛毒，邪热内结胸满痰
盛，或当下失下，以致籛热亢璫，忽然手足厥冷，口噤咬牙昏
晕，须臾复苏，若牙关紧急，药不可下，先用绢帕裹指粤新汲水
於口中牙根紮边，频频搭之，候牙宽，却用承气合解毒，或凉膈
双解下之。

心悸

心悸者筑筑然动，琨忡不能自安，其证有三，一者气虚而悸，一
者汗下後悸，一者停饮而悸。气虚者，籛气内弱，心中空虚而为
悸也。汗下後，正气内虚，邪气交击而悸，较之气虚尤甚。停饮
者，由饮水过多，水停心下心为火恶水不能自安而为悸也。伤寒
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寒热往来，小便不利，心烦
喜呕而悸小柴胡汤。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少阴病，四
肢逆冷而心中悸者，四逆散加桂苓。太籛病，发汗过多，其人叉
手自冒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发汗後，其人脐下悸，
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太籛病，发汗不解，仍发热，
心下悸头眩，身倏动，振振欲墮地者，真武汤。太籛病，小便利
者，以饮水多故心下悸，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汤，小便少者，必苦
急，猪苓汤。饮水多，水停心下，悸而惕惕不安者，茯苓甘草汤
五苓散选用。凡停水而悸，心下琨忡，或厥者，虽有馀邪，必先
利水，免致内渍而成自利，外渍而为肿胀也。

蚤惕

蚤惕者心中惕然动悸，皆火迫吐下所致，如太籛病加温必蚤

也。又太籛脉浮，宜以汗解，妄以火迫之，必蚤狂起卧不安，救逆汤。火逆下之，因烧，烦躁而蚤狂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少籛有三禁，妄加吐下，邪犯少籛之本而蚤烦胸满，小便不利，身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不得眠

籛盛阴虚，则昼夜不得眠，阴盛籛虚则嗜卧不欲起，亦有至夜安静而昼日烦躁不得眠者，此汗下後暴伤其籛气所致也。伤寒邪热传，阴为籛扰，所以眠卧不盛，盖籛主动，动则使人烦心不得眠，若邪气在表必无热邪内扰之理，故少阴虽有烦心不眠，皆为传经热证，而非直中阴寒，阴主静，静则多眠，安有反不得眠之理。不得眠有数证，皆为籛盛切禁温剂，惟汗吐下後，虚烦脉浮弱者，因津液内竭，则当从权，用真武汤温之，此太籛坏病治例，而非少阴阴寒之谓也。如下之後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者，用乾姜附子汤亦是暴伤津液之故，非阴证也。又太籛病，二三日不得卧但欲起，心下结脉微弱者用理中汤，亦是因寒饮在胸中所以宜温而不宜下，下之利不止耳，外此皆不可用温也。汗下後，虚烦不得眠栀子豉汤。胃中有燥屎大热错语喘满神昏不得眠，大承气汤急下之。汗下後，乱梦心烦乏气，狂言不得眠，酸枣汤。表邪失汗，伤阴身大热善忘时蚤悸，乾呕错语呻吟不得眠，犀角地黄汤。五六日大便不行，腹胀不鞭之不痛，舌乾微胎而渴者，炙甘草汤。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烦不得眠，黄连阿襟汤。咳而呕，心烦不得卧猪苓汤。中气虚而寒痰沃胆，胸中时觉堤忡，昼夜不得眠温胆汤。伤寒坏病久不愈，常不得眠，或心脾气血素亏，而悸不盛不得眠，诸药不效者，大剂独参汤，或归脾汤，并用送下养正丹。差後虚烦不得眠竹叶石膏汤。

多眠

夫卫气者，昼则行籛，夜则行阴，行籛则寤，行阴则寐，盖籛虚阴盛，则目瞑多眠，若始病无表证，而见畏寒呕泄，知病不在籛分，而为直中阴寒无疑，惟风邪深入，而见头痛发热，神昏多眠者，方为表证，则宜解表为先，若得汗後，脉砵细，身凉嗜卧者，此籛邪去而阴气自复，可不药而愈也，设胸满脘痛，风热内攻而喜睡者，小柴胡加枳桔。少阴病，始得之但欲寐，脉尺寸俱砵细迟弱者，四逆汤。少阴病欲吐不吐，欲呕不呕，心烦多寐，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真武汤，若复烦热不得卧者，难治。凡脉微细欲绝，或卧恶寒向壁，或身重逆冷，皆属少阴，宜附子汤。热

病三籛合病，目合则汗，y有热者，白虎汤。凡胃中有热者，亦欲多眠，但神昏气 而大热，原不似少阴之 卧足冷也。风温狐惑多眠，详本例。

厥

昔人云：杂病吐 责於热，伤寒吐 责於寒，殊不知皆是胃虚邪盛，寒热错乱所致，所以仲景乌梅丸，辛热苦寒补泻并用，而独不用甘草者，盖 闻甘即起，闻酸即止，闻苦即定，见辣则头伏而下，设不知此，而纯用辛热之药，则吐逆转剧，误用纯苦寒之药，则微籛顿绝，危殆立至也，然金匱又有甘草粉蜜汤纯用甘味者，此又治久病胃虚不得食，而 病之药，不可因此碍彼也。有初见表证即吐 者，此必夹食所致，但与二陈汤中倍生姜乌梅，加细辛川椒紫苏广申香叶之类自安。少籛寒热往来，呕而吐者，小柴胡去叁枣甘草加乌梅黄连，若胸中痞者，三泻心汤黄连汤选用。若腹满不大便，热甚昏愤而吐 者，当用大柴胡去大枣加黄连乌梅微利之。厥阴病，消渴气上撞心，饥不欲食，食即吐 ，盖中焦寒璫，而无根失守之火，浮於上焦，故能消水，宜连理汤用乌梅肉糊丸，川椒汤服，若大便难者，加酒制大黄蜂蜜微利之，用丸不用汤者，取滓入虫口也。上膈烦躁，昏乱欲死，紫手脉碇迟，足冷便秘者，多难治，若 色赤而活或多者，属胃热，犹可治之，死色白而扁者，属胃败，必不治也。凡人胃 忽痛忽止，身上乍热乍凉，面上乍赤乍白，脉倏乱倏静，口中吐沫不食者，便是 厥之候。

藏厥

藏厥者，胃中籛虚，不能生化脾土，则脾藏气衰不端，不端则水谷不化，胃气不行，经脉不通，故周身皆冷而厥也。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此为藏厥，非 厥也，附子理中汤。

狐惑

狐惑及罔階皆虫证也，伤寒失汗不解，多日传变，三虫求食，则为狐惑，盖腹中有热，入食无多，肠胃空虚，故三虫求食而蚀人府藏也，金匱云：狐惑之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虫蚀於喉为惑，上唇有疮，蚀於阴为狐，下唇有疮，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於上部则声 ，甘草泻心汤，又云：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小豆当归散，蚀於下部则咽乾，苦叁汤洗之，蚀於肛者，雄黄导

之，近世通用黄连犀角散加槐子桃仁煎服。

东垣治一膏粱人，先曾发汗不解，而变狐惑发斑，厥逆声，默默欲眠，目不能闭，反侧不安，大便秘结，六脉砵数，乃厥深热深之候，急以承气下之，更用黄连解毒汤，黄连犀角散而安。

百合

百合病，即痿证之暴者，以肺热叶焦，气化不行，致小便不利，又肺为百脉之总司，故通身经脉废弛，所以百脉一宗，举身皆病，无复经络传次，皆由大病虚劳之後，藏府不调所致，其证似寒无寒，似热无热，欲食不食，欲卧不卧，口苦小便赤，药入即吐利，脉微数，尿则头痛者，六十日愈，头不觉痛，但淅然恶寒，四十日愈，尿则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百合地黄汤随证加絀，盖取百合之清肃肺气，以利水道，则周身之热自化耳。

舌卷囊缩

伤寒传至厥阴，邪热内伏，筋气不得外通，所以经脉缩急，反有似乎阴寒之状，以肝主诸筋故也，故凡舌卷囊缩，从三筋热证传至厥阴，而见此证者，乃肝气燔灼，木受火困，而不得舒纵，为热璫危殆之候，男子则囊缩，妇人则乳头缩也，指掌以囊缩用小承气，然必脉实便秘，口渴烦满之璫，方可下之，若脉浮下利者，宜当归四逆汤，脉缩厥寒者，加絀茱萸。若始病无热，便厥冷无脉，而见此证，乃厥阴虚寒，内则经脉失养，而引急不舒，外则肢体曲，而下部不温，乃肝气垂绝之候，急宜四逆汤加絀茱萸肉桂温之，并灸关元气海及膻 k，伤寒食郁中宫不化，久而变热，痰聚胸中，则声音不清，舌短强鞭，而囊不缩，宜调中饮。又寒疝，往往有囊缩辜丸，引急而舌不卷者(四逆汤加絀茱萸回香)。

筋缩

夹阴伤寒，身热头疼，足冷筋缩，及三阴中寒，阴盛格筋，烦躁面赤，筋缩入腹者，皆真筋内馁，不可与厥阴经热璫囊缩，比例而推也，治法详总论夹阴三阴例中。阴筋易女劳复，筋缩入腹，舌吐出者不治。

直视摇头

直视者，目上瞪而不能动也，经曰，直视摇头者心绝，狂言目反直视者，肾绝，直视喘满者死，若戴眼反折，汗出如贯珠不流者，为膀胱绝，反折言目珠左右不定也，戴眼谓黑睛反视不下也，皆不治。痉病直视摇头，口噤背反张者，难治，然非心绝，风主动摇故也，又摇头言者，痛也，审其因而治之。若目中不了

了，犹能视物，但半昏不见，此非直视也，y 不大便者，宜大承气汤下之。又亡血家发汗，直视不能，盖目得血而能视，误汗复伤其血，故眦急不能卒视，当大补气血为主，不可便以为死证也。

遗尿

遗尿者，小便自出而不知也，热病三焦合病，则身重 y 遗尿，此热盛神昏而不知也。若阴证下体逆冷，遗尿者即死。若病久脉和身轻，肌肤柔泽者，此膀胱虚寒之璫也，附子汤加益智砒香补骨脂。汗下後不解，阴虚火动而遗尿者，以发汗虚表，肺金气伤，加之膀胱津少，不能约制也，生脉散加黄肉桂。卒中风倒仆遗尿，肾绝狂言，直视 y 遗尿者，肾与膀胱俱绝，不治。

循衣撮空

循衣撮空，皆为死候，而仲景又云：循衣摸床，直视 y 大承气汤下之，脉弦者生，涩者死，小便利者可治，详此证，非大实即大虚，当审其因，察其脉，参其证，而分治之，实而便秘，大承气泻之，虚而便滑，独参汤补之，厥逆加附子，若亡血者，又当与生地黄黄连汤也。

许叔微治一人，伤寒大便不利日晡潮热手循衣缝，紮手撮空直视，喘息更数医矣，见之皆走，此诚恶候，得此十中九死，仲景虽有证，而无治法但云脉弦者，生涩者死已经吐下难於用药姑且救之，若大便秘通，而脉弦者，庶可治也，与小承气汤一服，大便利诸疾渐退，脉且微弦半月愈又尝治循衣撮空，得愈者数人，皆用大补气血之剂，惟一人兼做振脉代，遂於大补剂中加桂二分，振止脉和而愈，又一人夏月伤暑，兼内伤冷物，厥逆呕吐，或误认阴证，而与热药及覆盖出汗後加以口热咽乾，眼白微红，项强溺秘，循衣摸床，如发狂状，言语错乱，舌赤欲裂，朝轻暮重，脉六七至而有力，以黄连解毒及大承气下之而安。

绝汗

冷汗者，胃中籛衰，不能温养分肉营卫失职而然也，伤寒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脾绝，阴毒面青黑，额上手背冷汗不止者，营卫绝，皆死，大抵气绝则汗出如珠，着身不流，气散则汗出如油，喘而不休，皆是绝证，若虚璫冷汗淡汗不止，皆非吉兆也。

劳复

大病新差後，气血尚虚，餘热未尽，宜安卧静养，设或早起劳动，则血气沸腾，而发热为劳复矣，非但强力远行也，梳头沐浴则动气，忧愁思虑伤神，况过用力乎，谚云：诸劳皆复，御女者死，诸

食皆复，犯酒最剧，酒色之害甚矣哉。伤寒邪气之传，自表玉，有次第焉，劳复则不然，见其邪气之复来也，必迎而夺之，不待其传也，经这大病差後劳复者，枳实栀子畔汤。伤寒差後更发热者，小柴胡汤，脉浮以汗解之，脉砢实者，以下解之。起居不时，虚热躁渴，喘嗽气乏者，竹叶石膏汤去半夏石膏加京枣，名千金劳复麦门冬汤。身热食少无力，补中益气汤。大抵劳复食复二证，医识得秘妙，则不致张皇，若先病七日汗出，今复发亦七日汗出，先十四日汗出，今亦十四日方解，若疫证三四次复发，亦三四次战汗，不为虑也。

食复

食复者，土虚不能胜谷气也，经云：热病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病已差，尚微烦，设不了了者，以虚不胜谷气，故今微烦，损谷则愈，若有停滞，宜枳实栀子畔汤加大黄。若关脉洪大，烦渴 y，腹痛不大便，或发热，大柴胡下之，虚弱微热，理中汤温之。大病新差，饮酒必复，以酒味辛热，助其馀邪热毒故也，脉弦大者，小柴胡加葛根黄连乌梅，若脉洪大者，竹叶石膏，或小剂黄连解毒酌用。

女劳复

大病後犯房劳而复者，为女劳复犯者多死，其候头重不举，目中生花，腰背疼痛，少腹 急绞痛，或憎寒发热，阴火上冲，头面哄热，心胸烦闷者，必用烧偽□葱以韭根一大把鼠粪百馀粒，煎汤调下，虚璫热甚者，节庵逍遥汤调服，若腹急痛，脉砢逆冷者，当归四逆加絳茱萸调服，以絳茱萸升许酒拌炒熨小腹，若手足挛拳，籐缩入腹，脉离根者，不可救也。

阴籐易

男子病新差，与妇人交，而妇人反病者为籐易，妇人病新差，与男子交，而男子反得病为阴易，此近世所分，古人总谓之阴籐易也，男子则阴肿，少腹绞痛，妇人则 急，腰胯内痛，头重不举，目中生花，有时阴火上冲，头面哄热，胸中烦闷甚者，手足挛拳，百节解散，男子籐缩入腹，妇人痛引阴中，皆不可治，必舌吐出而死，如无死证可治者，用烧偽□葱以五苓散加韭根鼠粪煎服，热甚者，以逍遥汤调服，总欲使邪火从小便中泄去也。石顽治冯茂之，夏月阴籐易，而腰痛少腹急，烦躁 k，舌色青紫，而中有黄胎肿裂，虽渴欲冷饮，而舌却不甚乾，心下按之鞭痛，噉而失气，此挟宿食也，所可虑者，六脉虚大，而紫尺则弦，按之皆无根耳，遂以逍遥汤加大黄一剂下黑秽甚多，下後诸证

悉除，但少腹微冷作痛，又与烧偽口詛服，煎五苓散送下而安。

遗热

伤寒差後，半月十日以来，终不惺惺，错语少神，或寒热似疟，或烦热颊赤，脉来浮数而上，先前发汗未彻，馀热留在心包也，奉议节庵俱主知母麻黄汤，即麻黄汤中去杏仁而加知母黄芩芍药也，余尝用竹叶石膏汤加麻黄，治之更捷，若寒热如疟，小柴胡倍人参为当。

发颐

伤寒汗出不彻，热遗少籛，结於耳後或耳下，其形鞭肿者，名曰发颐，见之速宜消散，缓则成脓为害也，连翘败毒散，若脉浮数，能食者易治，若砢紧或牢革，反大热不能食者难治，肿连面上者，必加白芷 H 通籛明之经，若大便燥实，加酒大黄，外用赤小豆末鸡子清调敷，慎不可用寒凉敷药，若发即隐下，不能起发者，真气内乏，毒邪内陷，最危之兆，或连发数处，如流倅者，多不救也。

喜唾

病新差後，口中喜唾不止者，此少火气衰，中土不温，不能约制津液也，理中圆加益智仁以收摄之。

差後浮肿

大病後，腰以下至足，肿而重者，有水气也，牡蛎泽泻散急攻之，轻者只用五苓散加大腹皮牡蛎，但不可延缓，缓则上支胸俛难救矣，若但面肿而足不肿者，为胃虚，养胃汤去草薊誅防风，但足润而重者，为脾弱当节其饮食，用补中益气汤温补之，勿拘下肿为水，不辨虚实而混治也。

杂方(一百十三道，论中引用正方已具缵论此不复录)

籛旦汤

治冬温发热咽痛，或自利而咳。

桂枝(三钱)、芍药(酒焙)、甘草(炙各二钱)、黄芩(三钱酒炒)、生姜(三斤)、大枣(三枚擘)

右水煎，去滓温服无时，日二三服。本方加乾姜，名阴旦汤，治内挟寒食者。

黄 建中汤

治卫虚不能作汗，虚劳 急，诸不足。

黄 (一钱酒炒)、桂枝(二钱)、芍药(三钱酒洗)、甘草(二钱炙)、生姜(三片)、大枣(三枚擘)、襟饴(半紮)

右水煎去，滓内襟饴，更上火消解，日三服。

再造散

治籛虚不能作汗，名无籛证。

黄（酒洗）、人参、桂枝、甘草（炙各一钱）、熟附子、细辛（各五分）、B防风、川芎（各八分）、瓌姜（五片）

右水煎将成，加酒芍药一撮，更煮三沸去滓温服，节庵以此汤，治尺中迟弱，籛虚不能作汗之证，名曰再造，固为高出前辈，但稍嫌风孳药冗杂，然无害於温补助卫之大旨也。

香苏散

治感冒非时邪气，难分六经者。

香附（姜汁浸勿炒）、紫苏（各二藜）、陈皮（去白一藜）、甘草（半藜炙）

右为散，每服半藜，水煎去滓，日三服，以汗出热除为度。

芎苏散

治非时感冒。

紫苏、柴胡（各二钱）川芎、葛根、枳朶、桔梗、陈皮、半夏、茯苓（各一钱）、甘草（七分）、生姜（三片）、大枣（一枚擘）

右水煎，去滓热服，温覆取微汗。本方去川芎柴胡，加入人参前胡木香，名叁苏饮。按此为治非时感冒之首剂，非正伤寒药也，方中芎苏柴葛四味，为通治三籛经外感药，而独推芎苏二味名方者，其重在於邪伤血分也，更合之以二陈，治内伤饮食，加枳桔宽膈利痰，诚为总司外内之良方，而无引贼破家之虞，宜乎世所共推也，其叁苏饮方，即此汤去川芎柴胡，而易人参前胡木香之制，其主在於气分也，昔人有用芎苏散不解，用叁苏饮即解之说，意在人参有兼补之功，殊不知其为气血藜途也。

神术汤

治内伤冷食，外感寒邪。

B苍术（泔浸炒各三钱）、说B川芎、白芷（各一钱五分）、细辛（五分）、甘草（一钱炙）、]二茎连须、生姜（三斤）

右水煎热服，覆取微汗。

十神汤

治时疫感冒，头痛如破。

紫苏、葛根（各一钱五分）、麻黄（去根节泡）、升麻、川芎、白芷（各八分）、陈皮、甘草、白芍（世本作赤芍误）、香附（姜汁拌碎各六分）、生姜（五片）、]三茎连须）

右水煎，热服无时，温覆取微汗。此方出香苏散，专主解利籛明非时不正之气，其太籛经伤寒发热禁用，以中有升麻葛根，恐引

邪入犯箴明也，今世用治寒疫，但六经证不显者，总以此汤偷Q气，而元气虚人，蒙害亦不鲜矣。

升麻汤(即升麻葛根汤)

解利箴明经，发热斑僮。

升麻、葛根(生)、白芍(酒洗)、甘草(炙各一钱五分)

右水煎，温服无时。发斑加犀角，热甚更加黄连黑参，虚加人参。

葛根

治温热头痛如破。

川芎(二钱)、葛根、芍药、知母(各一钱五分)、]四根连须)、生姜(二片)

右水煎温服，痛未止再服。本方去知母加甘草大枣，名增损葛根 治感冒头痛。

连须 辄汤

治感冒头痛如破。

连须]七茎)、香畔(一合勿炒)、生姜(一絮切)

右水煎，温日三服，覆取微似汗，不汗加苏叶。

选奇汤

治风火相煽，眉棱骨痛。

]一钱五分)、防风(一钱)、甘草(一钱五分夏生冬炙)、黄髯(酒炒一钱热甚加用)

右水煎，食後稍热服。

申香正气散

治四时不正之气，挟食，及瘴湿霍乱。

广申香叶(一钱五分)、白术(霍乱转筋换木瓜)、厚朴(姜制)、白芷(痰食气滞换木香)、陈皮(各八分)、半夏(一钱五分口渴去之)、茯苓、桔梗(各一钱)、大腹皮(姜汤泡腹胀汤用之)、苏叶(各一钱自发汗去之)、甘草(炙五分呕吐去之)

右用生料作一剂，加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水煎去滓，热服无时。热多加黄连，寒多加乾姜，寒甚加附子少许。此本不换金正气散而立，方中腹皮乃传写之误，当遵古方用苍术为是，专治一切不正之气，非正伤寒药也，太箴病，恶寒发热，头疼骨节痛用之，先虚正气，虽汗出亦不解，故元气虚人，并夹阴伤寒，发热脉砵足冷者禁服。

人参败毒散

治时疫初起壮热，寒疫汗後热不止。

人参、B独活、柴胡、前胡、川芎、枳椇、桔梗、茯苓（各一钱）、甘草（半钱，人中黄更佳。）

右用生料作一剂，加生姜二片，水煎去滓，日二服。本方加陈仓米，名陈廩汤，治疫痢。此乃时疫初起烦热痞闷之证，然服之，多有邪骤发，其势转甚者，盖骤发则毒易传化，但不知者，以为反增其困耳，又寒疫屡发不解，亦咸用之，以正虚不补，则邪终不化，所以昔人有云：败毒散主治在时疫之先，又可用于寒疫之后，诚格言也。

荆防败毒散

治捻颈瘟咽喉肿痛，腹胀暴证。

B独活、前胡、柴胡、人参、甘草（人中黄更佳）、枳椇（生）、桔梗、茯苓、川芎、牛蒡子（炒研）、薄荷、荆芥（各一钱）、防风（一钱五分）

右水煎，去滓缓服，临服加真金汁一杯尤效。本方去人参茯苓枳椇桔梗薄荷独活，加连翘红花升麻归尾穿山甲，名连翘败毒散，治发颈。

普济消毒饮

治天行大头，湿蒸多汗。

柴胡（一钱二分）、黄连、黄芩（酒炒）、黑参、连翘、鼠粘子（炒研）、升麻、白芷、甘草（生）、桔梗、马勃（各一钱）、僵蚕（炒七分）、板蓝根（如无青黛代之）

右为末，半用水煎，去滓食后徐服，半用蜜丸，噙化就卧，以令药性上行也。气虚脉弱，加人参，大便秘，少加酒大黄。

六神通解散

治时疫初起热甚，躁不得汗。

麻黄（去节酒洗）、石膏、滑石、黄芩（各二钱）、苍术（去皮泔炒四钱）、甘草（炙一钱五分）

右为散，每服半钱，加姜三片水煎去滓，热服取汗，节庵加〔t
芎 輒。

独活散

治瘟疫瘴气，脚膝疼 发热头疼体痛。

独活、B细辛、麻黄（去节泡）、防风、枳椇（生）、蔓荆子、甘菊花、黄芩（酒洗）、人参、茯苓、甘草（炙各一钱）、石膏（二钱）

右为散，每服半钱，加薄荷五叶，生姜三片，水煎去滓，热服无时。

警原饮

治时疫邪气初犯募原者。

黄芩(酒洗)、白芍(酒洗)、知母(酒洗)、厚朴(姜汁炒各一钱)、槟榔(二钱)、草果(七分)、甘草(五分炙)、生姜(一片)、大枣(二枚擘)

右水煎，日三夜二服。

生犀饮

治疫疔初起眩晕呕血。

犀角(二钱)、苍术(麻油炒一钱)、川连(一钱)、黄土(半紮)、茶叶(一大撮)、金汁(半盞)

右水煎，去滓，入金汁搅服，日三夜二。大便结加大黄，渴加塘菱根，虚加盐水炒人参，表热去苍术黄土，加桂枝黄芩，便脓血，去苍术倍黄土加黄芩，便滑以人中黄代金汁。

清热解毒汤

治瘟疫大热。

黄连(酒洗)、黄芩(酒洗)、白芍(酒洗)、生地、人参(各三钱)、石膏(鸡子大碎)、B知母(各二钱)、甘草(一钱五分)、升麻、葛根(各一钱)、生姜(二紮切)

右水一斗，煮取五升，每服一升，日三夜二服。

人中黄丸

治瘟疫诸热毒。

大黄(三紮尿浸)、人中黄(如无坑C0代之)、苍术(去皮麻油炒)、桔梗、滑石(各二紮)、人参、黄连(酒洗)、黄芩(酒洗生各一紮)、防风(五钱)、香附(姜汁拌勿炒一紮五钱)

右为末，神曲糊丸，清热解毒汤送下二三钱。

人中黄散

治大头疫疔及绉衷瘟。

辰砂、雄黄(各一钱五分)、人中黄(一紮作人中黄法以竹筒留结去皮傍开一孔入满甘草末杉木塞孔腊月浸大粪池底月馀晒乾候用)

右为末，每服二钱，薄荷桔梗煎汤下，日三夜二服。

凉膈散

治膈热便秘胃实，发斑表俱热。

连翘、栀子仁、黄芩、薄荷、大黄(酒洗)、芒硝(各二钱)、甘草(五分炙)、大枣(一枚擘)、]一茎)

右水煎去滓，温服无时。

双解散

治温热病，表 大热。

防风、麻黄、薄荷、川芎、连翘、当归、芍药(生)、大黄(酒洗)、芒硝(各半擘)、石膏、黄芩(酒洗)、桔梗(各一擘)、甘草(二擘炙)、白术(姜汁拌勿炒)、荆芥、山梔(各二擘五钱)、滑石(三擘)右为散，每服三钱，加生姜三片，水煎去滓，温服。此本凉膈合通解而易白术，加芎归芍药荆防桔梗，即通圣散合益元之制也，按通圣为中风门中专方，而中风多是邪乘虚入，万无表 俱实之证，即大便燥结，亦属血枯风秘，用此甚难，惟温病热病内外邪甚者，乃为合宜，盖防风麻黄解表药也，风热之在皮肤者，得之由汗而泄，荆芥薄荷清上药也，风热之在巅顶者，得之由鼻而泄，大黄芒硝通利药也，湿热之在肠胃者，得之由後而泄，滑石梔子水道药也，湿热之在决渎者，得之由溺而泄，热淫於膈，肺胃受邪，石膏桔梗清肺胃也而连翘黄芩，又所以祛诸经之游火风热为患，肝木主之，川芎归芍，和肝血以息风热而甘草白术，又所以和胃气以健脾土，能胜湿热御风火故也，方中倍用益元者，以伏气所蒸之湿热，使半从肌表而泄，半从渗道而利也，故大便通者，硝黄自可勿用有微汗者，麻黄即可勿施，而湿热郁发，未有小便不黄赤者，双解之义，实在发汗利小便耳，昔人但知守真长於治火不知实开温热病之法(门也)。

黄连解毒汤

治内外热剧。

黄连、黄芩、黄檗(三味俱酒洗)、山梔(各二钱五分)

右水煎，温服无时。

三黄石膏汤

治汗下後不解，热郁三焦，便滑溺涩。

黄连、黄芩、黄檗(三味俱酒洗各二钱)、山梔(二十枚碎)、石膏(五钱碎)、麻黄(一钱泡)、香薷(一合)、生姜(三片)、]三茎)右用澄清地浆水煎，服半日许，不得汗解再服。脉数便秘上气喘急，舌卷囊缩者，去麻黄香薷，加大黄芒硝，捶法加细茶一撮。寒能制热，故用石膏，若能下热，故用芩连梔檗，佐以麻黄淡薷之发散者，以温热至深，表 俱实，降之则郁，扬之则越，郁则温热犹存，故兼之以发扬，则炎炎之势皆烬矣，此内外分解其势，乃兵之分击者也。

导赤泻心汤

治热传手少阴神昏。

黄连(酒洗)、黄芩(酒洗)、山梔(姜汁拌炒黑)、滑石(碎)、知

母(盐酒拌)、犀角、甘草(生)、人参、麦冬(去心)、茯神(各一钱)、生姜(三片)、大枣(三枚擘)

右加灯心为引,水煎热服。

射干麻黄汤

治水饮伤肺,而上气,喉中水鸡声。

射干(三钱)、麻黄(四钱)、细辛(一钱五分)、紫菀、诃梨花(各三钱)、五味子(捶)、半夏(姜制各二钱)、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擘)

右以水先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煎成去滓,分三服。

金沸草散

治肺感风寒,鼻塞声重嗽。

旋覆花(去梗叶)、麻黄(去节泡)、前胡(各七分)、荆芥穗(一钱)、半夏(姜制)、甘草(炙)、芍药(各五分)、生姜(三片)、大枣(一枚擘)

右水煎去滓,晨昏各一服。

萎甬汤

治风温嗽及冬温,发热头眩,咽乾舌强。

萎甬(一钱五分)、石膏(二钱碎)、白微、麻黄(去节泡)、川芎、葛根、B甘草(炙)、杏仁(去皮尖碎)、青木香(各一钱)

右水煎,日三服。

塘菱根汤

治风温无大热而渴。

塘菱根(一钱)、石膏(二钱碎)、葛根(一钱五分)、防风、人参、甘草(炙各五分)

右水煎,热服无时。

防己黄汤(一名汉防己汤)

治风湿关节烦疼,脉浮汗出。

防己(酒洗)、黄(酒拌各一擘)、白术(七钱)、甘草(五钱炙)

右每服抄五钱匙,加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煎热服後当如虫行皮中,腰以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被绕腰下,温冷微汗差。喘加麻黄胃气不和加芍药,气上冲加桂枝,下有陈气加细辛。此治卫中之籥太虚,而在之真籥无患者,附子既不可用但用术甘温从籥以缓图之,盖自汗而腰以下属阴之分无汗,服此虽动其湿,而卫中之籥尚不足以胜之,故皮中如虫行,所以用暖被围腰下接令微汗,以渐取差,亦从下受者,从下出之之法也。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治风温身疼，日晡发热。

麻黄(去根节泡一钱五分)、杏仁(十枚去皮尖研)、薏苡(一絮姜汤泡勿炒)、甘草(八分炙)

右水煎温服，有微汗避风。方中用麻黄杏仁甘草，以开发理而泄风邪，即以薏苡之通利水道而去湿，大意与麻黄加术汤不殊，但其力稍逊耳。

○

治风湿上甚，项强头痛。

B 独活(酒洗)、防风、川芎(酒洗)、羌活(酒洗)、蔓荆子(醉)、甘草(炙各一钱)、生姜(一片)

右水煎温服，缓取微似汗，速则风去，湿不去也。寒湿腰以下重，附子防已，身重腰痠然加黄檗苍术。本方去独活川芎蔓荆甘草，加升麻柴胡苍术，名除风湿。●C 湿上甚为热汗之则易，下之则难，故当变常法而为表散，此方得之，若周身关节尽痛，即当去巅顶之药专除肉理间风湿为务也。

补中益气汤

治内伤劳倦耗气，及劳力感寒。

黄(一片酒炒一钱热甚倍用)、人参(三分有嗽去之气虚者可加至一钱)、甘草(炙五分可加至一钱)、白术(三分可加至五分若脘下痛者有瘀血也须生用)、当归(土炒)、橘皮、升麻、柴胡(各二分可加至三分)

右水煎食远稍热服。周慎斋曰脾气者，上升则为元气，下行则为邪气，内伤中虚表热，或潮热自汗，补中正方表热加 噪〔内〕附子凡用补中，病热已退，升柴不用可也，若浑身拘急作胀，系风寒，宜加 但作胀不拘急为内寒加附子又用补中下体痿胃 者，不可用，当以八味丸治之，凡内伤作泻藏附子於白术中，令其守中以止泻也，表热藏附子於黄 中，欲其走表以助籛也，凡内伤调理脾胃，必用 ●疏铖 x 邪，此为 正治。陆丽京曰：东垣之定此方也其言曰脾胃既虚，则下流於肾肝，阴火得以乘其土位，夫脾胃之气，不上行而下流则并於肝肾，是脾肾原是无病而承脾胃之下流，即其气愈盛矣，盛满者泻之，此升柴之所以必用也，然此为下实而清籛下陷者言之非为下虚，而清籛不升者言之也，吾人之紫尺虚微者，或是癸水销竭，或是命门火衰，若再一升提则如大木将摇而先拨其本实，枯条垂落而更拨其根，寿命难期危亡立至也。

生脉散

治暑伤元气，喘促烦渴。

人参(五钱)、麦冬(去心三钱)、五味子(二钱碎)

右用长流水煎，温服无时(孙真人云人参用井水煎服之无效)。

孙真人，令人夏月常服生脉散，则百病不生，东垣云夏月服生脉散加黄甘草令人气力涌出，薛宗厚云，若脚膝痿弱者，更加酒黄柏，则筋力倍常。

清暑益气汤

治长夏湿热蒸人，烦热喘满小便赤。

黄(一钱酒炒)、白术(姜制)、苍术(泔浸去皮麻油炒)、升麻(醋洗)、神曲(炒)、陈皮(各五分)、甘草(炙)、当归、麦冬(去心)、黄檗(盐酒炒各三分)、五味子(九粒碎)、葛根(酒渍)、泽泻、青皮(各二分)

右水煎徐徐服。本方去青皮葛根，加黄连茯苓柴胡，名清燥汤。暑令行於夏，至长夏则兼湿令矣，故此方兼而治之，暑热蒸炎，表气易泄，而中气者，又为诸气之原，黄所以实表而固易泄之气，即兼当归以统养脾之血，白术神曲甘草，所以调中而培诸气之原，酷暑横流，肺金受病，人参五味麦冬，一以补肺，一以清肺，一以收肺，此三物名为生脉也，以气虚则脉虚，伤暑之证，未有脉不虚者，故用补气之药，以复脉经，所谓扶其所不胜也，火盛则水伤，故又以黄檗泽泻清其化源，液亡则口渴，故又以葛根升其胃液，清气不升，升麻可升，浊气不降，二皮可理，苍术之用，为兼长夏之湿也。

十味香薷饮

治伤暑体倦神昏，头重吐利。

香薷(二钱)、人参、黄(酒洗)、白术、茯苓、甘草(炙)、扁豆、陈皮(醋炒)、厚朴(姜制)、木瓜(各一钱)

右水煎欲令作汗热，服欲利小水冷服。伏暑去黄人参，加黄连申香泽泻。本方去黄白术陈皮，加杏仁半夏申香砂仁姜枣，名六和汤。

消暑十全散

治夹暑感冒，发热头痛。

香薷(二钱)、扁豆(炒捶)、厚朴(姜汁炒)、木瓜、陈皮(一作半夏)、甘草(炙)、白术(姜汁拌)、茯苓、广申香叶、苏叶(各一钱)

右水煎，热服无时，取微汗。

黄连香薷饮

治伏暑大热，水泻脉数。

香薷（二钱）、厚朴（一钱姜制）、黄连（五分酒蒸）

右水煎，冷服。本方去黄连加扁豆甘草名局方香薷饮。

消暑丸

治伤暑发热头痛泻利烦渴。

半夏（一 米醋五升煮乾） 甘草（生） 茯苓（各半）

右为细末姜汁和丸无杂生水，每服二钱不拘时沸汤送下。消暑在消其湿故於二陈汤内除去橘皮，而倍用半夏为君也，又以半夏性燥故用醋煮以 其性，而使之下行，且不耗津液矣，其用生甘草茯苓者，不忘涤痰消湿之本意也，去橘皮者，恶其上升耗气也，夏月之气，易於耗散，皆当禁用，不独此方之橘皮耳。

益元散（即天水散俗名六一散）

治暑湿热蒸，小便不利。

滑石（六钱）、甘草（一钱）

右为璫细末用清水调服。发汗加 安神加辰砂止泄加炮姜消斑加青黛。

大顺散

治暑热引饮过多，霍乱呕吐。

甘草、乾姜（各五钱）、杏仁（去皮尖）、桂（各三钱）

右先将甘草白砂炒，次入姜却下杏仁炒过筛去砂合桂为末每服三钱沸汤调下。

冷香饮子

治中暑夹阴腹痛泻利。

附子（生用） 草果、橘红、甘草（炙各一钱）、生姜（五斤）

右水煎，冷服。

浆水散

治暑中太阴少阴，泄泻身冷，汗出脉弱。

附子、乾姜（炮） 甘草（炙） 肉桂（各五钱）、良姜、半夏（醋制各二钱五分）

右用浆水煎，去滓冷服（浆水即点酪淡醋也）。虚热喘乏加人参，汗多加黄 五味。泄泻而兼身冷汗出脉弱，具为胃虚籛气欲脱之兆最急是不得不用桂附二姜甘草半夏，辛温以理其脾之冷滞也，其妙用尤在浆水之酸以收欲脱之籛气惜乎世咸忽之。合大顺冷香消暑生脉清暑益气，及此方观之大顺用白砂炒甘草乾姜杏仁冷香用水浸冷服，消暑用醋煮半夏生脉清暑之用五味子，此用酸浆水煎，总是因夏月籛气在外容易耗散之故，其无故好啜香薷饮者，可不鉴欵。

升麻蒺

治疔毒斑如锦纹，咽痛吐脓血。

升麻、甘草（各二钱）、蜀椒（炒去汗）、当归（各一钱）、雄黄（五分研）、蒺 一钱五分炙）

右水煎，温服取汗。本方加桂枝名阴毒甘草汤。

疔毒升麻汤

治疔毒面赤，狂言发斑，咽痛下脓血。

升麻、犀角（各一钱五分）、射干、黄芩、人参、甘草（各一钱）

右水煎温服，温覆手足汗出则解，不解重作。

犀角黑参汤

治发斑毒盛咽痛。

犀角、黑参（各二钱）、升麻、射干、黄芩、人参（各一钱）、甘草（八分生）

右水煎温服。

犀角大青汤

治斑出大盛，大热心烦，狂言闷乱。

犀角（二钱）、大青（一钱五分）、黑参、升麻、黄连、黄芩、黄檗、山梔（各一钱）、甘草（八分生）

右水煎，热服无时。本方去芩檗升麻加人参生地柴胡，名消斑青黛饮。

黄连橘皮汤

治疔毒发斑。

黄连（一钱酒洗）、橘皮（去白）、麻黄（去节泡）、葛根（酒洗）、杏仁（去皮尖研）、枳实（炒各五分）、厚朴（姜汁制）、甘草（炙各三分）

右水煎温服。

橘皮竹茹汤（即大橘皮汤）

治胃虚呕逆。

橘皮（去白三钱）、竹茹（五分）、人参、甘草（炙各一钱）、生姜（四片）、大枣（一枚劈）

右水煎，温日三服。癉逆加柿蒂三枚。活人书加半夏。

赤茯苓汤

治伤寒停水呕哕。

赤茯苓、人参、陈皮（去白各一钱）、白术（姜汁拌生用）、半夏（姜汁炒）、川芎（各五分）、生姜（三片）

右水煎，不拘时服。

小续命汤

治中风外有六经形证，及风痹脚气。

麻黄（去根节泡）、桂枝、甘草（炙）、杏仁（去皮尖炒研）、芍药（酒洗）、川芎、防风、人参、黄芩（各一钱四分）、防己（二钱酒洗）、大附子（炮七分）

右作二剂，每剂加生姜五片，大枣一枚，水煎温服，此本古今录验续命汤，去当归石膏乾姜，而加黄芩芍药防己防风附子姜枣之制也，以其无分经络，不辨虚实寒热，故易老有六经加絀诸例按絀鹤 G 此方治中风未详其证，麻黄，杏仁，麻黄汤也，仲景治太籀证之伤寒，桂枝芍药桂枝汤也，仲景治太籀证之中风，如此言之，则中风而有头疼身热脊强者皆在所必用也，人参甘草四君子之二也，局方用之以补气芍药川芎四物汤之二也，局方用之以养血，如此言之，则中风而有气虚血虚者，在所必用也，风淫末疾故佐以防己阴淫寒疾，故佐以附子，籀淫热疾，故佐以黄芩，盖病不单来杂揉而至，故其用药亦兼该也，至於痙病脚气等类伤寒证，往往借用此方，然必按证增损，始为合宜设不辨表虚实而妄投之，盛无耗血伤津，抱薪救焚之患乎。

如圣散

治刚柔二痙。

B 防风（各一钱五分）、川芎、白芷、柴胡、甘草（炙）、白芍、当归、乌药、半夏（姜汁炒）、黄芩（各一钱）、生姜（三片）

柔痙有汗加白术桂枝，刚痙无汗加麻黄苍术，口噤咬牙，大便实者加大黄利之。右水煎去滓，临服加姜汁竹沥，温服无时。

大 ●

治藜感一日太籀与少阴俱病。

]一钱)、独活、防己（酒洗）、防风、黄连（酒洗）、黄芩（酒炒）、苍术（泔浸炒）、白术（生）、川芎、细辛、甘草（炙各六分）、生地（三钱）、知母（一钱五分）、生姜（三片）、大枣（二枚劈）

右水煎热服无时。节庵去防己二术连知加柴胡白芷石膏黑豆。

藜感有表之殊无阴籀之理传经者皆为籀邪，一於升籀散热，滋养阴藏，则感之浅者，当或可平故易老於不治之中，而求可治之策也。

5

治六淫之邪，内滞发热。

]一钱五分)、独活（一钱）、防己（七分酒洗）、当归（一钱）、大黄（二钱皂煎酒浸）、枳实（五分麸炒）

右水煎食前温服，取微汗。

葶苈苦酒汤

治屢下热不解。

葶苈(三钱研)、苦酒(三合即米醋)、生艾汁(一合如无以乾艾洗捣取汁)

右水煎作三服探吐取汗。屢下热不解，阴津随汗外亡，而籛热转亢，故取苦酒之酸收葶苈之下泄以承领阴气内入，更兼艾汁，以发越籛邪，使阴气内藏，籛热外散一举而絜得之，惜乎世所不解也。

黄龙汤

治失下循衣撮空，虚璫热盛，不下必死者。

大黄(三四钱痰秘姜汁拌)、芒硝(二钱肠鸣换半夏茯苓)、厚朴(一钱五分)、枳实(一钱)、当归(三钱气秘换木香)、甘草(一钱血秘换桃仁泥生地黄汁)、人参(较大黄絀半)、生姜(五片)、大枣(一枚劈风秘换 ^

右水煎将成加桔梗一撮，再煎三沸，去滓热服。虚人积结於内，攻之不行，乃肠胃枯竭之故，故节庵加人参当归於承气汤中，助其气血，以建背城之功，即如叁苏饮中，用叁辅佐表药之义。

厚朴七物汤

治腹满发热，脉浮饮食如故。

厚朴(一紮二钱姜汁炒)、大黄(姜制)、甘草(炙各五钱)、枳实(炒)、桂枝(各三钱)、生姜(一紮切)、大枣(六枚劈)

右水煎温分三服。呕加半夏，下利去大黄，寒多倍生姜。此即小承气合桂枝去芍药汤也，七味中独推厚朴为君者，其主在於风邪内陷之腹满原不在乎攻下也观方後云下利去大黄，其义自见。

代抵挡汤丸

治畜血。

大黄(四紮酒洗)、芒硝(一紮)、桃仁(六十粒炒研)、生地黄、归尾(酒洗)、穿山甲(蛤粉炒各一紮)、桂(三钱至五七钱)

右为璫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畜血在上焦丸如芥子大，临服去枕仰卧，以津咽之，令停喉下，搜逐膈上之瘀，中焦食远，下焦空心，俱桐子大，以百劳水煎汤下之，如血老成积，此药攻之不动，去归地加醋制广茂一紮，倍肉桂或煮汤和滓，服之尤效。

金匱下瘀血汤

治瘀血。

大黄（一絮） 桃仁（二十枚研） 僵 二十枚熬去足）
右为末，炼蜜和作四丸，以酒一升煮一丸，取八合，和滓顿服之，
血下如豚肝。

备急丸

治心腹寒积，卒暴诸病，惟妊娠禁用。

大黄（酒浸三分） 乾姜（生用二分） 巴豆（去皮心熬一分）
右先将大黄乾姜为末，次入巴豆合研，杵千下，炼蜜丸 豆大，蜜
器中贮之，不拘时温水下五七丸，口噤者，抉齿灌之。

大黄附子汤

治亶下偏痛，发热脉弦紧，此寒也。

大黄（一絮酒浸） 附子（一枚炮） 细辛（二钱）
右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顷，更
进一服，三承气汤，为寒下之柔剂，白散备急丸，为热下之刚
剂，附子泻心汤，大黄附子汤，为寒热互结刚柔并济之和剂，此
鼎峙三法也，独怪近世，但知寒下一途绝不知有温下等法盖暴
感之热结，可以寒下若久积之寒结亦可寒下乎，是以备急等法，
所由设也然此仅可以治寒实之结设其人禀质素虚虽有实邪固
结，敢用刚猛峻剂攻击之乎，故仲景又立附子泻心汤，用芩连佐
大黄以祛膈上之热痞即兼附子之温以散之，大黄附子汤用细辛
佐附子，以攻亶下寒结即兼大黄之寒导而下之此圣法昭然不可
思议者也，奈何去圣久远一闻此法无论贤与不肖，莫不交相诋
毁遂至明哲束手碍 繖衲}可慨夫。

二陈汤

治痰饮宿食固结。

陈皮（去白亶下引痛醋炒乾 用蜜制） 半夏（姜汁制热痰竹沥制
妊娠恶阻醋制） 茯苓（停饮心悸桂枝煎酒制各二钱）、甘草（痞
胀砂仁汁制一钱）、生姜（七片 逆痰结用蜜煎）、乌梅肉（一个泻
利炒焦）

右水煎热服。本方去陈皮甘草乌梅名小半夏茯苓汤。本方去茯
苓甘草乌梅名橘皮手夏汤。或问二陈汤为治痰首剂，为吐血消
渴妊娠禁用然不可一律论也，如血色正赤凝结为阴气受伤，故
禁辛燥设痰晦淡薄如水者为籥不统而阴不守安得不用姜半术附
辈以温之乎，右消渴阴火烁津，故禁燥热设肥人湿热内壅，津液
固结而渴安得不用星半姜连辈以燥之乎，如妊娠津液衰少不能
养始而病，故禁辛散设恶阻呕逆，亦谓半夏伤胎而禁之乎，大抵
瘦人多火多燥咸禁一切辛热耗阴燥剂肥人多湿多痰咸禁一切滋

阴膩膈润剂各随所禀为权衡耳。

导痰汤

治伤食挟痰发热。

陈皮、半夏(姜制)、茯苓(各一钱五分)、甘草(一钱炙)、枳实(炒)、南星(汤泡七次各一钱)、生姜(五片)

右水煎温服。本方加入人参白术黄连黄芩薤仁桔梗大枣竹沥姜汁名加味导痰汤若痰热而粘去参术痰冷而清去薤连，年力壮盛先用稀涎散後服此汤。

平胃散

治食积腹痛壮热发黄。

苍术(泔浸麻油炒八钱)、厚朴(姜汁炒)、陈皮(去白各三钱四钱)、甘草(三钱炙)

右为末每服五钱加生姜三片水煎空心服。本方加木香姜制黄连，名香连平胃散，治食积发热。本方合五苓散名胃苓汤治食积泄泻小便不利。

赵养葵言，平胃者平胃中之墩阜设无墩阜而用之平地反为坎陷矣。

五积散

治外感寒邪，内伤生冷。

苍术(泔浸炒八钱)、桔梗(六钱)、麻黄(去节泡)、枳壳(炒)、陈皮(去白各五钱)、厚朴(姜制)、乾姜(泡过各四钱)、半夏(姜制)、茯苓、甘草(炙)、白芷、归身、白芍(酒洗)、川芎、桂(各三钱)

右为末每服四五钱加生姜三片 丁茎水煎去滓热服，温覆取微汗。表邪甚者，去薤芍加香薷阴寒脉细去苓芍加热附逆气乾呕加藜菜萸虚加人参。按此方本平胃为主，参以二陈，专主内伤生冷又合桂枝麻黄但少杏仁，故兼治外感寒邪，加以四物去地而合甘草乾姜为治血中受寒之圣药，枳桔甘草并为清气治嗽之首方白芷一味为都梁丸，专走膻明而治风热头痛，桂苓甘术换苍术，以涤饮散邪，使饮半从表散，内藏小半夏茯苓汤，令未尽之饮，乃从小便而驱之，古人以消食必先涤饮，发散必用辛温，此虽类集十馀方而不嫌冗杂者得辛温散邪之大旨也但杂合复方，原不拘全用，如无血病，无藉芎归，设不 嗽何烦枳桔，若非头痛都梁奚取芍或有汗，麻黄安施要在临病谛审出入斯可与言复方之妙用也。

调中汤

治食积挟外感发热。

苍术(泔浸炒)、陈皮(炒)、半夏(姜制)、白芍(酒洗)、桔梗、甘草(炙)、枳壳(炒)、白芷、申香叶、砂仁(各一钱)、川芎(七分酒洗)、麻黄(去节泡)、桂枝(各五分)、生姜(三片)右水煎，温服无时。按调中汤与五积散大同小异，乃表兼并之药，故用以治食积挟外感发热证，若调中饮，则全用平胃，而兼乾姜黄连辈，专主食积发热，却与表邪无预也即如中满分消丸分消汤之寒热攸关用者不可不审。

调中饮

治食积类伤寒，但身不痛者。

苍术(泔浸麻油炒二钱)、白术(生)、厚朴(姜汁炒)、陈皮(炒)、甘草(炙)、神面(炒)、枳实(炒)、黄连(姜汁炒各一钱)、山查肉(姜汁炒黑二钱)、草果(八分)、乾姜(炮五分)

右水煎去滓，磨木香调服。腹痛加桃仁，痛甚便秘加大黄口乾加兰。(俗名头草)

人参养胃汤

治食滞痞闷。

苍术(泔浸麻油炒)、厚朴(姜汁炒)、半夏(姜制)、申香(各一钱)、陈皮(去白)、甘草(炙各七分)、人参、茯苓、草果(各五分)、生姜(七片)、大枣(三枚劈)、乌梅肉(一个)

右水煎热服。养胃者藉人参之力以助诸消痞除积建平胃之功也，近世名家，专以此汤，治胃虚不能进食之证，服之胸膈暂宽，意谓人参补养胃气之功，安知转受其削乎。

辟香降气散

治气逆喘胀。

辟香(四钱另研)、香附(二钱姜汁炒)、砂仁(四钱捶)、甘草(八钱同砂仁拌湿炒)

右为末，滴水为丸，淡盐汤送下二钱，虚人人参汤服。

香壳散

治虚人畜血暴起，胸膈或少腹作痛。

香附(三钱姜汁炒)、枳壳(二钱炒)、青皮(炒)、陈皮、乌药、赤芍、蓬木(醋炒各一钱)、归尾(三钱)、红花(五分)、甘草(生三分炙二分)

右水酒各一盞，煎成去滓，加童便空心服，不应加延胡索穿山甲，有外感表邪，去青皮，加桂枝 C

当归活血汤

治挟血如见祟状。

当归(三钱)、赤芍(酒洗)、生地(酒浸另捣烂)、桂心(各一钱五分)、桃仁(二十粒同乾漆灰拌炒去漆灰研)、茯苓、枳椇、柴胡(各八分)、甘草(五分)、乾姜(炮四分)、红花(二分)
右除地黄水煎去滓，入地黄煎数沸临服加陈酒服之，不应加穿山甲末五分，又不宜加附子三分，有实热难用附子者，须与酒大黄钱许同用。

犀角地黄汤

治畜血善忘如狂，或骤吐血不止。

犀角(镑屑磨水更佳)、生地黄(酒浸捣烂)、牡丹皮、白芍(各二钱)

右除地黄，水煎去滓，入地黄更煎数沸滤清加藕节汁扁柏汁，并磨京墨搅令黑色服之。腹中有瘀血未下，加桃仁红花酒大黄若腹不满自言满为无热，地黄二汁加木香。

此汤本治内伤胃之瘀血，以犀角善解饮食瘀积之毒，故为神明专药，胃中既有瘀积，必蕴酿为热，故必兼芍药地丹皮以凉解之胃为水谷之海，过而不流，故可暂用若在他经断乎不可也，医贯以为 漱 阴虚火动者宜之要非正论，今人概以治虚劳吐血之，虽得暂效然旋劫旋发，致死不悟也，夫吐 圻 统而言之，则皆属炎上之火析而言之有在经在府之分，其在吐血也，或属胃中有热犹可稍夺其势，至於 则是经络中游火，与此治胃热之药何预哉，惟伤寒五六日忽然暴 出 t 可借用，以其热郁经络，故以泄热为务，然必加入豨薟归尾，庶或近之，盖伤寒暴病，不可与虚劳久病比例而推也。

生地黄黄连汤

治妇人血风崩漏燥热不除，循衣撮空闭目不省人事。

生地黄(酒浸)、当归、川芎(各二钱)、白芍(酒洗)、黄连(酒蒸)、黄芩(酒炒)、山梔(姜汁炒黑各八分)、防风(三钱酒润)
右水煎，徐徐呷之。脉实者可加酒大黄。七味凉血药中，独用防风一味，以升散风热而治崩得力全在乎此以防风为风药中润剂也。

竹叶汤(即竹叶防风汤)

治产後中风发热。

竹叶(五十叶)、葛根(二钱)、桂枝、防风、桔梗、甘草(炙)、人参(各一钱)、生姜(五斤)、大枣(五枚劈)

右水煎温服，覆取微汗。颈项强加附子，呕者加半夏。金匱衍义

云：产後中风发热，面赤正头痛为太籛籛明合病，以产後中风，易於发痉，故用桂枝加葛根汤以解二经之邪，去芍药之酸收，而加入参之甘温以益气，更加桔梗防风竹叶，通籛明之风热，而主面赤喘满也，若头项强者知邪袭太籛籛明将成痉也，以产後新虚，故加附子助人参温散之，若呕者，知痰湿上逆，故加半夏以开涤之世本本方中即有附子，乃後人所加，观方後所云自知。

四物汤

治血虚。

熟地黄（血热换生地黄）、当归（各三钱大便不实用土炒）、白芍药（泄泻腹痛用桂酒炒失血用醋炒）、川芎（各二钱血逆童便浸）右水煎，临卧热服，先服後食勿过饱。本方去熟地芍药，名芎归汤为末名佛手散。本方加乌药香附甘草，名四乌汤。本方合理中去地黄白术加茯苓，名增损四物汤。本方换赤芍，加三棱蓬术肉乾漆灰，名加絳四物汤虚人血结，多加人参少佐生附，仍用白芍。本方合小柴胡汤，名柴胡四物汤。伤寒热伤阴西之证最多而用滋养阴血之剂绝少惟妊娠胎产感冒客邪之病，则不能屏绝四物等汤耳按四物为阴血受病之专剂，非调补真阴之的方，而方书中咸谓四物补阴，致後世则而行之，用以治阴虚发热火炎失血等证，蒙害至今未息至於专事女科者，则以此汤随证漫加风食痰气药，所以近代诸汤，祖四物者纷然杂出欲求足法後世者，究竟不可多得，其最可恨者，莫如坎离丸之迅扫虚籛，四物二连之斩削真气，而举世庸工，利其有劫病之能，咸取用之，何瑾於操白刃而劫人财命耶，姑以本汤四味言之，虽云熟地滋养阴血为君，芍药护持营血为臣，而不知其妙用实在芎归调和诸血之功也，试观芎归佛手，可以探胎，可以催生，以二味为阴中之籛，同气相求，故能引动胎气，若兼芍地，即滞而不璣矣，曷可更加苦寒之味乎，尝见先辈治上下失血过多，一切血药，反置而不用，独推独参汤童便以固其脱者，以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希微之气，所当急固也，昔人有言见血毋治血，必先调其气，又云四物汤不得补气药，不能成籛生阴长之功，诚哉至言也，余尝谓此汤虽非伤寒门中之药，然用以治大邪解後，馀热留於血分，至夜微热不除，或合柴胡，或加桂枝，靡不应手辄效，不可掩没其功也。

当归补血汤

治血虚发热。

黄（去白蜜酒一掬） 当归（三钱酒洗）

右作一剂水煎温服。妇人经产行後感冒发热头痛加 姜枣。气虚则身寒，血虚则身热，故用当归调血为主，然方中反以黄 三倍当归者，以血之肇始本乎营卫也，每见血虚发热服发散之药，则热转剧得此则 然自汗而热除者，以营卫和则热解热解则水谷之津液皆化为精血矣。

紫苏饮

治胎前感冒发热胎气不和。

紫苏、芍药(酒洗大便不实酒炒)、当归(各一钱)、甘草(炙)、川芎(酒洗)、陈皮(各八分)、人参(一钱虚者倍用)、大腹皮(姜汤泡一钱虚者凉用)、生姜(五片)、]一茎)

右水煎，空心温服。伤风去大腹皮加香畔，胎动不安为热，加黄芩白术，胎不端动为寒，加木香砂仁。

逍遥散

治肝气不调，发热乾，有似外感者。

柴胡(一钱五分)、白术、茯苓(各一钱二分)、当归、白芍(各二钱)、甘草(八分炙)、陈皮(六分)、薄荷(七叶)、燥姜(三片乾效用蜜煎)

右水煎，临卧或半饥时热服。本方加丹皮山栀，名加味逍遥散。

归脾汤

治抑郁伤心脾之阴，及虚邪误汗热不止。

人参、黄、茯苓、酸枣仁(炒研)、白术(蒸熟透各二钱五分)、木香、甘草(炙各五分)、桂圆肉(八枚)、生姜(五片)、红枣(一枚劈)、远志、当归(各一钱)

右水煎温服无时。本方加丹皮黑山栀，名加味归脾汤。补中益气与归脾同出保元，并加归术而有升举胃气滋补脾阴之不同，此方全以龙眼之甘平，佐归 滋养心脾，更以枣仁远志鼓动少火而生胃土，茯苓，生姜转端水谷，木香调畅诸气，红枣引入心脾也，近世以木香性燥不用，服之多致痞闷或泄泻絀食者，以其纯阴无籛不能输化药力故耳。

四君子汤

治气虚。

人参(吐血用秋石或青盐制泻利不止土炒呕逆姜汁制一钱五分虚甚倍用)、白术(脾胃虚饭上蒸数次用泄泻土蒸炒焦湿痰姜汁拌生用燥 或便难蜜水拌蒸透)、茯苓(小便不利肉桂酒拌胃燥而噎膈人乳拌蒸吐痰呕逆姜汁拌)、甘草(补虚炙用痞满砂仁汁制呕吐姜汁制小水不利生用各一钱)

右水煎食前热服。本方加陈皮，名理功散。本加陈皮半夏生姜名六君子汤，更加木香砂仁名香砂六君子汤，妇人香附易木香，气虚多热痰加姜制黄连，多寒痰加炮姜，血不调加当归。气虚者补之以甘，参苓术草，甘温益胃，有健端之工具 M 之德，故为君子，若合之以二陈，则补中微有消导之意，宜乎功用之多也，至於加絃，不可枚举盖人之一身，以胃气为本，胃气旺，则五藏受荫，胃气伤，则百病丛生，故凡病久不愈，诸药不效者，惟有益胃补肾紮途，故用四君子随证加絃，无论寒热补泻先培中土，使药引津气四运，则周身之机端流通，水谷之精微敷布，何患其药之不效哉，是知四君六君为司命之本也。

东垣升籐散火汤

治籐气抑遏，恶寒发热如火。

升麻、葛根（酒拌生用）、B 独活（酒拌）、白芍（酒拌生用）、人参（各八分）、柴胡（六分）、甘草（生四分炙六分）、防风（三分）右水煎，温服无时，忌寒冷难化之物。本方去人参炙甘草 W 活，加 名火郁汤。夫火者，生物之本，扬之则光，遏之则灭，今为浊阴填塞不得上行，故宜辛温风药以升散之，清扬既出上窍，浊阴自必下降矣，东垣圣於脾胃者，治之主以升籐俗医知降而不知升，是扑灭其生物之本也安望其卫生哉。

节庵升籐散火汤

治叉手冒胸，循衣撮空证。

人参（酒拌二钱多至五钱）、白术（二钱生用）、茯神（一钱）、甘草（一钱炙）、当归（一钱五分）、芍药（一钱五分桂酒拌）、陈皮（六分多至一钱）、麦冬（去心二钱）、柴胡（七分）、黄芩（一钱酒炒）、生姜（三片）、大枣（三枚劈）

右水煎热服无时，取微汗。痰加半夏，便燥 y 加大黄，泄泻加升麻倍术。

十全大补汤

治脾胃气血俱虚。

人参（一钱五分）、白术（饭上蒸一钱）、茯苓、甘草（炙各八分）、熟地（一钱五分）、当归、白芍（酒洗各一钱）、川芎（八分）、黄（一钱五分蜜酒炙）、肉桂（一钱）、生姜（三片）、大枣（三枚劈）右水煎，食前温服。本方加半夏麦冬熟附子肉苁蓉，名大建中汤。本方去川芎，加陈皮五味远志，名人参养荣汤。

参胡三白汤

治汗下後，虚微少气，发热口渴。

人参(二钱五分)、柴胡(三钱)、白术(蒸勿炒)、白芍(酒洗)、茯苓(各一钱五分)、生姜(三片)、大枣(三枚劈)

右水煎温服。营卫不知，去柴胡加桂枝，口乾心烦加麦冬五味心下痞加黄连枳实不眠者加竹茹。本方去柴胡名人参三白汤。

参胡芍药汤

治馀热未除。

人参、柴胡、黄芩(酒洗)、知母(酒炒)、枳壳(炒各一钱)、芍药(一钱酒洗)、麦冬(去心)、生地(各一钱五分)、甘草(五分炙)、生姜(三片)

右水煎温服。

参胡温胆汤

治过经不解呕而痞闷。

人参、柴胡、茯苓、橘皮(各一钱五分)、甘草(六分炙)、半夏(姜制)、枳实(炒各一钱)、生姜(三片)

右水煎温服本方，去柴胡加熟地，枣仁，远志，五味，名十味温胆汤。脾胃虚寒则少寐不能行生发之令致涎饮沃胆而不得眠，故用半夏之辛散，以开发涎饮涎饮散而胆不寒矣，然又有胆寒肝热而烦闷不甯者，又当入竹茹芍药等味也。

酸枣汤

治虚烦不得眠。

酸枣仁(一掬炒研)、知母(酒炒)、茯苓、川芎、甘草(炙各一钱)

右水煎临卧温服。肾水不上交於心，心火无所制，故烦而不得眠，方用酸枣仁之滋肝燥为君，兼知母泄肾热为佐，苓草调和其间，川芎入血分而解心火之燥烦也。

金匱肾气丸

治肾虚邪乘水藏。

熟地黄(八掬)、乾山药(微润炒)、山茱萸肉(各四掬)、牡丹皮、茯苓、白泽泻(微炒三掬)、桂枝、附子(炮各一掬)

右炼蜜丸桐子大酒下五十丸早暮二服。本方去桂枝换肉桂名崔氏八味丸。本方去桂附名六味地黄丸。本方去肉桂枝换桂二掬，茯苓用六掬馀各二掬，加牛膝车前各二掬，名济生肾气丸。天一生水而水未生之先即有氤氲之气，是谓肾气肾不藏，非但真阴竭氤氲之气皆化而为火矣，尝考金匱方有男子消渴小便多，妇人转胞不得溺，并用肾气丸主之详二条病机迥异而主治则一者总由肾虚关门失守，肝火扰乱不甯，所以开阖皆失，其宜仲景即於八味丸中除去肉桂之益肝壮火，取用桂枝之分解阴邪，令从

外泄附子收摄肾气，使之内藏俾地黄辈得以留恋成既济之功，则肾气复得主持，关隘开阖自有常度，此八味丸易桂枝之妙用也，若夫虚劳腰痛少腹拘急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及脚气上，入小不腹仁等肝肾俱虚之证，又当推原益火之意，非肾气丸桂枝所能胜任耳。

附子理中汤

治脾胃虚寒内伤冷食不化。

人参、白术(炒焦)、甘草(炙)、乾姜(炮黑等分)、附子(炮熟絀半)

右水煎温服。本方去附子加枳实茯苓名枳实理中汤。本方去附子加青皮陈皮名治中汤。本方去附子加黄连茯苓名连理汤。

金匱大建中汤

治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食。

蜀椒(二钱炒去汗)、乾姜(一絀生)、人参(六钱)、襟饴(二絀)

右水煎去滓内襟饴再煮沸分温三服。

益元汤

治下虚戴箒躁渴闷乱不能作汗者。

熟附子、乾姜、甘草(炙)、人参、麦冬(去心各一钱)、五味(十五粒捶)黄连、知母(各五分)、]四茎)、生姜(五片)、大枣(四枚劈)

右水煎入童便半盞顿冷日三服。此用四逆回箒生脉益气加黄连知母，以为假热之使使无拒格之患，更兼 杯 Y K 以收外越之虚箒，究不出白通猪胆通脉四逆之成则也。

附子散

治阴毒伤寒肾青面黑。

附子(炮去皮七钱五分)、桂心、当归、白术(各半絀)、乾姜(炮)、半夏(姜制各二钱五分)

右为散，每服三钱加生姜三片水煎去滓，不计时候温服暖覆取汗，如人行十里许未汗再服。

附子粳米汤

治腹中雷鸣切胸痛满呕逆。

附子(炮)、半夏(姜制各二钱)、甘草(一钱炙)、大枣(三枚劈)、粳米(半合)

右水煎，去滓温服半日不止更进一服。

" 散

治肾虚肝火上逆瘵，逆阴躁。

B 附子(炮)、茴香(微炒各半钱)、木香(一作丁香)、乾姜(炮各一钱)

右为末每服二钱,入盐一捻水煎微温服。

霹雳散

治阴盛格藩,躁渴欲饮水而不能咽。

附子(炮去皮脐为末用五钱)、真腊茶(一钱五分)

右分二服水煎去滓,入蜜少许,放冷服之须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

火焰散

治伤寒阴躁恶候。

硫黄、附子(去皮生用)、腊茶(各一钱)

右为细末,每用一钱,同艾叶五钱,酒调摊新瓦上,将瓦搬起无令着火候,优 C 服二钱,酒一盏,煎七分有火焰起,勿讶如吐更服候心热,其病已差三服不应勿治之。

稀涎散

治中风不语,牙关紧急痰厥昏迷。

牙皂(四策去弦皮子)、明矾(半钱生半枯半)

右为末,温水调下半钱匙少顷鹅翎探吐之。咸能去垢,辛能利窍,故用矾石之咸涩,以消痰涎,牙皂之辛苦,以搜风秘比而成方盖因其无形之风,挟有之涎襟结不散用此二物俾涎散而风解真夺门之兵也。

皂策丸

治肺痛初起。

皂策(八钱刮去皮用酥炙)

右为末,煮枣肉丸菜豆大桔梗汤下五七九日三夜一服,胸中痰积襟结不解,则或或喘或痞或痛,非此不足以洗涤垢腻,来苏膏千缙汤等方之祖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

治肺痛喘不得卧。

葶苈(熬令黄色捣丸如弹子大)、大枣(十二枚劈)

右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内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桔梗汤

治肺痛实热吐秽痰。

桔梗、薏苡仁(姜汤泡去油气)、贝母(去心)、当归、桑白皮(蜜酒拌蒸)、塘菱仁(压去油)、百合、枳壳(各一钱五分)、葶苈(八分酒炒研)、五味子(碎)、地骨皮(酒洗)、知母(酒炒)、甘草节

(生)、防已(酒洗)、黄 (酒拌生用) 杏仁(去皮尖研各五分)
右水煎缓缓服。

葶苈薏苡泻肺汤

治肺痛初溃唾脓血。

薏苡仁(五钱)、贝母(一钱六分去心)、甘草节(一钱五分)、陈皮
(一钱二分)、黄 (酒拌勿炒) 桔梗、忍冬、白窒(各一钱)、
葶苈(酒炒研八分)、生姜(一片)

右水煎食後缓缓服。初起去黄 白窒加防风溃後脓尽加人参,久
不 去葶苈加合欢皮。

射干汤

治胃 痛唾脓血。

身干(去毛酒洗) 梔子仁(炒黑)、升麻(各一钱)、赤茯苓、赤芍
药(各二钱)、白术(一钱五分姜制勿炒)

右水煎去滓入地黄汁少许再煎服。

大黄牡丹汤

治大肠痛。

大黄(一掬) 牡丹皮(三钱)、桃仁(五十粒研)、甜瓜子(一掬
研)、芒硝(半掬)

右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顿服之。

赤小豆当归散

治狐惑虫蚀大肠成痛及大便血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乾) 当归(十掬)

右为散浆水服方寸七日三服

黄连犀角散

治狐惑咽乾声

黄连(一钱五分酒蒸)、犀角(生者镑三钱)、木香(三分)、乌梅肉
(三个)

右水煎去滓温服

百合地黄汤

治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者

百合(七枚劈) 生地黄汁(一升)

右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
取一升去滓内地黄汁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
当如漆。发汗後,去地黄汁加知母下後,去地黄汁加代赭滑石吐
後,去地黄汁加鸡子黄病变发热者,用乾百合滑石为散饮方服
寸匙日三服,一月不解变成渴者,以百合一升,水一斗渍之一

宿，热已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盐畔洗後渴不差者，以枯萎根牡蛎等分为末饮服方寸匙日三服。

逍遥汤

治阴籛易

人参(二钱)、知母(一钱五分)、黄连(五分)、甘草(一钱生)、滑石(六钱)、生地(一钱五分)、柴胡(一钱)、犀角(一钱)、竹茹(五分籛缩入腹倍用)、韭根(一把)、生姜(三片)、大枣(三枚劈)右水煎，去滓临服，入烧膜@钱五分，调服有粘汗出为效，不汗再服小水利阴头肿即愈。按阴籛易虽少，阴受病乃暴受邪热所致，故宜苦寒之剂以泻之，以非肾气素虚，合用温补之谓。

金液丹

治阴寒厥逆不省及阴结二便不通。

硫黄(五紮)

右研细水飞和水入炆成罐内，铁盖盖定铁线缠口，铁钉旋紧赤石脂末封口，再用盐泥固济阴乾入地坑，又以盖一个盛水放罐上，亦用固济慢火烧养七日夜，再加顶炭候冷，取出为末蒸饼汤浸和丸桐子仁大，每服三十丸，温白汤下阴璫冷甚者，可加至百丸。

黑锡丹

治籛虚阴逆，呕吐痰喘，一切阴盛格籛证。

砵香、葫芦巴(酒浸炒)、籛起石(缝腹^、附子(炮各一紮)、肉桂(五钱)、补骨脂、舶上茴香、肉豆蔻(燥)、金铃子(酒蒸去皮核)、木香(各一紮)、硫黄、黑锡(熔净各二紮)

右用黑锡入铁铤内，如常法结黑锡硫黄砂子，地上出火毒研令璫细徐药，并为细末和匀，自朝至暮，以研至黑光色为度，酒曲糊丸，如桐子大阴乾藏铅罐内，每服四五十丸空心淡盐汤姜汤或枣汤，女人艾枣汤下，急证用百丸。按此方用黑锡水之精，硫黄火之精，二味结成砂子为君，诸香燥纯籛之药为臣，以金铃子苦寒一味为反佐，用砵香引入至阴之分为使，凡遇阴火逆冲，真籛暴脱，气喘痰鸣之急证用以镇固其籛，使坎离交於顷刻，真续命神丹也。

来复丹

治上盛下虚，寒外热，及伏暑泄泻如水。

D1 硝(一紮)、硫黄(一紮同硝为末磁器内慢火炒柳木捶搅之不可猛火以伤药性研璫细)、大阴元精石(研水飞一紮如无真者以青盐代之)、五璫脂(酒飞去砂石澄定晒乾用二紮)、青皮(去

穰)、陈皮(去膜各二紫)

右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汤下,此方本二气丹而立,以硝黄二味,大理中宫寒涎宿垢,更以元精石清镇肺金,使气化下行归就膀胱,兼二皮五瓞,以破食积痰血之滞,虽大理肠胃,而不碍乎籛虚,故为治伏暑水泻之圣药,但小便赤涩不利者禁用,按仓公云: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药精悍不得数溲,服之将发痲。

养正丹

治上盛下虚,心肾不交,蚤惕不眠,伤寒阴盛,自汗唇青,妇人血海久冷。

水银、黑锡(去滓称与水银结成砂子)、硫黄(研)、朱砂(水飞细各一紫)

右用黑锡,入铁铤内溶化,下水银,将柳木捶搅,次下朱砂,搅令不见星子,放下少时,方入硫黄末,急搅成汁和匀如有 D1 起,以醋洒之,候冷取出研细,糯米糊丸豆大,每服三十丸,盐汤枣汤或叁汤下,或丸如瓞实大,每服一丸,服後得睡莫蚤觉。肾气不归,游散於上,则上盛下虚,故用水银黑锡以镇固之,然二药非藉硫黄之力,则滞而不行,珣砂结不透,服之即头中未免疼痛,以其阴降太速,虚籛躁动不安耳,用朱砂者,正以交通心气也。古人每以三丹和服,名曰三和,盖黑锡专温肾肝,来复兼理脾肺,养正收摄心肾,总欲使三焦真火各归其部耳。

刺灸穴法

服桂枝汤不解,刺风池风府。(风池二穴足少籛籛维之会在项後发际陷中风府一穴督脉籛维之会在项後入发际一寸大筋宛中禁不可灸)

热入血室,刺期门。(足太阴厥阴阴维之会肝之募也在第二肋端上直紫乳举臂取之)

太籛病头痛发热,若欲作再经者,足籛明。(冲籛穴也足籛明脉之过为原在足眇上五寸骨间动脉)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数更衣反少者,灸百会。(督脉籛维之会在前顶後一寸五分顶中央旋毛中陷可容指)

少阴病卧四逆,脉微欲绝,阴毒唇面爪甲青,灸关元气海。(关元足三阴任脉之会小肠募也在脐下三寸气海任脉气所发在脐下一寸五分)

厥阴病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曲骨穴也任脉足厥阴之会在横骨上中璫下二寸毛际陷中动脉应手)

跋

古之名於医者，皆圣贤痿傴之士，胸具过人之识，故可以参化育济生民，着至教於天壤间而垂不朽之业，洵非流俗所能希及也，後人无前贤之实学，奢望前贤之闻誉，乃日趨於智巧便佞，而适人情，观轩岐仲景之书，高不足以得名，卑不足以胆身，编尘简D2，束而理诸废籍之中，吾大人伤之，时有混类之悲，以语倬曰：自今以往，医术日以工，而医道日以晦矣，然学道者，博而寡约，劳而鲜功何哉其患在於习之不精，知之不明，行而不得其道，入而不得其门，由是取仲景原文，铨次作注，采先哲格言，补辑成章，勒成纘绪二论，皆别出手眼，言必中累世之谬，其游辞以见奇，支辞以观美者，无一语焉，本欲藏之篋笥，为一家之学，詎意同人互引日费钞誉，因复稍加裁酌，命倬整理付梓，以流演圣贤之一脉，而伤寒之道益研究焉，礼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大人有焉，诗云：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余小子敢不勉焉，男倬百拜谨述。

伤寒兼证析义

长洲张倬飞畴着

中风兼伤寒论

晨窗雪霏，光射四壁，张子被褐方起，诵雪峤熟者春风劈烂椽之句，客有量履过我而进苦雪篇者，中有冻馁相继倒一语，恍然久之，因呼从事炉头相与平章风雅，杯单内，论及医道之难，而伤寒为最难，伤寒而挟杂病者尤难，是以亘古绝无兼该之例，後世不能兼善其术也，余曰：安有滔滔江汉，不通潮汐者乎，苟能纯一其道，则圆机在我，活法随人，何处兼症之不克哉，客举手称善，请析中风兼伤寒义始。

问：中经络兼伤寒。

曰：伤寒邪从外入中风风从内召，虽同具汗下和解之法，而虚实之机，微有不同伤寒悉从外邪起见，故必分营卫经络，一毫可混淆，中风外内合邪，故攻表必兼养正，如小续命中芎归参附之类，即兼伤寒者，亦当顾虑正气为主，若率意攻表，则营热转甚，在之津液，势必随表药外泄，而为燥枯竭之症矣。

问：中血脉。

曰：中血脉，即伤寒之半表半症，伤寒邪未深入，但须和解，中风阴血先亏，故必养血兼除风热，所谓血行风自灭是也，在兼伤寒者，和解药中，稍加调血之味，以滋血燥，不得任用滋阴凉血之药。

问：中府兼伤寒。

曰：中府多见闭症，与伤寒之 实胀闭不殊，伤寒邪热入府，灼烁阴津，故用承气以泄其热，不得杂一味表药，恐引热势上蒸也，中风是 热生风，木邪弃土，故攻 必兼祛风热，如三化汤中用羌活之义，闭症而见痰鸣喘胀，面赤口张，为正气暴卒此必不治。

问：中藏兼伤寒。

曰：中藏多见脱症，与直中阴经之自利无滓，古法用三生阴治脾肺之中，地黄饮子肾肝之中，侯氏黑散治心与包络之中，然用以治藏虚受邪之症，诚为圣药，若卒中昏迷，手撒遗尿真阴失守之脱症，虽有合剂，不能复起况兼伤於寒者乎。

问：类中兼伤寒。

曰：类中大纲有三，曰气衰，曰火暴，曰痰逆，总皆籥虚邪害空窍所致，河间之地黄饮子，为下虚上盛，阴火暴逆而设，东垣之三生饮，为脾肺气衰，痰积于中而设，丹溪之星香二陈，为形盛气阻，痰盛於外而设，在兼伤寒者，三法俱不可效惟和营卫中，随症加养气导火豁痰之药，斯为兼得之法。

问：中风本有六经形证，与兼感客邪何理。

曰：中风六经形证，是指口眼 斜肢体麻瓚等症而言，与伤寒六经见症不同，然亦间有恶寒发热之候，但中风虽有恶寒，必常时凛凛，或经日不止，不似外感之骤然恶寒发热如燔也，中风虽有火炎痰湿头痛，必时甚时絀或昼甚，或夜甚，不似外感之顿然发热大痛，昼夜不分也，中风虽有肢体烦疼，必麻 不仁，或久卧床褥所致，不似外感之忽然壮热无汗，骨节烦疼也，中风虽有表虚自汗必时，不似外感之暮然发热，头痛自汗也，中风虽有往来寒热，必常常若此，不似外感之发热头痛三四日，而转入少籥也，中风虽有大便枯约，必平昔至图艰难，不似外感之大热数日，热邪入 而燥结不通也，中风虽有小水短涩，必向来不利，或见频数，不似外感之热结膀胱，烦渴引饮，小腹胀 也，以此审辨，则中风之本症兼症，可了然心目矣。

问：有年少体肥之人，平素左半身无汗，亘下一片常冷，数日前索逋下乡，是日天气暴寒，舟中食饭一箸，随食随冷，便觉凛凛畏寒，登崖失足颠仆，扶挟解带而寝，是夜即发热头痛，喘鸣胸满，遍体烦疼，腰脊左亘尤甚，左半身不能转动，仍冷不热，手足亦微冷，第三日扶病而归，其脉左手弦细，右手迟滑，绝不似外感之候，因见脉弦亘痛，与小柴胡二服不应，又似半肢风废，与小续命亦不应，检方书中半身无汗例，当二陈四物合用，按法

治之亦无效，今舌上微有薄胎，而左畔白滑，右畔微黄，得病後大便已去二次，去亦无多，小便略见黄涩究竟此属何症，当与何药。

曰：此人素有寒饮结紧亘下，更兼内外感寒，加以蚤仆痰逆，则发热喘鸣头痛，胸满身疼，势所必至，其右半经脉贯通处受邪，则从籛而化为热，左半寒饮积结之界，半时尚且无汗，纵有寒邪絀泊，亦必从阴而酿寒，籛气不到之所，自然重着难移，籛气不行于脉，自然弦细搏指，至於右脉迟滑，手足微寒，皆缘脾气向衰，热势不盛，所以舌胎不能乾燥，大便不能结鞭，其小便黄涩一证，虽因肺胃气化不行，亦见下焦真籛未艾，斯人向後必夭，目今尚可挽回，当与五积散昼夜三进，总藉辛温解散之力，可以内消寒滞，中温血脉，外逐表邪，一举而有三得，其外可用白芥子川乌姜滓，炙热包熨之，候表邪分解，气调和，然後用六君子加辛附姜桂之属，徐温中气可也。

虚劳兼伤寒论

问：虚劳之人，兼感风寒者，何以辨之。

曰：必先明受病之三纲，见症之五常，然後叁详脉症，以辨客邪，三纲者，房劳伤，思郁伤，药物伤，五常者，骨蒸，嗽，吐血，泄泻，男子失精，女不月，此皆本病之常，他症虽多，莫如此五者为甚，如平时骨蒸劳热，时重时轻，火炎则面热颊赤，紫角隐隐掣痛，忽然壮热头疼不分昼夜，是感客邪也，平时嗽声怯，痰涎不应，忽然鼻塞声重，涕唾稠粘，是感客邪也，平时关尺脉弦，忽然而人迎浮盛，是感客邪也，医不警此，每认本病变重，日与调补助邪，深入伤残之馀，立刻告竭，究竟不知其为风寒，而反归咎於饮食居处，不亦冤乎。

问：房劳伤者，先见何症，兼客邪者，当用何药。

曰：房劳伤者，作强太过，而伤其先天也，世俗谓之阴虚，而实兼伤阴中籛气，故曰先天，若云肾本受伤致病，则有质之精，依然後天水谷所化，安得谓之先天乎，惟素稟虚寒，籛气不振，恣饵金石，热毒入于肾藏，伤耗真阴者，乃为阴虚，其症皆从下而上，由肾肝而至于脾，或先失血，或见遗精，次见嗽骨蒸等症，真籛亏者，乏气少食，後见泄泻而危，真阴亏者，强中热中，必发痲肿毙，故治本病之籛虚，八味肾气理功保元等药，兼外感者，黄儀建中，本病之阴虚，六味都气补阴虎甦 有药毒者，滋肾丸洗涤之，兼客邪者，小建中加丹皮，先吐血者为营血受伤，黄儀建中加当归，先遗精者，为封藏不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虽有外邪，无逾上法，但须参邪之盛衰，从少从多，以为活法可也。

问：思郁所伤，较 丧所致者，孰重孰轻，证治与房劳何理。

曰： 丧是精气受伤，可用填补之剂，思郁是神气受困，七情之火交煎，真阴不久告匮，岂药石之所能疗哉，惟早适其志为第一义，此病起於肾，关乎心，而迫肺伤肝及脾，再交水火，谓之七传，初起骨蒸乾 ，继则亡血失精，女子不月，至死而面色不衰，以其阴火蒸腾津液于上，所以肢体日削，神采愈鲜，不似房劳之精气先伤，而形神枯索也，在初起真阴未耗时，急宜调治，如地黄丸逍遥散归脾汤之类，若经闭不行，而气体尚强，可用玉烛散疏涤其热，次以金匱下瘀血汤作丸，归脾汤下之，倒经血溢於上者亦然，男子失血遗精，都气丸加鯀襟，与四乌使弋 茹丸间服，有外感者，通宜小建加大剂牡丹皮，服後热不除，合当归补血汤自止，若误与羌防升柴等药，多致昏热痞闷，变生不测，慎之慎之。

问：医药伤者，伤在何经，治用何药，更加伤寒，尚可一回否。

曰：此皆表邪发散不清，病留肺络而 嗽缠绵，医者不察，认阴虚肺热，而与寒凉清肺，除火滋阴，其邪从皮毛入肺而及心胃，为从上而下，亦有因寒凉伤胃，胃输寒气於肺，咸必先嗽而後寒热也，复有风热认作风寒，误投辛散而伤少阴之经者，必先 唾脓血，而後泄利，又有汗下太过，失于调养而成，此则营卫受伤，必先微寒数热而後 嗽，凡此皆能致虚，若於本门求治，百不一效，惟用伤寒搜涤之法，庶或可图，但得形气未衰，脉症相符，纵加客症，亦有成法，如邪留肺络而喘 不休，脉见浮紧浮数者，大小青龙射干麻黄选用，喘 有血者，和剂葶藶花散之类服二三剂，而见鼻塞声重，有似伤风之状者，此邪从上泄也，即当以保元 功少加细辛，调理中气，兼六味丸加桂枝滋其下元，若服二三剂不应反加喘咳脉疾，或腹痛声哑者难已，如寒凉伤胃而 ，畏寒少食，气口脉见紧细沈弦，大剂桂枝人参汤，服四五剂而见下血，或有积沫，小复微痛，喜得温按者，邪从下泄也，小剂理中汤和之，七日不止者难治，风热误用辛温者，麻黄升麻汤，萎 甬汤，消风散，随轻重而施，已上等法，皆是因风寒久伏，故与兼客邪者同治，惟汗下太过者，当助正气，如十全大补大建中人参养营酌用， 瑀邪弃虚入而见表症，新加汤，桂枝加附子汤，柴胡桂枝汤，凉寒热施治可也。

问：虚劳之因不同，而所见之症则一，其故何也。

曰：致病之因虽瑱，其所受病者，不过阴籛血气而已，故凡治疗，必察阴籛，如骨蒸劳热之晡夜善易饥者，阴虚也，昼日烦热，至夜稍安者，籛虚也，嗽咽乾，甚略有粘痰者，阴虚也，嗽多清痰，嗽甚则呕水者，籛虚也，吐血紫赤，浓厚光泽，或有结块星缕者，阴虚也，血色晦淡无光，吐久不凝，或虽有瘀结，多带痰水者，籛虚也，泄泻臭秽，身烦热渴，或兼脓血者，阴虚也，泻下纯清水，或白沫者，籛虚也，失精梦寐不盛，二便引急，阴虚也，阴头寒而精出不知，或溺後常有滑精者，籛虚也，经闭发热，嗽五心烦热者，阴虚也，少腹引痛，而背微恶寒者，阴气有馀，循经而弃籛位，必有乾血，若经虽不行，但少食倦怠，腰腹不痛者，籛虚也，籛虚则气衰不能生血，经虽不通必无结血，此病机之最要者，勿以其繁而忽诸，大都阴虚则热，籛虚则寒，阴籛俱虚，则寒热之症错乱而见，又当审其偏胜而为处方，设不知此，日以不寒不热之剂投之，则偏者愈偏，胜者愈胜，永无均适之期矣，故智者临病，务在调其所偏，察其所变，诊察之际，其脉忽然鼓大，症瑱平时，便当推原饮食起居，以辨客邪有无之应，又有忽然恶寒发热，脉无常候，乃阴籛倚伏，亢璫反害之大虚症，岂可一认风寒，而与开泄，不旋踵而告变矣，历观此症，但籛虚可服参儀者，十全五六，阴虚不服参儀者，十难救一，若年在三旬以外者，其人质干已固，尚可斡旋，如在二十上下，非特筋骨柔脆，抑且情形难制，纵璫力图治，终难克效。

中满肿胀兼伤寒论

问：胀满兼伤寒当与何药。

曰：先察其脉之属寒属热详其邪之在表在里方可议药。

问：胀诸腹大，皆属于热，恐无属寒之理。

曰：曷观坛中之水，冰则胀，胀甚则裂，岂非寒璫胀闭之一验乎。

问：胀满之寒热，何以为辨。

曰：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水液浑浊，皆属于热，然亦有本寒标热，而大便不实，小便赤涩者，大抵中满当辨痰饮食积，水肿当辨阴水籛水，鼓胀当辨气血虫积，此为大纲。

问：肿胀之表症，寒者何治，热者何治。

曰：中满肿胀之人，痰湿素盛，中气先伤，更加伤寒，未有不先犯胸膈，而为烦扰不盛，喘胀呕逆之患，外症虽有头疼发热人迎未必盛然往往有气口反大于人迎者，瑱医者不加辨察，只认本病变重，而与清热利水，恣邪深入，辗转误药，不死不已，邪在

表时，切不可动其痼疾，亦不可恣用表药，惟当和其营卫为主，如寒胀用桂枝加附子汤五积散，热胀用桂枝加厚朴杏仁子汤芎苏散之类，本寒燥热者，膀胱津气大亏，切不可用利水药，惟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加 若溺闭小腹鞭满者，和用春泽汤，以五苓开结导水，四君滋其化源此泻中寓补之义也。

问：见半表 症何治。

曰：此病本在 ，邪复向 ，如大小柴胡之类皆无妨碍。

问：见 症何治。

曰：宿病虽有虚实寒热之不同，若更加外邪弃机内入，虽正气本虚，亦当微导以泄其热，或通幽门，或疏水道，随其攸利，若以其虚而禁攻，则邪气流连，漫无期矣，至于真元虚惫者，神丹亦不可复起也。

问：中满水肿鼓胀兼伤寒者，治各有理否。

曰：三者皆属 症，咸禁升发，而中满者，汗剂中宜加痰气之药，则不致於逆满，水肿则可用开鬼门之法，惟璠虚阴水，与阴本籛标者戒汗，若鼓胀则大忌发汗，当理中兼调营卫，多有 然汗出而解者，若用表剂，则热转剧，胀反甚，必无得汗之理，至其传 ，当各随本病之气血痰水，兼以养正药治之，慎勿以其虚而骤进壅补，亦不可因胀而擅用峻攻，此治虚中实邪之大法也。

噎膈反胃兼伤寒论

问：噎膈反胃，璠名同类，璠复为客邪所伤，其治亦彷彿否。

曰：噎者，食即带痰而出，有时屈曲而下，膈者，膈塞闭绝，上下不通，反胃者，饮食如常，後必倾囊而出，三症虽各有辨，而致病之由，总不离乎皞结，故其治亦不甚相远，洁古以上焦吐者从乎气，言食则暴吐，心下嘈杂皆痰饮皞火所致，中焦吐者从乎积，每吐则膈间隐隐刺痛，必有死血，好饮热酒人，每多犯此若默默如痴者为虫积，璠枢所谓虫为下膈是也，下焦吐者从乎寒，食久不消经日必吐，乃火衰不能生土，土不制水之候，王太仆云：食不得水，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无火也，观噎膈反胃症虽不一，其可治不可治，可一言而知，在老人中气久衰，血液枯槁更加皞结而成真膈者，即不兼伤寒，百不一疗，惟血气未衰之人，因痰饮死血搏结为患者，纵加表症，尚可图治，其症虽发头痛，而足必冷，伤于寒则鼻燥身疼，而脉微紧，中于风，则鼻鸣乾呕，而脉微数以中气久衰，不能鼓搏其脉，热势亦不能盛，与鼓胀之中蕴湿热者不同，是以辨治尤难，治此者虽当散邪为急，然必先安中气，如甘草乾姜汤，加桂枝姜枣之类，切不可杂

一味耗气破血攻伐宿病之药，若胃虚而逆，大半夏汤，申香安胃散，皆以人参助胃气，行药力也。胃中痰湿上逆，肠鸣膈痞者，半夏泻心汤，以乾姜黄连和其寒热，则不致於擗格也。反胃呕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以泽泻引桂枝乾姜之辛入膀胱，行布水精於五经也。若肾虚水逆而呕，金匱肾气丸，絳半地黄倍用桂枝，兼散邪以收摄之。热吐酸水哕逆，橘皮竹茹汤下佐金丸，如见症，不妨用下夺之法，使气下而不上正与本病相合，如半夏生姜大黄汤，人参利膈丸，皆可应用，但胃中寒冷者又为切戒，故仲景有客热不能消谷，胃中寒冷则吐之论，当效理中加枳实加附子等法治之。

内伤兼伤寒论

问：劳力感寒与伤寒症治何理。

曰：劳力是内伤其气，气伤者补之，伤寒是外伤其形，形伤者泻之，此形气俱伤，内虚外实有攻补紮难之势，复有兼停宿食者，尤为扼腕，设医者素无成见於胸中，必致发汗以伤其表，则外热转盛，消克以伤其里，则痞胀益甚，辗转戕伐计无所施惟有璫力攻下而已深可慨也，夫内伤一症，因劳动太过，籛气亢璫而化为火，火气内盛阴气先亏，籛愈盛而愈衰，乃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阴籛交错，谷气少进，胸中之扬，既不能内守势，必上逆外扰而为身热头痛，有似乎伤寒之症，而实非外感之邪，内经所谓阴虚生内热，籛盛则外热是也，後世惟东垣深得其旨，因立补中益气汤，以升举清籛，补益中气，则浊阴不降而降矣，此方虽专为内伤脾胃而设，然邪弃虚入，非兼神则必不解，即于此汤稍加表药，热服取汗最捷，兼停宿食者，桂枝人参汤，若伤寒轻而内伤轻，黄儀建中汤，至若始为热中，当璫遵东垣补中益气之法，未传寒中，则又不能出仲景理中汤之范围也。

问：仲景形作伤寒，其脉不强紧而弱，弱者发渴，夫脉弱则无热邪，何故发渴，又何以知其为伤寒。

曰：伤寒一科，原以症为主，脉参之，此因劳形作力而感寒发热，故以形作伤寒目之，今世所谓劳力感寒者是也，夫伤寒之脉，法当弦紧，今因劳力伤其津气，气伤不能鼓端其脉，所以反弱，津耗不能上蒸於咽，所以作渴，虽非热邪灼烁使然，而津液受伤则一也，按切脉之道，古人原合望闻问：三法而言，今之病家不瞽此理，深居帷幄，惟以切脉试医，医者又耻于详问：，每每忽略，设遇此症此脉，得无有误治之失乎，况人所禀之脉，与面目性情不殊，有偏大偏小，纯阴纯籛，反关四出，种种璫状，

皆生成本脉，岂可悉归之於病侯耶，客曰：向谓医道之难莫，甚于脉，今闻是言，则知诊法又不在七表八，而在活法推详，几乎难言之矣，余曰：医无难，察脉难，辨症难，用方难，夫察脉虽难，於活法而实无外乎规榘，不过原其人之清浊贵贱，形志苦乐，与脉候之符与不符，便可推测病情之逆顺，譬诸塾师讲学，得其旨者，自然不遠于理，用方如儒者作文，人於其旨，能有几人合局，辨症如释氏参禅，未悟已前，举止障碍，既彻已後，触处璣通，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然後方可自信而为人司命也。

宿食兼伤寒论

问：伤寒何以见有宿食。

曰：伤寒而见胸前大热，额颞胀，胸腹满，按之痛，或呕逆，或泄利，或腹痛，皆是停食之候，若右关脉见迟滑，为宿食伤胃，涩伏为脾阴受伤，数盛为食积发热，往往有脉见促结，症见足冷，乃宿食妨 D3 经脉流行之道而然，不可遂认为代脉阴症，大 伤寒有发热头疼，虽见脉沈足冷，籛道痿缩，皆是籛症夹阴，合用温中兼消导之剂，宿食一通，胃气敷布，又当从籛症例治也，若误认阴症而与四逆，则热势转亢，真阴立槁，多致亡血躁乱而死，误作实治而与承气，则真阴下脱，虚籛上逆，多致喘胀开泄而死，近有一医治尤德昭霍乱，四逆烦渴脉伏，误与温中药，遂癩逆发斑，屡更四医，杂治罔效，第七日求救于大人。曰：六脉洪滑而促，癩声频并，斑色 赤，舌本紫肿，证脉俱籛，始先所见厥利脉伏，皆宿食阻塞于中，脾气遏绝之候，肠中之垢虽下，胃中之实未除，与凉膈散去硝加犀角黄连，一服斑退癩止而愈，复有少年患夹食伤寒，足冷面戴籛，医用发汗药，致动阴血，而见四逆呕泄无度，他医用枳实理中，夜半籛回足暖，前医复用消导收功，璫诋参术为非，病家反以为然，讵知此症之生，全赖温中之力耳，一同道之室，伤寒夹食，自用 四 五日後，邪热入 ，而烦渴引饮，水道黄赤，与五苓散一服，遂致水逆不，入小便涓滴不通，昼夜懊紹不安，下问於余，令用大剂五苓散，随吐随灌，继用栀子泔汤，灌吐稠痰水饮数升，二便随至是夜即得安卧，彼谓自用之药未尝有璫，但力未到，不得收效，安知其为先前误用五苓引邪犯本，故仍用五苓灌吐，领之外泄，其先後退之之机，难为世俗言也。

问：伤寒夹食，何者宜消，何者宜下。

曰：大法先去外邪，继除 实，在胃则宜消，在肠则宜下，若不分经府，内外并治，必致引邪内犯，故有表邪未尽不可攻 之戒，然

人之禀不无偏胜，宿食亦有寒热，不可一途而取，如胃中痰湿素盛，必兼理气豁痰，胃虚不能蕴热，必兼温中消导，有寒食伏久而化热者，当兼清食积之火，有过用消克伤胃者，当温中养气，以资健运之能，若夫下症之缓急，岂特三焦明三承气而已，如虚寒坏病，非假人参之力，则攻之不应，寒积固结，非藉附子行经，则下之不解，湿热胀闭，前后不通，下症最急，非用木香苓半开发痰气，则推之愈逆，大约水道不利，肠鸣腹满之症，必无燥结，大黄必须姜制，芒硝断不可施，与夏秋肠同法，然有一下即安者，有下后肠空，胃中之实得下而粘者，制剂之大小，亦当师以成法，如大承气以荡实热，大黄不妨即用紫许，双解散分解内外蕴热，和杂药不过二三钱，必续续而进，渐取开结之功，枳实栀子汤治食复，所加大黄，不过博棋子大五六枚，临症处方之际，苟非讲明有素，必合辙也。

问：伤寒停食症治，四时有理否。

曰：非但四时症治有理，病名传变，各各不同，而水土方隅，亦是不一，如西北土地高厚，风寒凛冽，患伤寒者非特冬时，春夏多有之，尝有北人在南感寒，二三日尚恶寒不止，直待服表药后方发热脉浮者，若岭南炎方濒海，冬月不寒，气常泄，四时多患瘴疠，总无伤寒之病，在大江以南，水土卑弱，寒暖不时，伤寒与冬温常间杂而发，举世不察，概与辛温发汗，致变风而死者多矣，亦有邪伏中，至春夏而发为湿病热病者，至于春夏非时暴寒之症，与伤寒 B0 殊，冬月寒水司令，其邪虽必从太阴而入，实由脾维而斜次三阴，阴维而斜次三阴，盖邪气满溢，必注蟄渠，所以不从十二经而随八脉也，其有宿食者，则必并诸阳明，以其经上贯额颅，是以必胀，即府实热蒸，头痛亦然，若夫春时感冒，则司令已属风木，必先少阴受邪，少阴在中，阳明太阴在外，受则三经俱受，故治感之药，皆不分经络，如芎苏神术正气之类，为停食感冒之方，春时气升，致汗颇易，与蟄藏之令，自是不同，夏月津本外泄，表气先虚，虽或触冒风露，消暑乐中，略兼透表即解，若恣用风药，不无鼓动痰湿之处，如更加停食，必致喘胀逆满矣，大抵停食感寒，无论何时何症，但气口脉显滑盛，而手足温和者，皆为易治，若脉见短涩，而四肢逆冷者，必难克效，此为总诀。

素患 家兼伤风寒论

问：杂病以 嗽为重，伤寒以 嗽为轻，请明其故。

曰杂病之繁冗难明者，莫如 嗽为最，然究其源，不过胃气不

清，阴火上弃，二者而已，内经虽分五藏六府诸，而所重尤在聚于胃关于肺六字，此内因之大纲也，外感之嗽有风从皮毛而入于肺者，有寒从背俞而入于肺者，有素患嗽，复加风寒，及形寒饮冷所致者，外感乃暴伤经络之邪一表即清，故为轻，杂病积久而发，且有寒热虚实新久之不同，即善察病机者，急难获效，故为重，若夫外内合邪，邪正交互，藏府纠结之症，断非见病医病者之所可以克任也。

问：胃气不清之其在胃，客邪所伤在经，治当从府乎，从经乎。

曰：胃为藏府之总司，肺为诸之门户，不但五藏之久，乃移于六府，即诸府之气，靡不本之于胃，故凡藏府诸，感聚于胃而关于肺也，所谓胃气不清者，言水谷之气，不能如雾之上蒸于肺，而转溉诸藏，势必留积于胃，随热气而化为痰，随寒气化为饮，胃中既为痰饮所滞，则输肺之气亦必不清，而为诸之患矣，其有六淫外感之邪者，又必兼经而治，如肺胃素有寒热痰饮，诸嗽皆用上焦分之药，则与风寒无碍，但虚嗽久嗽之兼风寒者，则难于补敛，稍费周旋耳，外感诸中，惟风热风燥二症，世所难明，如冬时先伤非节之暖，复加风寒外遏，而致嗽痰结，咽肿身重，自汗浮者，风热也，治此者，当辛润以解其邪，如萎甬汤之类，切勿误与辛热发汗，致变风温温毒，自利发斑，种种危殆，至于风燥一症，辨治尤难，盖燥为秋气，令不独行，必假风寒之威而令乃振，乃发也，然考之於经，则不曰秋伤于燥，而言秋伤于湿，何也夫D4令本燥，以长夏湿土啤蒸之馀气，渐渍身中，随秋令收敛而伏于肺胃之间，直待秋深燥令大行，与湿不相容，至冬而为嗽也，此症有肺燥胃湿，紮难分解之势，古方中，惟千金麦门冬汤，千金五味子汤二方，独得其秘，不知者以为敛散不分，燥润杂出，则又置而不用，总未譬分解之义耳，喻嘉言先生不明湿气内伏，燥令外伤之意，直云内经独遗长夏伤于湿句，致令秋伤于燥，误为伤湿，殊失内经精微之奥矣。

问：阴虚逆之人，龙火易于炎上，若更感风寒而用升散之药，则虚火愈炎，为之奈何。

曰：胃气不清之痰嗽，症类繁多，若阴虚火炎乾，惟有房劳伤精，思啤伤脾紮途审系精伤，则宜补精，神伤则宜养神，一定法也，有客邪加临而见表症，频与小剂桂枝汤其营卫，然必倍芍药以阴，增襟饴以润燥，使中气有权，则阴火不致于上炎，以共襄建中之功，况芍药得桂，无酸寒收敛之虞，桂得芍药，无妄动阴血之患，如气虚畏寒，手足寒者，则加黄儀，血虚烦热，手心

热者，则加牡丹皮，实阴虚感寒之神丹，即 而小便利，或失小便者，亦不出是汤也，至若夏秋阴虚感冒，莫如 逊玫 瑄 y，兼可以救温病热病时行疫疠之阴虚者，家大人尝言崇 辛巳，岁饥民困，江南疫疠大行，凡服发表攻 之药者皆死，惟用败毒散，补中益气汤，多有得生者，冯长年孝廉，素患阴虚 嗽而犯时气，遂用 辄汤加入中童便，三日而安，又一地师，宿有血症，亦感是气，即用前汤，更加犀角丹皮，服後大便下血而愈，是皆时气中之变症也，近王公峻先生治一孕妇，风热 嗽，已经发散後，胎上逼心上气倚息，则遗尿，用紫苏饮去芎 腹皮，加菱甬白微，三剂而胎始盛，家昆诞先治一少年，阴虚而伤秋燥，常时火炎乾，五心烦热，妄梦失精，小水时白时黄，秋杪忽大咳嗽，坐间偃规清痰，周身凛凛畏寒，肌表微微发热，咳甚则呕，呕则鼻 p 注，大便枯燥，小水如淋，先用 琿功散去术加山药，次与六味丸加麦冬五味，半月而嗽方止，历推诸验，未有不重在本病者，大抵火炎乾咳，悉是阴虚，古人虽有肾肝同治之论，然细格病情，多属肾水枯竭，肝藏多火之症，所以只宜壮水制 燔，若导火之法，断断不可轻试也。

问：形寒饮冷所伤，与停食感何 璿。

曰：停食感冒是三 膈经受病，食虽停而未尝固结，胃府未必受伤，故但於解表药中略兼痰理气，其食自消，此受寒气，胃伤冷食，内外并伤，乃致移寒于肺而为 瘳，邻国尚然为 壑，同气连枝之脾，能无寒中之患乎，此一经一府二藏，同时受病，非桂枝人参汤，枳实理中汤，四逆加入参汤等，不能图治，岂停食感冒之可与比例哉。

宿病咽乾闭塞兼伤寒论

问：人有素患咽中闭塞者，复伤于寒，则汗下俱禁，有平时咽喉乾燥而患伤寒，则但禁汗而不禁下，何也。

曰：乾燥与闭塞，二者轻重悬殊，素常咽中闭塞是肾藏精血空虚，生 膈之气，不能随经上循喉咙，所以汗之则血随虚 膈上脱，而厥冷 卧，下之则气随真阴下脱，而下利身疼水浆不下也，平昔但乾燥，而不闭塞，乃胃中津液不克，所以不宜发汗，设不知此而与汗剂，重伤津液，不待经传入府而为燥结之患矣，故善治者，一见 症，即当微泄以泄其热，若待结定而下，则与延 D5 入室何 璿哉。

问：虚人不宜发汗者，并用建中以和之，如胃燥而用襟饴之润愚所易知，若夫肾虚而用建中，反实土以胜其水，得无愈伤其阴之

虑乎。

曰：所谓建中者原在建立中土而堤肾水方中全赖芍药内护其阴，使虚籛无泛上之虞，则桂枝等得以建辛发散之功，更加襟饴滋中气之燥而助其作汗，岂香燥助脾而有伤犯肾水之虑乎。

问：咽中闭塞之见症，当用何药咽喉乾燥之见症，当用何药。

曰：仲景 C4 肤汤，治咽中闭塞之症，神效，外编用童子小便，调生白蜜加 C4 胆汁隔汤热服，面戴籛者去蜜和 | 喉乾燥者用蜜煎导，热甚用 C4 胆汁导脐腹按之痛，用小承气急下，以救胃中之津液，所以仲景但禁汗而不禁下也。

问：咽痛非有大热，即为大寒，寒者何以致痛，请明其故。

曰：热则火气皦蒸，血液燔灼，寒则经络闭塞，籛气不通，皆能致痛，甚症虽繁 大约不出胃热，阴火寒犯少阴三种，如痛而喉舌赤肿，痰气壅塞身热烦闷，前後不通，渴欲饮水，其脉实大有力，或沈伏而滑，皆胃中痰湿挟心包之火为患，此为实邪，或涌或泄或砭，皆能取效，如咽喉虽赤而不甚 肿，面上时有怫郁之色，而手足不热，二便不秘，渴喜热饮，或口中时有清涎上涌，此龙火上腾而吸引阴津于上，最危之兆若左脉弦数者，阴虚水不制火，惟宜壮水制籛，若六脉数疾无伦，或右尺瞥瞥虚大者，虚籛游散于上也又当用引火归源之法，此皆杂病，即有壮热，不得以伤寒目之，其骤痛无热，而不肿不赤不渴，舌淡青紫，或呕泄清水，二便清利脉来沈紧者，此大寒入犯少阴之经也，若二三日而见烦热躁乱，面赤足冷，脉变虚大者，阴璫似籛，虚籛发露之候，急宜通脉四逆，白通加 C4 胆汁汤温之，迟则不救。

头风兼伤寒论

问：有患伤寒者屡用发散，汗出身凉，而头痛愈剧，彻夜叫号，至夜则有微热，此系何故。

曰：此必素有头风，或血虚风热，而过汗重伤血液，所以其痛益甚也。

问：治此者，仍当 风乎，清火乎，抑宜养血乎。

曰：风火相煽，额与眉 目珠但痛，当用选奇汤兼清风热，久皦成头风者，清空膏茶调散之类，大寒犯脑，痛连齿颊，皦闭成火者，非兼调寒热，则火不散，如本事玉真丸，宝鉴石膏散，随表而开发之，痛久不除，须防目翳之患肥人湿土盛者，半夏白术天麻汤，瓜蒂散，清理湿热为要，若黎太籛痛连目梢者为血虚，虽宜养血为主然有火则兼清火，有邪则兼散邪，如四物汤加细辛苍耳芽茶，当归补血汤加 姜枣，皆前人已验之良法。

问：一妇素禀羸弱，产育过多，常患头痛，背上畏寒之璫，夏月必用偃翁絨首，复衣掩背，初冬伤寒，发热头痛璫常，周身痛楚，膝下与手臂皆不温，而手心独热，胸膈无恙，二便如常，或用表药，热势不絀，畏寒转增，胸膈迷闷，二便艰涩，李怀兹先生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微汗而安，愚谓此妇虽虚，然既犯伤寒，法当解表何乃汗之不愈，补之即安，幸明示以开茅塞。

曰：此妇素常籛气不升，而头疼背寒，复与发散伤其卫气，所以热不除而转加畏寒也，用补中益气以升举清籛，卫得叁儀之力，自能邪外散，非深得东垣之旨者不能也。

问：一老妇久患偏头风，诸治不效，春间复感风寒，方士用火刺风池合谷等穴，处皆发赤肿，气从小腹上冲，不时头面赤热，诸医莫解其故，因延疡医治之，用消毒药，肿愈坚大，施元倩先生用桂枝汤数剂而平，细绎此症，似属邪热，而用辛温之药反效，何也。

曰：此即烧令其汗，处被寒，核起而赤之成法，幸有施子能用，知仲景之学，尚不至於全废也。

问：今有一少年，形体肥盛，患伤寒昏热，或用表药不得汗，遂躁乱，愚用凉膈散加黄连而热除，但头痛经月不止，昼则目珠与眉棱太籛俱酸疼，夜则大痛引急如掣，目中如有风吹状，以热掌按之，即稍觉爽快，寐则头与胸前大汗如漉，左脉紧细，右脉浮缓，服茶调散，用搐鼻法不应，与养血药亦不应，不识此为何病，何药可以收功。

曰：此热邪虽从内泄，而寒痰袭於经中，因体肥不能外泄，所以流连不解，内经所谓其人肥则为目风眼寒是也，治当解营分郁闭之火，除经络沈璫之寒，授以三因芎辛汤加生石膏半紮，数日必能获效，服之果然。

心腹诸痛兼伤寒论

问：凡宿有心腹诸痛，因外感之邪触动而发，若欲先治表症，痛势难刻缓，若欲兼治其痛，又恐有碍于表，历考方论中，素无成法可师，幸显示至理，以补昔贤之未逮。

曰：诸痛皆有表 气血虚实寒热之分，其痛在肌表者，中间不无症，如胃留饮之臂痛，肾虚足不任地之脚心痛，肾衰风袭之下体痿弱，骨节疼痛，岂非痛出外而病根於者乎，然病虽从内而发，其实痛在经络，所以治表之药，总无妨於本病，但不可不顾虑血气，以虚其虚，痛必转剧也，其胸佷肩背诸痛，症虽不一，以大纲论之，悉为籛分之疾，纵有伤寒表症，而痛楚不堪者，不

妨兼治其痛，并无引邪入犯三阴之虞，即使阴邪上逆，不过先温其，若肾心痛之与背相控，如从後触其心者，仍无碍於症也，观仲景太籀例中，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急当救，则知後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内有虚寒者，必当先温其而後解表，乃正治也，至於腰脐少腹诸痛，虽皆阴分之患，然既有表症，则当从表治之，如腰痛而兼外感，亦须桂枝汤以分解太籀之邪，则气亦得疏通，而痛必少缓，寒者则加附子以温之，腹痛用小建中，为土中伐木之圣药，血虚而气散者尤宜，有寒则加乾姜，寒甚则加附子，虚寒则用桂枝人参汤，寒璫而呕，金匱大建中汤，少腹痛，用当归四逆汤，寒加絳茱萸最妙，此皆兼理外内之良法也，大抵有宿病之人，不得用峻汗峻攻之法，必参其人之形气盛衰，客邪微甚，本病之新久虚实，向来之宜寒宜热，宜补宜泻，宜燥宜润，宜降宜升，或近日服过何药之相安不相安，其间或挟痰，或挟血，或挟火，或挟气，或挟水，或挟积，务在审症详明，投剂果决，自然随手克应矣，故凡智者用方，法法不离古人，而实未尝执古人之成法也。

问：一少年素有便血，自言触秽腹痛，经日不止，因觅土医刺委中出血如注，是夜即大发寒热，头痛如捣，腹亘满痛，不能转侧，y如见鬼状，一馆师以大柴胡下之而愈，愈後不时寒热咳嗽，服滋阴清肺之药紮月馀，其嗽愈甚，近日饮食少进，大便作泻而兼下血，左右关尺皆弦细而数，未识此症，尚可图治否。

曰：此必刺委中时感冒风寒，因其人素有便血，邪弃虚入，而为热入血室，如籀明病下血y之例，非独妇人经水适来适断而有是症也，用大柴胡得愈者，是偶中，痛随利絀之效，原非正治，所以愈後不时寒热咳嗽，脾肺清籀下陷，而肺失通调输化之气也，斯时不与调补脾胃，反与寒凉清肺，则脾气愈伤，不能统血，而为下脱泄泻之患，虚损已成，虽暂时复生，恐难为力矣，盖腹痛一症，举世咸谓沙胀，或刮或刺，或饮冷水，种种为害非浅，曾见有阴虚停食腹痛，误饮冷水，吐利不止，周身青黑而毙者，有经水将行作痛，亦饮冷水，经闭不通而成蛊胀者，与夫痛一症，璫枢谓之贼风，後世方书名为痛风，亦曰白虎历节风，近来呼为箭风，例禁汤液，恣用艾火，愚夫无知，被其煽惑而受非刑，固不讶，即明哲之士，亦常以箭风二字凿凿而谈，且有自任时医者，身有所痛，必倩村中舆妪挑，咒水吞符，无所不至，吾将以璫素论，金匱胸血诸例，请用从火庶不致与俗全违耳。

亡血家兼伤寒论

问：仲景太籀篇中，有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有涂_ㄐ不可发汗汗出则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_言，不得眠，夫亡血是统诸失血而言，何涂_ㄐ另设一例，且血为阴，血亡则阴伤，阴伤则籀盛何故汗之反寒栗而振，涂_ㄐ何独不然，又为额上陷，脉急紧等症。

曰：血之与气，理名同类血虽属阴，实为籀气之根，与气相为维附，一息不能相离，凡人身中有气不到处，则血凝不流而为刺痛，痛处必热，有血不行处，则水饮袭入而肿痛，痛止必寒，素有血症之，人复发汗以夺其血，寒栗而振，势所不免，血既消亡于内，则籀气无根，所以诸亡血家骤脱不止，必用大剂人参敛其神气，气敛则血有所统，无复再脱之虞，斯时虽不敢望其籀生长，但得扶定胃气以进饮食，即是生长之基，设不知此而用血药，惟有膩膈伤中，而为夺食泄泻之患也，至于_ㄨ症，皆由籀明经火气逆行而至，故曰：M道，不知者以清道指肺，遂有X於肺之说，大可喷饭，详_ㄨ症，十二经惟手足籀明太籀四经有之，即使因肺致_ㄨ亦必由手籀明经而至，肺虽清肃之藏，业常少血，且经脉不行于鼻孔，其血从何而至哉，盖籀明多气多血，是以患其症者，恬不知怪，然惯坐H，稍有劳动，或烦心过饮，受热感寒，血必随火而行熟径，盖火即气，气随血散，久之经气并伤，更加夺汗，则血不荣筋，而为黎额之动脉收引，眦急不能卒视也，其所以不得眠者，虚火蕴降于胃，胃不和则卧不安，此皆亡血人复发其汗之候，若因伤寒而致亡血，又当随症施治如太籀症失汗，邪留经中而_ㄨ非麻黄汤汗之不解，有热传营分而为吐血，则当清解其内，如犀角地黄汤，黄连阿襟汤之类，凡此种_ㄨ未遑尽述，姑就宿病伤血之人伤寒表症而言，如h宜小建中加犀角丹皮，咯血则宜小建中加丹皮童便，吐血则宜黄儀建中加童便阿襟，伏气发温而为吐_ㄨ皆从内而至，经络胃府通宜凉膈解毒，三黄石膏加_ㄨ童便之属，若感冒风热之_ㄨ则宜_ㄨ辄汤加童便，若素有便血而兼伤寒，则宜千金内补当归建中，寒加礞土炮姜，热用白头翁汤，妇人宿患血崩而感客邪，则宜金匱三物旋覆花汤加香畔，或当归建中加黄儀防风_ㄨ最妙，至若热邪传_ㄨ而触动阴血，无论宿病新病，皆无表症纠缠，但须详从何道而至，或稠或清，或鲜或晦，自可直清本病，竟行无碍矣。

问：亡血家涂_ㄐ症见於外，尚有发汗之误，其血畜於内而显发热头痛者，得无误汗之患乎。

曰：凡畜血必有见症，可察而知，其所患处有三，畜于胃之内，则胸膈隐隐刺痛，甚则牵引於背，畜于厥阴之经，则亘下痛引腰脊，畜於膀胱之府，则少腹急痛，若小便不利者，并伤气分也，其辨治之法，须详新久虚实寒热，大率新者多实，实则宜攻久畜必虚虚当兼补，寒则非暖不散，最忌酸寒，热则宜于寒下，然必加辛温而为向导，亦有症显虚热，而所畜属寒者，必畏寒而畏热饮，不可因其假症，而误与寒凉攻血，多致发瘵脱泻而死，其治畜血之兼伤寒表症，轻则小建中香苏散之类，重则五积散，随上下寒热而为裁酌，至见半表，及传入，皆与本病无碍，但久畜虚人，不可轻动其血此为切禁。

问：邹孔昭之弟费仲雪之女，皆患失血何以知其必死而辞之。

曰：孔昭昆仲俱患，喘吐血，肩息不得卧，孔昭之脉，尺部虽弦而寸关却浮，症虽阴火迫肺，脉则兼感客邪，且审其所吐之血，多滞涎水，知必从胃而出，故先与小建中加丹皮，和其营卫，绩与琿功去术加薯芋丹皮，下璣砂丹收摄阴火，则肺胃自清，于昭之脉，关尺皆弦细如循刀刃，血色正赤如凝朱，为少阴守藏之血，故知必死，费仲雪先生，久患膈塞呕逆，中搅痛如刺，或时痰中带血，六脉沈细如丝，自谓六阴之脉，及按至神门，别有一脉，上至膻溪迢迢应指，知胃气未竭，尚可苟延，其令爱不不过血一二次，尚有梳洗出，诊脉得纯弦细数，此胃气已竭，安有复生之理。

问：郭孝闻之室血崩，闻用金铃子而愈，何也。

曰：孝闻夫人暑月经行时，凉卧风中，色患淋漓，加以恼怒跌哭，遂崩脱不止，小腹中如线条，贯心掣痛，常发热头疼，遍体烦疼，服止血诸药不应，而进参儀，忽然忽惯不省，崩脱愈甚，深夜急遽邀往，脉得弦大而颯，独左寸丸滑，知冲任二脉受病，明是风入胞门所致，久之风从火化，血愈伤而火愈炽，非旋覆花汤金铃子散兼进，不能清其风热，降其逆气也，况此症多有火淫血室，湿结子户，及皀结伤脾，怒动肝火，恐蚤失跌，种种不同，若用通套升发补敛之药，乌能获效哉。

问：兵道李石台内之伤寒，更七医而转笃，皆不识为何症，尊大人何以知其为血而下之。

曰：鲁公弃於夏月从陆来絳，途中中受伤有之，大暑中何有伤寒之症，医见壮热皆愤，便与发汗，发汗不已，兼之消导，不已，继进参术，主见杂出，补泻藹藹正气转伤，畜积愈固，而见善忘如，身汗如油直视不眠，唇反不收，齿齲腐秽，七昼夜喃喃不

休，手足动掉不盛，脉得纯弦而豁大中颡，明是畜血而兼狐惑之症，急与犀角地黄汤加黄连乌梅，清其胃，安其虫腹中之黑物自下，而神识顿清，从未尝用攻血之药也。

多汗家兼伤寒论

问：汗家不宜发汗，则邪从何解。

曰：所谓汗家不当发汗，是指平昔理不固，不时伤风自汗者而言，即仲景例中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一条不过言卫虚营气常泄之人，汗之复伤其营，乃有如是变症，非谓多汗之人，一概不可发汗也，尝见阴虚盗汗者，发汗不得汗，则乾热不已，汗出则足冷面戴箴，箴虚自汗者，发汗则恶寒不食，甚至冷汗厥逆，盖阴虚则血热，其汗亦热，箴虚则其寒，其汗常冷，且有胃气虚寒者，常出淡汗，凡此皆以发汗为禁，惟小建中为主阴虚加丹皮，箴虚加黄芩，阴箴俱虚，二味并加，胃虚自汗不止，则加人参，又有血虚心痛，则加当归，血虚寝汗热不止，则合当归补血汤，皆万举万当，百不失一者，若夫湿热素盛之人，举动则浑身汗出，设有客邪表症，亦谓其虚而禁发汗，则表邪与内湿，固结难分，当弃邪未入时，急与表散，当表法与寻常不同，必兼辛凉淡泄之味，则胃热方化，非但无痰逆气满之虞，并可以杜风热内入之患，如越婢加半夏汤，小青龙加石膏汤，麻杏甘石汤，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之类，若治稍失时，邪一入内，即当随症用泻心汤诸法，复有湿热多汗之人而兼阴虚者，汗之则喘汗胸满，上热下寒而上脱，下之则溺闭腹胀，五液注下而下脱，兼箴虚者，汗之则额上与手背冷汗不止而上脱，下之则癯逆呕秽，暴下不止而下脱，所以犯此皆死，余尝用小陷胸合C4苓汤，治阴虚湿热，小陷胸合理中汤治箴虚湿热，每多见效，珥阴虚下利不止，用赤石脂禹馀粮汤，箴虚下利不止，用桃花汤，间有生者此皆平时多汗，复感客邪之候，若因外感而见自汗者，则与上法无预也。

积聚动气兼伤寒论

问：积聚动气三者，皆腹中固疾，其受病之原有理否。

曰：积聚寒气客于五脏之膜，血气不行所生，聚则汁沫聚于六府之廓，溢畜不泻而成，动气为无形之气受病，所以忽有忽无，与积聚之有形质者不同。

问：有动气之人，不可汗下，其有积聚者，亦有所禁乎。

曰：动气是脾衰气失统端之候，汗下先动脾津，故为切禁，非若积聚初起之可用攻击者，若久病气衰，亦必兼补而攻始应，尝见

有积聚误汗，则津液外泄，固结随表药而上升者，误攻则气随下脱，阴邪无制而愈逆者，亦有下之便利不止，水道涩痛如淋者，内经所谓此风根也，不可动，动之为水溺涩之病是也。

问：已误汗下者，为之奈何。

曰：误汗虚籛扰乱而气上冲，或吐眩，或心烦恶寒者，通宜五苓散去术，多加枣仁降敛之，误下虚籛不禁而气下夺，或身热卧，或下利汗出者，金匱大建中汤，絳莢汤，府子理中加桂苓汤，急温其，则虚热不治自息矣。

问：三证之表法。

曰：积之兼表者，以温血为主，加甘草乾姜汤加桂枝姜枣，感冒则香苏散，辄汤，聚之兼表者，以涤饮为先，如小半夏茯苓汤加桂枝姜枣，或四七汤，芎苏散之类，动气之兼表者，以安中为务，如小建中黄儀建中为最当，非若积之芍药助阴有碍，聚之襟怡助湿难投也，若营伤无汗者，则合香苏饮，凡表药皆升而香苏独降也。

问：三证之和法。

曰：和法总不出小柴胡，然於本方中宜除去叁翳，积加细辛乾姜，聚加茯苓橘皮，动气但去黄翳，加木香桂心之类，又须知中虚挟邪之，人胸多寒热不和，常有痞满之患，当於三泻心汤，黄连汤，旋覆代赭石汤选用，若待胀满喘急而治，难为力矣。

问：三者治失其宜而见 症，当何法以除之。

曰：大约中气久虚，及有宿病之人，先用导法，如积用蜜煎加川乌末导，聚用 C4 胆汁加姜汁导，动气用酱姜导，若 热势剧下必死者，积用大黄附子汤，聚用厚朴七物汤，动气理中汤去术，加桂翳姜制大黄微利之，庶免阴气逆上之虞，至於伏气发温，虽有积气当凉膈散大柴胡，及三黄石膏加大黄急下之，以热毒从内而发，先受邪，所以不禁内夺，非导法所能荡涤其热也。

疝证兼伤寒论

问：七疝之名，各有不同，且所治诸药，多寒热错杂，此属何意。

曰：疝瘕之症，因内经有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句，致元方子和各立七疝之名，咸非内经所谓，内经以邪留诸经，腹中引急诸痛，通名曰疝，近世惟以辜丸之病为疝，外此皆置而不论也，详经中虽有藏府诸疝，统而言之，不离任与厥阴，盖肝则任之生化，任之阴气为疝，肝之籛气为风，故治疝多用风药，观金匱大乌头煎，乌头桂枝汤，并不用附而用乌，义可见矣夫疝之受病，多由寒热不和，所以经脉缓急，即使湿热，必因寒束而痛伏寒必

由火悍而发但须详偏寒则从寒，偏热则从热，如乌头栀子汤，治本寒标热，少腹中缓急痛引心亘之疝，苍术五苓加栋实槲皮汤，治 t 胀坠之疝，皆寒为热引，热为寒导之法，然其症各有所挟，必非空气作痛，故有血则兼攻血，有积则兼攻积，能识此义方可与言治疝诸法。

问：疝症多兼风治，表症自可无虞，不识 症有所禁否，

曰：在无客邪时，治其本病，多兼风药，若一有风寒，则表药反难恣用常见有疝瘕人，服 凝藜砒盆 升动阴邪，每致喘胀呕瘕，善治者，必兼桂薤栋实等味于香苏芎苏小建中，辄诸方中，则陈气不致于上逆，若有陈寒，必加乌附细辛姜桂之属 气不温，外邪必不得散，晤见 症，切禁苦寒峻攻，与积聚等法无碍。

淋浊兼伤寒论

问：诸淋皆肾虚膀胱受热，何古方中多有用热药者。曰：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方书分膏石气血劳五种，丹溪谓诸淋皆忌补气，气得补而愈胀，血得补而愈涩，热得补而愈甚，惟劳淋则宜补气，但须兼利州都，则水道之热方化，然多有肾虚囊中受寒者，症必先寒凜而後溲便血淋亦有属寒者，其色必瘀晦无光，不鲜不紫，是皆膀胱虚寒，簪不化阴之候，观金匱治小便不利，有水气而渴，用璜菱 D6 麦丸，消渴之饮一斗，溲一斗溲上如脂，用肾气丸，一属肾气不开，一属肾气不阖，并用附子以司开阖之权，岂可概谓膀胱受热乎。

问：浊带之症，丹溪谓胃中浊痰渗入膀胱，而所下常有赤色首何。

曰：肥人固多浊带，而瘦人亦 患此，且多有阴中，不洁，败浊袭入精窍者，辨治之法，大约以乾掩窍端者为火，不乾掩者为湿，小水赤涩而痛，或浊有赤色者为小肠湿热，小水不赤不痛，而所下色白，或渗利转甚者，为脾气下陷，茎中痛 而发寒热，或有结痛者，为毒邪所侵，若此种种，讵止痰湿一端而已。

问：淋浊皆前阴之疾，设有是症而更伤于寒，其治亦相类否。

曰：淋为精病，浊为气病，安得相类精病则宜黄儀建中，热加丹皮，寒加附子，下消走精二味并加，精滑不止，或梦中走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气病则宜香苏散，湿加苓半木香，热加 滑石，虚加升柴叁儀，水气上逆而渴，五淋散灌吐取汗最捷，此皆治淋浊兼外感之良法，复有兼杂他症者，如甕溪田孟先，久患膏淋，溲中有块如橘核状，外裹血膜，中包黄水，乃醉後入房，酒湿流入肾藏所致，備餉利水固精药不应，溽暑中忽然憎寒发热，喘促

闷乱，腰背烦疼，脉见浮濡沈细，是淋久阴伤暑气袭虚之症，先与生料六味加川 作汤，下消暑丸，次用前汤送本事猪苓丸，八服诸症霍然，江右孝廉蔡允恭严冬患浊，小腹结硬，大发寒热，巅痛自汗，脉得左缓右涩，紫尺紧细，乃风挟毒邪入犯厥阴之经，与当归四逆汤热服，覆汗而热除，即以前方除去通草姜枣，加蝎稍陵鲤甲麝脐，丸服不令作汗，数日块绌痛止，但浊犹未净，或令嚼生银杏而痊，世人咸谓银杏涩精，殊不知其专涤败浊也。

泻痢兼伤寒论

问：泄泻皆脾胃之疾，何内经有风寒湿热之泄，且治泻多有兼用风药者。

曰：六气中，除燥气外，皆能为泻，其邪咸从经络入犯中土，所以治泻多用风药，即内因之泻，亦常兼用，如脾虚气陷作泻，用补中益气，必加羌防以胜湿，乃正治也，其五更肾泻，昔人皆谓肾虚，而用四神五味补敛之药，服之未必悉应，殊不知此皆酒湿入伤水藏所致，余尝用金匱泽泻汤加姜辛五味 之属，往往获效，又有脾肾俱虚之泻，若小便清利倍常，则泄泻大作，此降泄多而升气少，切不可用苓泽之类，且关门失守，肾气空虚，亦不得用升柴等药，惟宜附子理中，加紫石英赤石脂红豆以固敛之，如素有酒积食积，痰湿水饮，或积兼气滞顿泻而兼感外邪者，并宜香苏散为主，酒积合泽泻汤，食积合平胃散，痰湿合二陈汤，水饮合五苓散，气滞合四七汤，泻症繁多，聊举一二为例，馀可类推矣。

问：滞下以通利为务，若兼感风寒而与通利，能无妨於表症乎。

曰：痢疾多患於夏秋，本无伤寒之理，然初秋常有非时暴寒，或久痢延至冬时，及休息痢，多有兼外感者，既有表症，自应救表，但须审本病之新久虚实或气分受伤，或血分受伤，或气血并伤，叁酌而治可也，夫痢之通利，不过弃初起湿热全盛时，及为相宜，然在元气虚人，伤犯胃气，多有瘵啻不食，下利不止而危者，当知积滞原系肠中津液，因气不统端而为败垢，惟当宣通其气，则失统之败垢自下，未伤之津液自安，後重窘迫自除矣，近世但守痛随痢一语，概以通利泻气之剂，施之久痢虚痢，吾未见有得愈者，况兼客邪为治乎，方书中原有胃风汤，治风毒下痢叁苏饮治下痢发热，白头翁汤治热痢下重，败毒散，治疫痢壮热籛旦汤，治血痢身热脉浮，阴旦汤，治血痢瘀晦腹痛，当归四逆汤，治下痢身热手足冷，五苓散，治下痢有热水道闭，升麻葛根

加犀角汤，治下痢身热发斑，调中饮，治下痢胸前手足阴斑，三奇汤，治久痢後重不除，补中益气汤治久痢元气虚陷，及症後病後一切虚痢，皆先哲之成，则未尝不用伤寒之法也，然非博闻广识之士，难以语此。

问：一人阴虚发热，下痢赤白，至夜烦渴不盛，或用凉血攻积药而死，一人阴虚发热，下痢五色，胸中常觉饥状，得食则胀，或用补中益气而死，一人阴虚发热，下痢不食，郭友三先生用猪苓汤，黄连阿襟汤而痊二，方并非下痢门中药，而用之辄应，何也。

曰：世患阴虚下痢者颇多，古人从未阐发，其症未有不发热不烦渴，不畏食，不见红，不夜甚者，盖阴气内亡，势必虚籛外扰，故治阴虚之痢，凉血死，攻积死，补气亦死，惟兼清解热毒，兼滋阴血，庶可保全，此用仲景少阴例中救热存阴之法，与金匱治产後下痢虚璫，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不殊也。

胎产兼伤寒论

问：孕妇百病以胎产为主，若有外感客邪，黄芩白术，仍宜用否。

曰：古人用黄芩安胎，是因于气过热不盛，故用苦寒以安之，脾为一身之津梁主内外诸气，而胎息端化之机，全赖脾土，故用白术以助之，然惟形瘦血热，营行过疾，而胎常上逼，过动不妻者，乃为相宜，若形盛气衰，胎常下坠者，非人参举之不安，形盛气实，胎常不端者，非香砂耗之不安，血虚火旺，腹常急痛者，非归芎养之不安，体肥痰盛，呕逆眩晕者，非苓半豁之不安，此皆治母气之偏胜也，又有父气虚臀，或有宿病而胎禀不固者，则当如父调理自安，若因风寒所伤，而胎不安者，则桂枝汤，香苏散，辄汤，凉所宜而用之，和解则小柴胡，柴胡四物，症则大柴胡，小承气，凉膈散，随上下轻重而施，伏邪时气，尤宜急下，此即安胎之要诀，内经所谓有故无陨是也，下药中独芒硝切不可犯，凡胎死腹中，及误断脐肠，胞衣上升，壮实人并用平骨散加芒硝，虚人理中汤，因外感伤胎者，五积散加芒硝服之，胞胎即缩小而下，走血之性可知，其半夏大黄，虽言孕妇忌服，然用之得宜，亦安胎圣药，若有客邪而用斲术，使热邪留连不解，反足伤胎，观紫苏饮，治孕妇风寒，恼怒喘胀，腹痛诸疾，即于本方除去川芎生姜，而加白术，为警生散，瘦胎饮，则以斲术为君，而加枳 豈二味专主安胎，又能滑胎耶，盖瘦胎饮一方，特为奉养太过，胎肥不能转端而设，今人不警此理，无故服

之，伤耗其气，临产无力送胎，反致难产，及酿成产後诸患者不少，良由不明虚实补泻故尔。

问：产後以行血为务，若有表邪而与行血得无引邪伤营之患乎。

曰：产後诸疾非行血则邪不去，即诸虚症，亦须血行其气乃复，第行之有方，不可过峻，凡产後危症，莫如三冲三急，三冲者，败血之冲肺冲心冲胃也，三急者，新产之呕吐泄泻多汗也，其用药则有三禁，禁佛手散，以川芎能发汗也禁四物汤，以地黄能作泻也，禁小柴胡，以黄芩能阻恶露也，然皆产後之常法，设有风寒危急，亦将守此坐令致毙乎，尝读金匱产後之例，有大承气汤，下瘀血汤，薏苡汤，三物黄芩汤等方，不能使人无讶，及见家严所治金圣祥妇，产後败血冲肺，发热面赤喘胀，人事不省用二味参苏饮，倍苏木加芒硝恶露即通而苏宋孝先次孙媳，产後发热头疼，腹中急痛，死绝复苏者再，与当归内补建中汤，得汗而痊，其长孙媳临产下痢，产後脓血无度，更兼感冒客邪而发热头痛，此血液大脱，胃气逮尽，非但难胜药力，即益母汤，亦伤胃难用，惟借金匱黄土汤之法，令以伏龙肝，炒黑查肉炒焦砂糖炒焦陈米，入姜枣煎成不时热服，取枯以去垢，而有温中止痢之功，姜枣以和营散邪，三日热退痢絀，果进糜饮，七日而痢全神矣，郑墨林夫人亦临产下痢，用连理汤加木香，二服而止，止後即产，产後呕吐大汗，以抵圣散去赤芍加炮姜黄连而安，徐日升妇，草蓐中发露得风，壮热头痛，面赤胸烦用香苏散加荆芥而热除，但手足心热，不时烦扰，善食易饥，二便不利，与三物黄芩汤而安，以上等治，未尝不用汗下，不用寒凉，而暴病势紧，不得不猛治者，下手稍软，去生便远，其病久气衰者，非但不可峻攻，峻补亦是不可，必缓剂轻调，以候胃气之复，务在临症权宜，若拘世俗之见而禁汗下专事血药以治胎产之疾我未敢信以为然。

经脉

经脉出自璣枢本当全篇融贯熟读，为医门之实学，第苦 0 缕交加，难于诵记，于是稍为裁削，略其繁词，兼取轩岐仲景切於经脉之文，参入一二，以为决诊之捷法，若言笔削圣经，则我何敢。

肺手太阴之脉，起於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膈膜遮膈浊气使不上薰心肺），布胸中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循内，下肘中，循臂内，入寸口循鱼际，出大指，其支者从腕後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是动（邪在气为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然而喘

(其脉布胸中故病喘 肺宜温润燥则病寒亦病),胸中痛,缺盆中痛(缺盆乃手足阳明脉气所发肺病则胃气不升大肠之气不降故气不行而痛),甚则交鬲手而瓚(瓚麻木不仁也),是主肺所生病者(其在血血为所生病),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臂内前廉痛,气盛有馀,则喘渴,胸盈仰息,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风寒在表故汗出中风邪伤其气故小便数而欠欠少也),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气虚则痿病故为痛为寒而怯然少气金衰则水涸故膀胱气化不行而溺色黄赤也),气绝则皮毛焦,爪枯毛折,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虚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於大指次指之端(肺脉出次指大肠脉即受肺交而起食指),出合谷鬲骨之间,上入鬲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外前廉上肩出髀(音余),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大肠上接小肠下接回肠传送不洁之物必待肺气下行故与肺为表),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是动,则病齿痛(必要热饮),颊肿,是主津所生病者(大肠与肺为表 肺主气津由气化故凡大肠之或泄或闭皆津所生之病也),目黄口乾,衄[能言],腹中雷鸣切痛,感寒则泄,气常冲胸,疰(日发而渴)肩前痛,次指不用,气有馀,则当脉所过者热肿皮肤谷谷然坚肿而不痛,虚则寒栗不复,肩背肘臂外痛,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胃足阳明之脉,起於鼻之交中,入上齿挟口环唇,出人迎(内名在面),络於目(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上耳前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下人迎(穴名在颈动脉应手),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挟脐入气街中(气冲穴也),其支者,起胃口,循腹,下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伏兔在膝上六寸髀关在伏兔後)下膝腘中,循胫外廉下足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膝,入次指外间(按足阳明属充内庭陷谷皆在次指璣枢甲乙脉经俱作中指误),其支者,别眇上入大指间出其端。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颜黑(伸欠类黑土胜水也)恶人与火(胃则热,热则恶火),闻木音则惕然而蚤(土恶木邪故也),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痿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贲响腹胀(火盛与水相激故激搏有声即肠鸣也本输篇云大肠小肠皆属于胃),骂詈不避亲[土热啤蒸于心胸神明则乱也],是主血所生病者(阳明多气多血是主血所生

病), 狂症(间日发而不渴), 湿淫(湿浊下渗也), 阴痿足废(冲督带三脉皆聚, 筋明主润宗筋, 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汗出, 衄, 唇濇, 暴难言, 甚则不能言, 面肿齿痛(必恶清饮) 口唇唇(人中肿也), 面赤热, 颈肿喉(不能言), 大腹水胀(土病不能制水也), 膝腘肿痛, 膺乳气街股外廉, 足腓上皆痛, 次指不用, 腹倥胀, 胃当脐而痛, 上支紫豆, 膈塞不通, 饮食不下, 胃中不和则不能正偃, 腹中鸣, 身重难以行, 胃热则宗气喘数(胃之大络名虚里出左乳下其动应衣宗气也), 气盛, 则身以前皆热, 消谷善饥, 溺色黄(此筋明热在经在府之辨也) 气不足, 则身以前皆寒栗, 胃中寒则胀满(此筋明虚寒在经在府之辨也), 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 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脾足太阴之脉, 起于大指之端上内踝(音哇), 循股内前廉, 入腹属脾, 络胃, 上膈, 挟咽, 连舌本, 散舌下, 其支者, 复从胃别上膈, 注心中。是动, 则病本强, 食则呕(脾气暖则健故食易消寒则衰故食不化而呕逆), 胃痛, 腹胀善噫(脾脉入腹属脾络胃故为痛为胀阴盛感而上走筋明故气滞而为噫), 得後与气, 则快然如衰(病後失气则快然如病衰但倦怠耳) 身体皆重(脾湿之气下流也), 是主脾所生病者, 舌本强(气病则强血病则痛) 烦心下急痛, 寒疝溏泄(脾寒则为溏泄脾滞则为疝), 水闭黄痺不能卧(水气逆满伤气也), 善饥善味肉痿, 足不收行善衄, 强立股膝内肿, 厥大指不用, 寒甚则厥而响响然, 腹中谷谷便溲难, 心痛引背不得息, 实则腹胀溲不利, 身尽痛虚则四肢不用, 五藏不安, 百皆纵腹大肠鸣泄面黄不嗜食, 食不化怠惰嗜卧九窍不通身体不能动摇, 当脐上下左右动气, 气绝则脉不营肌肉, 舌萎人中满唇反盛者, 寸口大三倍于人迎, 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手小阴之脉, 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 络小肠其支者, 从心系上挟咽, 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上肺, 出腋下, 下肘内, 循臂内後廉, 入掌内, 循小指之内出其端(心系有二一则上与肺通为心包络之系一则下络小肠为周身血脉之总司)。是动, 则病瘵乾心痛渴而欲饮(心火炎则心液耗故渴而欲饮), 善笑善忘, 眩仆烦心, 善蚤不寐是主心所生病者, 目黄, 膺背肩胛满痛, 臂内後廉痛, 厥掌中热而]疮疡, 舌乾焦苦, 消渴舌破心胸间汗, 实则笑不休, 虚则悲, 胸腹大胛下与腰相引而痛, 气绝则脉不通, 血不流, 髦色不泽, 面黑如漆柴, 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 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小肠手太籛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紫筋间上循外後廉，交肩上，入缺盆，上冲心，贯肝肺，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髡(音抽)抵鼻，至目内眦。是动，则病瘰疬，颌肿不可以顾痛在颈侧也，肩似拔，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小肠主泌别清浊宿则清浊不分而流衍无制是主液所生病也)，耳聋目黄，颊肿鼻]不成流)，颈颌肩 肘臂外，後廉皆痛虚则小腹控辜(音高)，引腰脊上冲心而痛，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膀胱足太籛之脉，起於目内眦(睛明穴也)，上额交 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 闪，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贯 D7 入 中，其支者，从 内左右别下贯脾，挟脊内过髀枢，下合 中，以下贯 内(内音湍足跟也)至小指外侧。是动，则病冲头痛(邪循经上而痛也)目似脱，项似拔(痛在项後不可 仰)，脊痛腰似折(痛上寒)，髀不可以曲，如结，内如裂是主骨所生病者(肾主骨膀胱为肾之府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筋所生病者误)，痔疝(虚则痔盛则疝)，狂癡疾(邪入于籛也)头僂(音信)项痛，目黄(为畜血)，泪出 则成流)，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胞 少腹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也项背腰 D8 内脚皆痛，小指不用，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走足心，循内踝後别入跟中，出 内廉上股内後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横骨中挟脐，循腹上行而入肺(横骨一名下璫)，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肾藏有二其脉交通水火左者直上入肺而循喉挟舌右者直行脐腹而上络心胞越人以右肾为命门非也)。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阴火上弃虽饥不欲食也)，面如漆柴(肾水枯也)，唾则有血(真阴损而延及其母也)，喝喝而喘(肾水不能上通于肺也)，口乾吕血坐而欲起(阴虚籛扰而不能静也)，啞啞目如无所见(目之明在瞳子瞳子者骨之精肾气内夺故目啞啞如无所见也)，心如饥若饥状(心肾不交则精神离散故心如悬阴虚则内馁故常若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如人将捕之(肾主志为恐肾气怯故惕如人将捕之)，是主肾所生病者，耳鸣遗泄口热舌乾，咽肿上气，瘰疬及痛(厥气走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自利口热如襟)烦心痛(痛引腰脊而欲呕)，黄瘵

(水虚土 故为瘡其额上必黑), 肠 (肾开窍于二阴故为肠 寒则利清谷热则便脓血), 脊股内後廉痛痿厥嗜卧泄利下重, 足下热而痛, 小腹急痛, 腰下冷痛, 自言腹胀满, 而 不满, 胫肿烦冤 (烦为烦扰冤为冤热) 骨痿不能起, 萌中清 (萌音抄季佷下也) 指清黑, 清厥意不乐, 四肢不收, 身重, 寝汗出憎风, 气绝则肉软怯, 齿长而垢, 发无泽, 盛者大再倍於人迎, 虚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於胸中, 出属心包络 (诸邪之在心者皆心包络受之) 下膈, 历络三焦, 其支者, 循胸出佷, 下腋循内, 入肘中, 下臂, 行紮筋间入掌中, 循中指, 其支者, 别掌中, 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无名指也)。是动, 则病手心热, 臂肘变急, 腋肿, 甚则胸佷支满, 心中 大动面赤目黄, 喜笑不休, 是主脉所生病者 (诸脉虽属于心而行太阴肺部脉之端动皆由包络之火故又为阴包所主), 烦心心痛 (痛引腋佷而欲) 掌中热 (脉起心胸入掌中也) 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 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三焦手少籛之脉, 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紮指之间, 循手表 , 出臂外紮骨间, 上贯肘循 外, 上肩, 入缺盆, 布 中, 散络心包下膈, 循属三焦, 其支者, 从 中, 上出缺盆, 上项系耳後, 出耳上角, 以屈下颊至髻, 其支者, 从耳後入耳中, 出耳前交颊至目锐篇 (三焦有上中下之名其形则一在七节紮肾之中所谓上焦如雾中焦如沕下焦如渌者是形容三焦之用非 有三处也)。是动, 则病耳聋, 浑浑 而痛, 癢肿喉 (三焦之气通于喉喉不和则肿矣) 往来寒热, 是主气所生病者 (三焦为决渌之官水病必由于气也) 汗出, 目锐眦痛颊痛, 耳鸣耳後肩 肘臂外皆痛, 小指次指不用, 腹气满, 小腹尤坚, 不得小便溢则水留即为胀, 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 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胆足少籛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 下耳後, 循颈至肩, 上入缺盆, 其支者从耳後, 入耳中出走耳前, 至目锐眦後, 其支者, 别锐眦, 下人迎, 合手少籛, 抵髻, 下颊车, 下颈, 合缺盆以下胸中, 贯膈, 络肝, 属胆, 循佷 , 出气街, 绕毛际, 横入脾厌中 (即脾枢), 其直者, 从缺盆下腋, 循胸, 过季佷下合脾厌中, 出膝外廉, 循足眇, 入小指次指之间, 其支者, 别足眇, 入大指间。是动, 则病口苦 (胆病则液泄故口苦), 呕宿汁, 善太息 (胆啤则气不舒故善太息), 惕, 心下 恐人将捕之, 癢中介介然数唾, 心佷痛, 不能转侧 (足少籛之别贯心循肋 故病则不能转侧), 耳无所闻, 甚则面有微尘, 体无膏泽 (胆病则春升之令不行如木之枝

叶凋瘁而色枯槁也),足外反热,是为筋厥(病本属火故为筋厥),是主筋所生病者(肝主筋胆为肝之府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骨所生病者误),头角颌痛,目锐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挟瘦,汗出振疟(胆居表之半阴胜则振寒筋胜则汗出故疟),胸脘膝胫踝前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少筋终者耳聋,百节尽纵,目系绝,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上循足眇,上内廉,循阴股,环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亘肋,循喉咙之後,上入颞颥,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是动,则病闭目不欲见,人腰痛不可仰(痛上热),丈夫颊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咽乾面尘脱色,淅淅时寒热,絮亘下痛引少腹,上下无常处,淋溲便难,亘痛支满,手足青,面青面青唇黑,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作酸瘃泄狐疝疔,遗溺闭癃,颊肿喉(吐脓血),吐血下血(暴涌不止),恶风,浑身酸麻疼痛,四肢满闷,筋痿不能起,阴缩絮筋急,转筋足逆冷,胫酸阴,盛则善怒忽忽,眩冒(眩端也),而巅疾(巅顶痛也),气逆则头痛耳聋,目赤肿痛,虚则目啞啞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善恐如人将捕有三足少阴是肾藏精气虚衰足少筋是胆虚寒涎渍沃足厥阴是肝虚神魂不盛一属精伤一属涎沫一属血虚不可不辨),气绝,则筋急引舌与卵,唇青,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虚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奇经

脉有奇常,十二经者常脉也,所见诸症皆平常无奇其奇经八脉交加中外,络绎诸经,所见诸症皆忽起忽伏,脉亦竒去竒来,故谓之奇,旧说以为奇偶之奇,恐非至当,若尔,则不应有阴筋维(音穹平声)之偶矣,所谓督脉督于身後诸筋,任脉任於身前诸阴,冲为诸脉之海,又为血海,筋维维络诸筋,主一身之表,阴维维络诸阴主一身之,筋得足太筋之别,主一身左右诸筋,阴得足少阴之别,主一身左右诸阴,二皆起跟中,使人捷,带脉横束季亘,约束诸脉,为诸经之别贯,各有专司,盖人身之气血,常行於十二经而後及於八脉,若受邪则先伤八脉。而後传次六经,所以越人譬之蟄渠,蟄渠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也。

督脉起於下瑯之俞(音殊),并於脊,上至风府(项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入屬於脑,筋脉之海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後绕臀,至少阴与巨筋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後廉贯脊属

肾，与太髻起於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紫目之内中央。动苦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後为冲疝其女子不孕，癥瘕遗溺，瘕，乾卒口噤，背反张，衄，腰背强痛，不得仰，脊强反折及痛，头重不举，大人癡疾，小儿风痿，其脉直上直下而中央浮，或尺寸强，俱直而浮者，督脉也。

任脉起於中膻之下，以上毛际，循腹，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络舌，阴脉之海也，同足三阴并行腹，其浮於外者，出毛际，循关元石门(即丹田)气海，而历三，循中，至缺盆(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 M1)。动苦少腹绕脐引阴中切痛(入房太过冲督任受伤多此)，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月事不以时下，腹皮急，腹中有气如指上抢心，不得仰拘急(志欲不遗阴火上乘多此)，其脉横寸口，边丸丸紧细而长，或弦，出寸口上鱼际而丸滑者任脉也，冲脉起於少腹之内胞中，为血之海也，其浮於外者，起於气街(即气冲在少腹)，并足少阴之经(难经云并足髻明之经以穴考之足髻明挟脐各二寸而下行与冲脉会于宗筋足少阴挟脐五分而上行针经所载冲脉在腹关元等穴皆属少阴非髻明也明矣)，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冲脉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背，为经络之海。动苦逆气急，气上冲咽喉不得息，喘息有音不得卧，腹中刺痛拘急，寒气客於冲脉，则脉不通，故喘动应手，有寒疝痛，则上引胸中也，其脉直上直下而中央牢者，冲脉也，凡人紫手脉，浮之俱有髻，沈之有阴，阴髻皆盛，此冲督之脉也(冲主沈牢督主浮革)，冲督为十二经之道路，冲督用事，则十二经不复朝于寸口，其人恍惚痴狂，刺冲督，髻维起於诸髻之会(诸髻皆会于头)，主持卫气，其脉发於足太髻外踝，循膝外廉，上髀关，抵少腹，侧循佞肋，斜上肘，会手足太髻髻於俞(在背後胛上谷中)，上循耳，会督脉於风府，上脑空，下至风池，与诸髻会於头。动苦寒热(髻维为病在表故苦寒热而足太髻少髻始终联附故二经为病苦寒热)，腰痛，痛上怫然肿，又腰痛不可以，则筋缩急，肌肉皮肤痛，下部不仁，汗出而寒，羊痿倒仆(多发于日)，手足相引，甚者不能言，若髻维不能维於髻，则溶溶不能自收持(溶溶缓纵貌)，其脉从尺外斜上至寸而浮者，髻维也，阴维起於诸阴之交(诸阴皆交于胸)，主持营血，其脉发於足少阴内踝，循股内廉，上行入少腹，会足三阴，上腹(去腹中行四寸半)循佞，会足厥阴於期门(直乳下一寸半)，上

胸亘挟咽，与任脉会於颈。动苦心痛(阴维为病在 故苦心痛阴维虽交三阴 与任脉同归故心痛腹痛多属少阴而兼阴维任脉也) 亘满腰痛，甚则悲以恐癡疾失音(多发于夜)，肌肉 汗出恶风身洗洗然(洗与 同)，若阴维不能维於阴，则怅然失志，其脉从尺内斜上至寸而沈实者，阴维也。

籀 起於跟内，出外踝直上循股外廉，循亘後胛上，行肩膊外，上挟口吻，至目内，上行发际後入风池。动苦缓纵不收，阴缓而籀急(籀 脉急当从外踝以上急蹇踝以上缓)，腰背痛，羊蓐倒仆(多发于日)，恶风偏枯， 虬^强，目 不得瞑其脉寸口左右弹，浮而细绵绵者，籀 也。

阴 起於然谷之後，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中，上循胸，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鼻属目内眦，至咽喉，交贯冲脉。动苦拘急不弛，籀缓而阴急(阴 脉急当从内踝以上急外踝以上缓)少腹痛 急，腰痛相引阴中，男子阴疝，女子漏下不止，癡疾寒热(多发于夜)，皮肤淫，风痲，目闭不能开，其脉尺内左右弹，沈而细绵绵者，阴 也。

带脉起於季肋围身一周，如 带然，与足少阴会于十四椎(自上而下则十四椎自下而上则七节)，十二经与奇经七脉，皆上下周流，惟带脉横 如带而冲任二脉循腹亘夹膀傍传流於气冲属于带脉络，于冲脉冲督任三脉，同起而彙行，一源而三璡，皆络带脉。动苦腹满腰溶溶若坐水中腰腹纵，如囊水状妇人腰痛少腹痛 急，牵引季肋下空软处，月水不调，赤白带下其脉中部左右弹，而横滑者，带脉也。

諡气

谚云不读五諡六气，检偷□ 所以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諡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籀大论补入经中，後世以为右圣格言，孰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时有常位而气无，必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非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璡，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故余仅取司諡规例，详释其义，以资顾问，其六元正纪中之某岁某气当见某病，世所最重者，概不采录。

甲巳之岁土諡统之乙庚之岁，金諡统之丙辛之岁，水諡统之，丁壬之岁，木諡统之戊癸之岁，火諡统之五諡之化有常数，主客之諡有递代，盖六气之有主客，五諡亦有主客，主諡皆起于角，以次相生，如木主春令而为角，火主夏令而为徵，土主长夏而为

宫，金主秋令而为商，水主冬令而为羽，每端得七十三日五刻，与六步主气同，但岁气有阴裊主端分太少假如甲年为籥土，则主端始太角，而生少徵太宫少商太羽已为阴土，则主端始少角，而生太徵少宫太商少羽，此主端之气，必始于角而终于羽也客端亦一年五步假如甲己为土端，甲属籥土，甲年则太宫初端，少商为二端，太羽为三端，少角为四端，太徵为终端，己属阴土，己年则少宫为初端，太商为二端，少羽为三端，太角为四端，少徵为终端，太少相生凡十年一主令而竟天干也，但主端则必始于角紮终于羽，客端则以本年中端为初端，以次相生此主端客端之所以有理也。

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阴卯酉之岁，上见籥明辰戌之岁，上见太籥巳亥之岁，上见厥阴。

主气者地气也如厥阴风木主初气，少阴君火为二气，少籥相火为三气太阴湿土为四气，籥明燥金为五气太籥寒水为终气君，相二火相随为一岁之主有常无变，故少籥相火继君火行令，循序而生湿土，所以土阴土居相火之後气之顺行者也客气者，天气也如子午则太籥为初气，厥阴为二气少阴为三气，太阴为四气，少籥为五气，籥明为终气，丑未则厥阴为初气，寅申则少阴为初气，卯酉则太阴为初气，辰戌则少籥为初气，巳亥则籥明为初气，盖初气皆起地之左间也，而客气之湿土，居相火之前，乃阴籥先後之数也。按六气分正化对化，如子丑寅卯辰巳为对化，对司化令之虚，则胜而有复，午未申酉戌亥为正化，正司化令之实，则胜而不复。

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帝曰：愿闻其道也岐伯曰：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

帝曰：天地之气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气，胜复之作不形于诊也，脉法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此之谓也，帝曰：问气如何，岐伯曰：随气所在，期于左右，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不当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阴籥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後乃可以言死生逆顺也。

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大小齐等，命曰：平阴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视岁南北若知矣。

(甲子甲午)南政少阴司天，籥明在泉，则紮寸不应。(初气太籥二气厥阴三气少阴四气太阴五气少籥终气籥明)

(己巳己亥)南政厥阴司天,少籥在泉,则右寸不应。(初气籥明二气太籥三气厥阴四气少阴五气太阴终气少籥)

(己丑己未)南政太阴司天,太籥在泉,则左寸不应。(初气厥阴二气少阴三气太阴四气少籥五气籥明终气太籥)

(己卯己酉)南政少阴在泉,籥明司天,则紫尺不应。(初气太阴二气少籥三气籥明四气太籥五气厥阴终气少阴)

(甲寅甲申)南政厥阴在泉,少籥司天,则左尺不应。(初气少阴二气太阴三气少籥四气籥明五气太籥终气厥阴)

(甲辰甲戌)南政太阴在泉,太籥司天,则右尺不应。(初气少籥二气籥明三气太籥四气厥阴五气少阴终气太阴)

(丙戌庚壬子午)北政少阴司天,籥明在泉,则紫尺不应。(初气太籥二气厥阴三气少阴四气太阴五气少籥终气籥明)

(乙辛丁癸巳亥)北政厥阴司天,少籥在泉,则左尺不应。(初气籥明二气太籥三气厥阴四气少阴五气太阴终气少阴)

(乙辛丁癸丑未)北政太阴司天,太籥在泉,则右尺不应。(初气厥阴二气少阴三气太阴四气少籥五气籥明终气太籥)

(乙辛丁癸卯酉)北政少阴在泉,籥明司天,则紫寸不应。(初气太阴二气少籥三气籥明四气太籥五气少阴终气少阴)

(丙戌庚壬寅申)北政厥阴在泉,少籥谷天,则右寸不应。(初气少阴二气太阴三气少籥四气籥明五气太籥终气厥阴)

(丙戌庚壬辰戌)北政太阴在泉,太籥司天,则左寸不应。(初气少籥二气籥明三气太籥四气厥阴五气少阴终气太阴)

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

司天在泉四间气者,客气之六步也,凡初气为左间,二气为右间,三气为司天,四气为左间,五气为右间,终气为在泉,故曰司左右者为间气,每气各主一步,又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故曰岁半已前,天气主之,岁半以後地气主之。南北政者,即甲己为南政,馀为北政是也,谓南政之年,南面行令,其气在南,故寸为上而尺为下,左右俱同,北政之年,北面受令,其气在北,故尺应上而寸应下,是以司天应紫尺,在泉应紫寸也。脉不应者,指少阴所居之处而言,故曰阴之所在,而三阴以少阴居中,太阴居左,厥阴居右,随南北二政以定上下也,故曰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反其诊者,谓南北相反而诊之,北政之年,少阴司天,则紫尺不应,太阴司天,则少阴在右,所以右尺不应,厥阴司天,则少阴在左,所以左尺不应,南政之年,少阴在泉,则紫尺不应,太阴在泉,则少阴在右,所以右尺不应,厥阴

在泉，则少阴在左所以左尺不应也。

厥阴司天，其化以风，少阴司天，其化以热，太阴司天，其化以湿，少蕤司天，其化以火，蕤明司天，其化以燥，太蕤司天，其化以寒，以所临藏位，命其病者也。

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 覓惜圻 H，少蕤之至大而浮，蕤明之至短而涩，太蕤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蕤易者病死。

大寒至春分为初之气，厥阴风水主令其脉乍大乍小，乍短乍长。春分至小满为二之气，少阴君火主令，其脉浮大而短。小满至大暑为三之气，少蕤相火主令，其脉洪大而长。大暑至秋分为四之气，太阴湿土主令，其脉缓大山长。秋分至小雪为五之气，蕤明燥金主令，其脉紧细而微。小雪至大寒为终之气，太蕤寒水主令，其脉沈短而敦。

方宜

医以天下民生为已任，当具通天下之才识，非襟执一己之见，固守一隅之法者之所能管窥也，吾絳为五方杂处之地，南北土商云集，苟未明水土之刚柔，风气之强弱，资 D9 之偏胜，而欲妄治遐方游客，或客游他地治病，则与圆瑛方凿何璋哉，况客游治病，与治 客之病，其法悬殊，设游艺他方，惟随其地之风土，若遐方流寓，又须详彼处之资 D9，此地之风土，方始合宜，故经有一病而治各不同，地势使然之语，圆机之士，能於是触类旁推，匪特行之方内，虽广诸璋域，可以无间然矣。

东方发育之地，土膏气泽，冬鲜凛冽之寒，四序常行春令，俗尚华而少实，病多热中僂糲，而无真中风寒，即使外感内伤，总由理僂□稜，中热气伤所致，详热气中僂糲四字，已道尽东方元气病情矣，按絳越皆居东方，而江南元气最薄，病则虚热居多，温顺为宜，苦寒切禁，江北则接壤东鲁，其间元气，虚实兼半寒热补泻随宜，江左地气稍厚，略觉奈病胜药，江右则南近闽粤，内连荆楚，得火上之余气，是以不任温补，然亦不胜酸攻，惟清理中外为宜，大抵东方所 D9 孱弱，宜宗东垣复 ，而丹溪则宜於江之左右，新甫则偏宜江南，若河间戴人之法，非西北资 D9 刚厚人断断不可效用也。

南方长养之处，蕤盛气泄，穷冬 服 衣，四序常行夏令，缪仲淳云：蕤燠既泄，则使人本气不坚，民虽致理，而雾露不时蒸发，人触之者，未免多挛 之患，其稍不致者，则有瘴疠之虞矣，即居无病之人，气多上壅而少下降，以故时嚼槟榔，唾皆赤色是以

土人有天蛮不下雪，地蛮不落叶，人蛮日吐血之语，其患瘴疠之症，亦发热头胀胸满呕逆，与伤寒相似但治法与伤寒迥异感之轻者，但食槟榔散滞气，胸膈宽舒即愈，重则必需芳香正气之剂开发中气为主，若误行表散则箴气愈泄，表气愈虚，邪弃虚扰，发热愈无抵止矣，凡岭南之乡，天晴亦多雾露，罕见日色，岚湿与暗暖交升，蛊毒与鬼戾并虐，感之必内应湿土，中气先伤，故瘴疠之治，与疫疠彷彿，但广粤正向离明，黔滇斜临坤位，咸多湿热气蒸，闽虽未梅岭，已得南方气候，水土皆泄而不收，纵有大头瘟虾蟆瘟等疫，悉属箴邪其毒亦易解散非若北方之地脉坚厚，阴邪积而不发，发则旦发夕死，如绉衷瘟黑骨瘟等症之暴绝也。

西方收引之界，金沙之域，地高土厚，多风四序，常行秋令，其俗刚毅而不阿，其民不衣而褐荐，华实而脂肥，则知西域D9赋与关西无璋，然蜀直指兑泽元气与人文俱厚，有峡三倒流之势，关西正当北斗，地气与人文俱伟，有剑倚崑崙之概，以其材质俱D0表俱充故邪弗能伤之也，惟是内气壅盛，故治宜毒药，如西域倒仓，子和漏下等法，观内经病生於内，治宜毒药，一方风气主治，了无馀蕴矣。

北方闭藏之境，阴盛气沈，春夏草木不生，四序常行冬令，民D9坎水而生故常以水为事，且性好乳食，所以藏寒生满，则内因之症也，至於乐野处，冒风沙历冰雪，其寒可以断指裂肤，反不言伤寒之病者，以致理惯拒严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即得伤之，其气坚固不能便入於，故感之轻者，但需鸡汤面食，助其肝，实其胃自能祛邪作汗，若伤之重者，竟行辛热表散，气壅滞便与苦寒峻攻，非若东南之元气瘠薄，投剂稍重，便致变症蜂起也，惟是肾气素劳之人，邪弃虚入而为卒中之患者是必峻用温补然煤火内蕴，须兼苦降之味，以防火炎竭泽之虞，盖煤为水土之精，人食其E1长气于阴中之箴，所以力能壮火伤阴，可不预为调制乎，复有车尘马足之劳，不内外因之候，又宜导气和，不宜升发温补，若以南方内伤劳倦例治之，愈益其壅满矣，然燕与晋鲁皆北，燕则左河右岱，地气最厚，鲁虽偏居良土，风气已北晋抵关西，惟一河之限元气之充实，大率相类，其治亦相类。

中央正中之位，水土平湿万类各得其和，四序各行其令，民虽食杂不劳，而多痿厥寒热者，良由水土平湿使然，以其食杂不劳，元气平治所伤亦轻，故导引按，便可愈之不必毒药内治针石外

治也，然此言平气所致，若伤寒卒病，其可拘於此例乎，盖中央虽居正位，四维八域之气，皆得干之所以仲景有寒热补泻之不同，立法皆随病制宜，以为天下万世则，而於中州更宜，按仲景为南籀圣医，吏治长沙皆不离洛楚之地夫洛与楚，皆居中央而楚则交界江右，稍偏于南所以一切温补，皆为掣肘，以其地气浑厚，民多温饱，是以不须补益，洛则水土平湿，平湿则气柔气，柔则受补矣，经言：治所以理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石顽老人诊宗三昧序

夫人身犹天地也，天地失和，则宇宙为殃，人身失和，则四体为病，所以主之者，在天地稚君，人身惟心，故心为君主，君失其治，则宇宙灾困，心失其养，则四体疾，其弭灾困，惟相之调和 M2 理，治疾，亦惟医之调和 M2 理，故曰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然相失政则残民，医误治则残命，相之与医，岂易言哉，盖天地之九州，天地之九野，人身为九藏，又石为之骨，土为之肉，江河为血液，草木为毫发，道路为脉络，风为气，雨为汗，雷为声，凡此则人身无不合於天地者，天地有灾，莫不载闻道路，人身有疾，莫不见诸脉络，故治疾必要於测脉也，予当治邑江城，署多奇疾，遣识张路玉先生，其察脉辨病症，补虚实，应如鼓桴，因问之曰：人身脉络盖多，取病何独决紫腕，云：紫寸为心肺之关隘，一身之所主，犹君相之都邑，天下之总会，故天下灾无不肇於都邑，一身病无不形於紫腕也，人之六脉，犹近之六部，天下刑赏与罚，莫不由此，然其昂藏磊落，风论卓绝，B0 越常识，其能揣天时於指掌，决生死於须臾，又非泛泛可及知，无经天纬地之才者，不可与言医也，以之为良相，又谁曰不可，後以脉学一书，索序曰诊宗三昧，予虽不知医，观其论天地阴籀之常变，出川草木之脉理，璣机独发，无不贯通造化，予所云为良相信然，时因取召赴都，碌碌未遑诺就今於职务瘁劳，嗽疾复生，思良医不可得，因述数语邮寄，以志仰云。康熙己巳即墨通家弟郭 石顽老人诊宗三昧

长洲张登诞先编次

宗旨

石顽老人，趺坐绳劣，有弟子进问医学宗旨，老人恍然叹曰：崇古圣人立一善政，後世辄增一害民之事，只今伪君子之风，良由文字天生民之患，咎始神丹，吾尝纵观万类，无物不有成败之机，人禀造化之璣不能超乎万类，地水火风，常交战於一体，虽

有志者，不无疾之危，一有小剧，即从事于医药往往贪生失生，深可哀悯，逮如下愚无知，罔悟前车已覆之鉴，缘是不得正命者，日以继踵，若夫未誓不敢尝者，自古及今，能几人哉，当世之名於医者，有三种大病，一种藉世医之名，绝志圣学，株守家传，矜言削伐，不顾本元斯皆未闻大道之故，一种弃儒业医，徒务博览，不卒师传，专于温补，璫诋苦寒，斯皆不誓权变之故，一种欺世盗名，藉口给之便佞，赖声气之交通，高车 术，曲为趋时，日杀无辜，以充食客之肠，竭厥心力，以博妻孥之笑，斯皆地狱种子，沈沦业识之故，此三种病，非药可除，吾今伏医王力端六通智开个教外别传，普救天扎，底微妙法门，汝等若有疑团，向前执问，但须迅扫胸中积染，向白地上从新点出个指下工夫，若能顿然超悟，立正宗风，何虑不直接南籛先师一脉乎。

医学

或问医药之书，汗牛充栋，当以何者为先，答曰：医林著作日繁，葛藤益甚，而识见愈卑，总皆窃取狐涎，罗剩语，从无片言发自己意者，吾故曰：教外别传，不欲汝等堕诸坑堑也，近来留心斯道者，纷如泥沙，求其具夙根者，卒不可得，是不得不稍借文字，以为接引之阶梯，但此夺权造化，负荷非轻，即有真心向道，以天下生民为已任者，入门宗 E2 不慎，未免流入瑣端，向後虽遇明师检点头绪决不能清，头绪不清，审症必不能璫，审症不璫，下手亦无辣气，安望其有转日回天之功乎，有志之士，务在先明璫枢素问，伤寒论金匱要略四经，为医门之正法眼藏，然皆义深词简，质奥难明，读者不可随人作解，以障已之悟门，或遇不能透脱处，撞着银山铁壁相似，於挨 出 J 处，忽地顶门迸裂，自然洞若观火然後看古人注释，却不仍其纍纍直待胸中学识坚固，随意综览诸家，无往不受其益，即如蕨张李朱，世推四大家，观其立言之旨，各执一偏河间之学，悉从岐伯病机十九条入首，故其立方，一於治热，戴人专於拨乱除邪上起见，故汗吐下法，信手合辙，要知二子道行西北，地气使然之故，不可强也，东垣志在培土以发育万物，故常从事乎升籛，丹溪全以清理形气为本，故独长於湿热，二子之道虽皆行於东南，然一当颠沛，一当安和，补泻升沈之理，不可不随时管变也，在学识粗浅者，不能委悉其全，即当因材施教，指与个捷径工夫，一般到家，惟脉学之言，自古至今，曾无一家可宗者，某不自揣，窃谓颇得其髓，惜不能力正习俗之讹，咸归先圣一脉，是不能无愧於心，或云：夫子之道，昭乎日月，而尚有不辨明暗者，何也，曰：

是某之机缘不契，亦蓋生之机缘不契也，教弃所谓时节因缘，非可强也，吾闻佛法无边，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化导无缘，岂区区智力，能充法界，使悉归心至教，乎今观游时师之门者，一皆羊质虎皮，问其所学，无非伪诀药性等书，家弦户诵，不过如斯，今古相仍，莫知其谬，盖伪诀出自高箴，生昔戴起宗尝着刊误以辟其妄，而聋聩之师，犹视以为资生至宝者，以其编成，俚语，易於习诵也，药性赋不知出自何人，乃妄诬东垣所着，尤为发指，吾愿祖龙有知，凡有二书处，请用从火，造福无涯矣，至于王氏脉经，全氏太素多拾经语，溷厕杂毒於中，偶一展卷，不无金屑入眼之憾，他如紫虚四诊，丹溪指掌，婴童枢要，濒湖脉学，土材正眼等，靡不称誉於时，要皆刻舟求剑，按图索骥之说，畚夫得心应手之妙，如风中鸟迹，水上月痕，苟非智慧辨才，乌能测识其微於一毫端上哉，只今诸方云集，向某问个脉法大义，吾当以三昧水，涤除尘见，显示个头头是道，底活法悟门，不涉纤微陈迹，便可言下荐机，学者毋以余言为尚璫也，要知冰即是水，别传之义，原不外乎轩岐仲景，祖祖相承之心印，但较当世所言七表八之法，趋舍殊途，宗旨迥乎角立耳。

色脉

或问人身四支百骸，藏府经络诸病，皆取决于三部，究竟脉属何类，动是何气，而诊之之法，一如古圣所言否，答言，脉本营气所主，为气血之源，故能出入藏府，交通经络，行於肯綮之间，随气上下鼓动，其指下发现之端，或清或浊，或小或大，或偏小偏大，虽言禀赋不同，实由性璣所发，非可一途而取，纵古圣曲为摩写形象，以推阴箴寒热之机，然亦不过立法大义，明眼之士，贵在圆机活泼，比类而推，何难见垣一方，人盖脉之显着虽微，而所关最巨，其受气在混沌未分之先，流行在胚胎方结之际，天地万物，莫不皆然，如璇玑玉衡，江海潮汐，此天地脉諱之常也，白虹贯日，洪水滔天，此天地脉络之病也，穷冬闪电，九夏雹冰，此天地气交之乱也，天愁雨血，地震生毛，此天地非常之变也，至於夏暑冬寒，南暄北冽，乃天地阴箴之偏，人在气交之中，脉象岂能无璫，时值天地之变，诊切安得不殊，试观草木无心，其皮干茎叶，皆有脉络贯通，以行津液，顽石无知，亦中怀脉理，以通山泽之气，适当亢阴霖，严寒酷暑，则木石皆为变色，况於人乎，姑以脉之常度言之，其始从中焦，循肺一经而之三部，由中髻外，为身中第一处动脉，较诸他处不同，古人虽有浮沈滑涩等辩论之法，然究其源，有形之脉，乃水谷之精所

布，稟乎地也，其鼓端之象，是无形之气所激，稟乎天也，而交通天地之气，和合阴籛生生不息之机，此则稟乎气交也，况此气血之属，原不可以方圆端倪，即如人之面目，虽五官无璋，及细察之，千万人中，从未有一雷同者，经脉别论云：诊脉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故上古使儻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夫色者神气之所发，脉者血气之所凭，是以能合色脉，万举万全，得其旨，则心目昭如日月，洵非下士可得而拟议焉，阴籛应象论言，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籛，审清浊而知道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病所苦，观权冲规榘，而知病所主，按尺寸浮沈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则不失矣，此即能合色脉，万举万全之互词，然其所重，尤在适其性情，故诊不知五过四失，终未免为粗工也，迩来病家亦有三般过失，一者匿其病情，令猜以验医之工拙，一者有隐蔽难言之病，则巧为饰词，以瞒医师，一者未诊先告以故，使医溺于成说，略不加详，虽老成名宿，未免反费推敲，多有自认错谬，喻之不省者，苟非默端内照，鲜不因误致误也，坐次一人问曰：夫子每云能合色脉，万举万全，设有深闺窈窕，密护屏障，不能望见颜色，又当何如，曰：是何言之不聪也，尼父有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但须验其手腕之色泽苍白肥脊，已见一斑，至若肌之滑涩，理之 K，肉之坚软，筋之粗细，骨之大小，爪之刚柔，指之肥瘦，掌之厚薄，身之寒热，及乎动静之安危，气息之微盛，更合之以脉，叁之以症，则气血之虚实，情性之刚柔，形体之劳逸，服食之精粗，病苦之顺逆，皆了然心目矣，又问五色之应五藏，愚所共知，余皆学者未谙，愿卒闻之，以萧蒙昧曰：某所谓色脉者，仓公五色诊也，乃王机不刊之秘，知者绝罕，其间奥妙，全在资稟色泽，以叁脉症，如影随形守一勿失，璣枢所谓粗守，形上守义者，即此义也，夫神者色也，形者质也，假令黄属脾胃，若黄而肥盛，胃中有痰湿也，黄而枯槁，胃中有火也，黄而色淡，胃本虚也，黄而色黯，津液久耗也，黄为中央之色，其虚寒热之机，又当以饮食便溺消息之，色白属肺，白而淖泽，肺胃之充也，肥白而按之绵软，气虚有痰也，白而消瘦，爪甲鲜赤，气虚有火也，白而夭然不泽，爪甲色淡，肺胃虚寒也，白而微青，或臂多青脉，气虚不能统血也，若兼爪甲色青，则为虚寒之症矣，白为气虚之象，纵有失血发热，皆为虚火，断无热之理，苍黑属肝与肾，苍而理粗，筋骨劳也，苍而枯槁，营血之涸也，黑而肥泽，骨髓之充也，黑而瘦削，阴火内戕也，苍黑为下焦气旺，虽犯客寒，亦必

蕴为邪热，绝无虚寒之候也，赤属心，主三焦，深赤色坚，素稟多火也，亦而薄坚，营血之充也，微赤而鲜，气虚有火也，赤而索泽，血虚火旺也，赤为火炎之色，虑津枯血竭，亦无虚寒之患，大抵火形人，从未有肥盛多湿者，即有痰嗽，亦燥气耳若夫肌之滑涩，以徵津液之盛衰，理之 K，以徵营卫之强弱，肉之坚软，以徵胃气之虚实，筋之粗细，以徵肝血之充馁，骨之大小以徵肾气之勇怯爪之刚柔，以徵胆液之淳清，指之肥瘦以徵经气之荣枯，掌之厚薄，以徵藏气之丰歉尺之寒热，以徵表之阴籀论疾诊尺云：尺肤热甚，脉盛燥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斯皆千古秘密一旦豁然，询是临机应用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底第一义，稔须着眼。

脉位

或问古人以三部分别藏府，而大小二肠之脉，或隶之於紫寸，或隶之於紫尺，未审孰是孰非，愿示一定之理，以解学人之惑，答曰：皆是也，皆非也，似是而非者也，缘经无显论，所以拟议无凭，要知紫手三部，咸非藏府定位，不过假道以行诸经之气耳，观璣枢经脉，虽各有起止，各有支别，而实一气相通，故特借手太阴一经之动脉，以候五藏六府十二经之有馀不足，其经虽属於肺，实为胃气所主以藏府诸气，靡不本之於胃也，五藏别经云：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皆出于胃，变见於气口，经脉别论云：食气入胃，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气归於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营卫生会云：人食气於谷，谷入於胃，以传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即此三 g 文，可以默会其微矣，或言紫手六部，既非藏府脉位，何脉要精微论中，有逐部推之之法耶，曰：此即所谓假道以行诸经之气耳，練草庐曰：医者以寸关尺，辄名之曰此心脉，此肺脉，此脾脉，此肝脉，此肾脉者，非也，五藏六府，凡十二经，紫寸关尺，皆手太阴之一脉也，分其部位，以候他藏之气耳，脉行始於肺，终於肝，而复会於肺，肺为出气之门户，故名气口，而为六脉之大会，以占一身焉，李濒湖曰：紫手六部，皆肺之经脉，特取以候五藏六府之气耳，非五藏六府所居之处也，即内经所指藏府部位，乃是因五行之气而推，火旺於南，故心居左寸，木旺於东，故肝居左关，金旺於西，故肺居右寸，土旺於中，而寄位西南，故脾胃居于右关，水旺於北，故居紫尺，人面南司天地之

化，则左尺为东北也，东北为天地始生之界，人在胎息之中，则繫肾先生，以故肾曰先天，在五行则天一生水，水性东行膀胱为水注之器，肾司北方之令，又居下部，则其气化，从此而推也宜矣，然肾本有二，同居七节左右，右者独非肾乎，独不主精气乎，独不司闭蛰封藏之令乎，盖人身同乎造物，凡呼吸端动，稟乎乾健，藏府躯魄，合於坤舆，以分野言，则肾当箕尾燕珥之界，其地风高土厚，水都册嶰產中，结成煤火，以司腐熟之权，人应其气，则三交之火，从此交通，况三焦鼎峙繫肾之间，以应地端而右转，是虽右尺偏属相火，为生人生物之源，因有命门之号，其实繫肾皆有水火，原无分於彼此，以故岐伯於寸关二部，俱分左右，尺独不分者，一皆主乎肾也，肾为先天一气之始，故首言尺内繫傍，则季佶也，尺外以候肾，尺以候腹，腹者大小二肠在其中矣，膀胱亦在其中矣，以经气言之，平居无病之时，则二肠之气，未尝不随经而之寸口也，以病脉言之，则二肠司传化之任，病则气化不顺，而为留滞，又必验之於尺矣，曷观长沙论中，凡正籛明府症，必尺中有力，方用承气，此非尺以候腹之一验乎，吾故曰皆是也，皆非也，似是而非者也，盖尺外者，尺脉之前半部也，尺者，尺脉之後半部也，前以候籛，後以候阴，人身背为籛，肾附於背，故外以候肾，腹为阴，故以候腹也，东方生木，木应肝而藏于左，故借左关以候肝胆之气，土居中位，而旺于四季，独以长夏湿土气蒸之时，为之正令，故经以之分隶右关，所谓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鬲者，鬲膜之谓，中焦所主，胆在中矣，中附上者，附尺之上而居於中即关脉也，肝为阴中之籛藏，亦附近於背，故借左关之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关之前以候胃，後以候脾，脾胃皆中州之官，以藏府言则胃为籛，脾为阴，故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也，火生於木，而应乎心合乎脉，谓之牡藏牡者籛也左为籛寸为籛中之籛，故宜候之左寸，金生於土而应乎肺，与胃一气贯通，而主西方金气，故经以之候於右寸，所云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中，中者，心主之宫城，胞络之别名，胸中者，鬲膜之上皆是也，上附上者，言上而又上则寸口也，五藏之位，惟肺最高，故右寸之前以候肺，後以候胸中，心为虚璣之藏，而为君主之火，性喜上炎，又喜附木而燔，然其行令，皆属胞络，故左寸之前以候心，後以候中气也，详本篇六部，但言五藏不及六府，而独不遗其胃者，以经络五藏，皆稟气于胃，五藏之本也，藏气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胃气，乃至手

太阴也，原夫紮手六部，虽皆肺金之一脉，而胃气 为之总司，足籀明一经，与诸经经交贯为後天气血之本源即先天之气，亦必从此而化每见阴虚血耗之人日服六味四物，不得籀生之力，则阴无由而长也，或问六部皆属肺经，皆生胃气，以推藏府之病，敬闻命矣，而璣枢十二经，独以人迎寸口言者，何也曰：此辨别藏府诸经之盛衰，及外内诸邪之纲主也，夫寸口即是气口，又谓脉口，以配人迎，昔人所谓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即此脉也，复问其後诸经之脉，又以三倍再倍一倍言者，此又何耶曰：三阴三籀之谓也，逆其旨，则手足太阴，谓之三阴，故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手足少阴，谓之二阴，故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手足厥阴，谓之一阴，故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在籀经则不然，其手足籀明，谓之二籀，以二经所主津液最盛，故盛者人迎大三倍，手足太籀谓之三籀，以二经所主津液差少，故盛者人迎 大再倍，手足少籀谓之一籀，以二经所主津液最少，故盛者人迎仅大一倍也或言人迎主表气口主 ，此言人迎主府，气口主藏者何也，盖人迎主表，气口主 是主邪气而言，人迎盛坚者伤于寒，气口盛坚者伤于食也，此言人迎主府，气口主藏，是指经气而言，原未尝指府藏也，以人迎主在津液津血灌注六府，而偏丽于左气口主在神气，神气锤于五藏而偏丽于右，此阴籀血气流行之道，以上下言之，则寸为籀，尺为阴以左右言之，则人迎为籀，气口为阴须知人之血气，与流水无璋，水性东行，若得风涌，即随之而逝，不可拘于南北也，人身经脉营端亦然，虽血喜归肝，气喜行脾，而有左右之属，若得其火即随之而上炎，得其风，则随之而外扰，变幻之机，无所不至，岂复拘于部分哉。

脉象

或问人身脉位，既无一定之法，但以指下几微之象，推原藏府诸病，益切茫无畔岸，愿得显示至教，开我迷云，答曰：汝等今日各从何来，或言某从西南平陆而来，或言某由西北渡水而来，或言某于东南仄径遇师于不期之中，因谕之曰：良由汝等识吾居处，得吾形神，故不拘所从，皆可邂逅，否则覩面错过矣，故欲识五藏诸病，须明五藏脉形，假如肝得乙木春升之令而生，其脉若草木初生，指下软若招招，故谓之弦，然必和滑而缓，是为胃气，为肝之平脉，若弦 而滑，如循长竿，弦多胃少之脉也，若弦而急强，按之益劲，但弦无胃气也，加以发热，指下洪盛，则木槁火炎而自焚矣，所谓火生於木，焚木者原不出乎火也，若微弦而浮，或略带数，又为甲木之象矣，若弦脉见于人迎，肝气自旺

也，设反见于气口，又为土败木贼之兆，或左关虽弦，而指下小弱不振，是土衰木萎之象，法当培土荣木，设投伐肝之剂，则脾土愈困矣，若弦见于一二部，或一手偏弦，犹为可治，若六脉皆弦，而少神气，为邪气混一不分之兆，璣枢有云：人迎与寸口气大小等者，病难已，气者，脉气也，凡脉得纯藏之气，左右六部皆然者，俱不治也，或肝病症剧，六部绝无弦脉，是脉不应病，亦不可治，举此以为诸脉之例，不独肝藏为然也，心属丙丁而应乎夏，其脉若火之燃薪，指下累累微曲而濡，故谓之傑謹然必虚滑流利，是为胃气，为心之平脉，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h胃少之脉也，若瞽瞽虚大，前曲後居，但傲鬱胃气也，若虚大浮洪，或微带数，又为丙火之象，故 ㄅ 韞炊 o，包络之火自旺也，或并见于右寸，火乘金位之兆，设关之外微曲，又为中宫有物阻碍之兆也，脾为已土而应於四季，虽稟中央湿土，常兼四气之化而生长万物，故其脉最和缓，指下纤徐而不疾不迟，故谓之缓，然於和缓之中，又当求其软滑，是谓胃气，为脾之平脉，若缓弱无力，指下如循烂绵，缓多胃少之脉也，若缓而不能自还，代阴无胃气也若脉虽徐缓而按之盈实，是胃中宿滞蕴热，若缓而涩滞，指下模糊，按之不前，胃中寒食固结，气道阻塞之故耳，若缓而加之以浮，又为风弃戊土之象矣，设或诸部皆缓，而关部独盛，中宫湿热也，诸部皆缓，寸口独滑，鬲上有痰气也，诸部皆缓，絳尺独显弦状，岂非肝肾虚寒，不能生土之候乎，肺本辛金，而应秋气，虽主收敛，而合於皮毛，是以不能沈实，但得浮弱之象於皮毛间，指下轻虚，而重按不散，故谓之毛，然必浮弱而滑，是为胃气，为肺之平脉，若但浮不滑，指下涩涩然如循鸡羽，毛多胃少之脉也，昔人以浮涩而短，为肺藏平脉，意谓多气少血，脉不能滑，不知独受营气之先，营行脉中之第一关隘，若肺不伤燥，必无短涩之理，即感秋燥之气，亦肺病耳，非肺气之本燥也，若浮而无力，按之如风吹毛但毛无胃气也，加以关尺细数，喘嗽失血，阴虚籛扰，虽神丹不能复图也，若毛而微涩，又为庚金气予不足之象矣，若诸部皆毛，寸口独不毛者，籛虚阴浊用事，兼挟痰气於上也，诸部不毛，气口独毛者，胃虚不能纳食，及为泄泻之徵也，肾主癸水而应乎冬，脉得收藏之令，而见于筋骨之间，按之沈实，而举指流利，谓之曰石，然必沈濡而滑，是为胃气，乃肾之平脉，若指下形如引葛，按之益坚石多胃少之脉也，若弦细而劲，如循刀刃，按之搏指，但石无胃气也，若按之虽石，举之浮紧，又为太籛壬水受邪之象矣，若诸脉不

石，左寸独石者，水气凌心之象，右关独石者，沈寒伤胃之象也，可知五脉之中，必得缓滑之象，乃为胃气，方为平脉，则胃气之验，不独在於右关也，况内经所言，四时之脉，亦不出乎弦衄是知五藏之气，不出五行，四时之气，亦不出於五行，故其论脉，总不出五行之外也，但当察其五脉之中，必得缓和之气，即是病脉，或反见他藏之脉，是本藏气衰，他藏之气弃之也，每见医守六部之绳墨，以求藏府之虚者，是欲候其人，不识声形笑貌，但认其居处之地也，若得其声形笑貌，虽遇之於殊方逆旅，暗室隔垣，未尝错认以为他人也，犹之此经之脉，见于他部，未尝错认以为他经之病也，至於临病察脉，全在活法推求，如诊富贵人之脉，与贫贱者之脉，迥乎不侔，贵显之脉，常清虚流利，丰厚之脉，常和滑有神，贱者之脉，常浊壅多滞，贫者之脉，常蹇涩少神，加以劳则粗硬倍常，至若先富贵而後贫贱，则营卫枯槁，血气不调，脉必不能流利和滑，久按索然，且富贵之症治，与贫贱之症治，亦截然紕途，富贵之人，恒劳心肾，精血内戕，病脉多虚，总有表客邪，不胜大汗之下，全以顾虑元气为主，略兼和营调胃足矣，一切苦寒伤气，皆在切禁，贫贱之人，藜藿充肠，风霜切体，内外未尝温养，筋骸素惯疲劳，藏府经脉，一皆坚固，即有病苦忧劳，不能便伤神志，一以攻发为主，若参朮桂附等药，咸非是辈所宜，惟先贵後贱，先富後贫之人，素享丰腴，不安粗粝，病则中气先郁，非但药之难应，参朮或不能支，反憎郁抑之患，在所必至，非特富贵之脉症，与贫贱县殊，即形体之肥瘠，亦是不同，肥盛之人，肌肉丰厚，胃气沈浚，皴纵受风寒，未得即见表脉，但须辨其声音涕唾，便知有何客邪，设鼻塞声重，涕唾稠黏，风寒所伤也，若虽鼻塞声重，而屢痰不即应，璫力略之，乃得一线粘痰，甚则咽~胀者，乃风热也，此是肥人外感第一关键，以肥人肌气充盛，风邪急切难入，因其内多痰湿，故伤热最易，惟是酒客湿热，渐渍於肉理，风邪易伤者有之，否则形盛气虚，色白肉松，肌醴不实之故，不可以此襟执也，瘦人肌肉浅薄，胃气外泄，即发热头痛，脉来浮数，多属於火，但以头之时痛时止，热之忽轻忽重，又为阴虚火扰之候也，惟发热头痛，无问昼夜，不分轻重，人迎浮盛者，方是外感之病，亦有表邪兼挟内火者，虽发热头痛，不分昼夜轻重，而烦渴躁扰，卧寐不宁，皆邪火烁阴之候，虽宜辛凉发散，又当顾虑其阴，独形瘦气虚，颜白唇鲜，卫气不固者，最易伤风，却无内火之患矣，矧吾江南之人，元气最薄，脉多不实，且偏属东

方，木火最盛，治之稍过，不无热去寒起之虑，而高粱之人，蒙养柔脆，调适尤难，故善治大江以南病者，不难僣翫昧内也，但要识其所禀之刚柔，情性之缓急耳，西北之人，惯拒风寒，素食煤火，外内坚固，所以脉多沈实，一切表 诸邪，不伤则已，伤之必重，非大汗大下，重用峻剂，不能克应，滇粤之人，受瘴热，惯食槟榔，表 僣踣黻所以脉多微数，按之少实，纵有风寒，宜清解，不得轻用发散，以表药性皆上升横散，触动瘴气，发热漫无止期，不至津枯血竭不已也，经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是以他方之人，必问方隅水土，傍观者以为应酬套语，曷知其为察脉审症，用药之大纲，故操司命之权者务宜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向生死机关下个竿头进步工夫，自然不落时人圈绩，当知医门学问，原无深奥难明处但得悉其要领，活法推求，便可一肩担荷，又何必搜罗百氏，博览群书，开凿寻文解义之端，愈滋多岐之惑哉。

经络

或问奇经诸脉，何以琿於十二经，而以奇字目之，答曰：夫十二经者经脉之常度也，其源各从藏府而发，虽有棱别，其实一气贯通，曾无间断，其经皆直行上下，故谓之经十五络者，经脉之联属也，其端各从经脉而发头绪散漫不一，非如经脉之如环无端也，以其斜行左右遂名曰络，奇经为诸经之别贯经经自为起止各司前後上下之阴籀血气，不主一藏一府，随邪气之满溢而为病，故脉之发现诸部皆乖戾不和是古圣以奇宇称之，非若经气之当升，络气之常降也，所以者何，盖缘经起中焦，随营气下行璫而上，故其诊在寸络起下焦恒附营气上行璫而下故，其诊在尺虽经有明谕，而世罕究其旨者，通评虚 论云：经络皆 ，寸脉急而尺缓言经中所受之邪，既随经而盛於上，络气虽实，当无下陷之邪，则尺部不为之热满矣，次云络气不足，经气有馀，脉口热满尺，部寒涩，有馀则热满，是指邪气而言，非经气之充也，不足则寒涩，络气本虚之验也，又云经虚络满者，尺部热满脉口寒涩，络满亦指邪气，以经中之邪陷于络，故尺部为之热满也，按金匱云璫寒伤经，璫热伤络，盖经受寒邪而发热，络受热邪而传次，溢入於奇经矣，然经络之脉，虽各有疆界，各有司属，各有交会，而实混然一区，全在大气鼓端，营血灌注，方无偏胜竭绝之虞，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又言邪在气，气为是动邪在血，血为所生病，是以十二经脉，各以分隶气血之所属也，其经络二字，方书中靡不并举，曷知络脉皆不离本经之部分

虽十二经外，别有阴络、筋络、脾之大络三种，而为病亦不殊本经之血气也，盖络脉之病，虽略亚於本经，然邪伏幽隐，气难升散，不似经脉之循经上下，易于开发也，而奇经又为十二经之约束，若藏气安和，经脉调畅，八脉之形，无从而见也，即经络受邪，不至满溢，与奇经亦无预也，惟是经络之邪，热满，势必溢入於奇经，所以越人有螫渠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之喻，试推伤寒之邪，皆从筋维而传次三筋，从阴维而传次三阴，未尝循十二经次第也，或有藏气内结，邪气外溢，竟从奇经受病者有之，复问八脉之形象与病苦，可得闻乎？答曰：在经有之，吾尝考诸经中，言冲脉直上直下而中央牢，病苦逆气急，督脉直上直下而中央浮，病苦脊强不得仰，任脉横寸口，边丸丸紧细而长，病苦少腹切痛，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痲聚，筋维尺外斜上至寸而浮，病苦寒热，溶溶不能自收持，阴维尺内斜上至寸而沈，病苦心痛，怅然失志，筋寸口左右弹，浮而细绵绵，病苦阴缓而筋急，阴尺内左右弹，沈而细绵绵，病若筋缓而阴急，带脉中部左右弹而横滑，病苦腹痛，腰溶溶若坐水中，内经所言奇经之脉象如是，凡遇五疝七疝，项痠背强，发歇不时，外内无定之症，刚劲不伦，殊璿寻常之脉，便於奇经中求之，或问奇经之奇字，昔人咸奇偶之奇为训，未知孰是，因语之曰：读书须要自立主见，切必浮地随人脚跟，设泥昔人奇偶之说，不当有阴筋维之配偶也，坐客皆举手称善，请着玉版，以为奇恒之别鉴。

师传(三十二则)

或问诊切之法，何者为宗，答曰：诊切之法，心空为宗，得其旨，言下可了，不得其旨，虽鹵翊捍W障碍，如日月，岂不净耶，而盲者不见，是盲之过，非日月咎，客云：若尔，则古人历陈某脉某病，凿凿诸例，将有适於用乎，无适於用乎，答曰：大似向泥人祈祷，有时璿应，有时不璿应，客云：法法纒纒，安得涤除玄览，叁五色之诊乎，答曰：除却胸中落索，空空地向已璿上究去，了得浮脉之义，便了得沈脉之义，触类旁通，诸脉皆了，无馀蕴矣，夫脉学者，大医王之心印，非大智慧大辨才，难以语此，吾尝疾首生民，不闻炎黄之垂诲，永逮仲景之至言，逮後唐进士千金方，直接长沙一脉，又以立法险峻，不易跻攀，乃致造詣日卑，风斯日下，今我不惜广长，开陈圣教，为蓋生端无尽灯，譬之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无尽，无不没宿昔先师垂诲，吾当逐一为汝陈之。

浮脉者，下指即显浮象，按之稍絀而不空，举之泛泛而流利，不

似虚脉之按之不振，甄脉之寻之中空，濡脉之绵软无力也，浮为经络肌表之应，良由邪袭三焦经中，鼓搏脉气於外，所以应指浮满，在暴病得之，皆为合脉，然必人迎浮盛，乃为璠候，若气口反盛，又为痰气逆满之徵，否则其人平素右手偏旺之故，有始病不浮，病久而脉反浮者，此中气亏乏，不能内守，反见虚痞之兆，若浮而按之渐衰，不能无假象发见之虞，伤寒以尺寸俱浮为太焦受病，故凡浮脉主病，皆属于表，但须指下有力，即属有馀客邪，其太焦本经风寒营卫之辨，全以浮缓浮紧，分别而为处治，其有寸关俱浮，尺中迟弱者，南焦谓之焦浮阴弱，营气不足，血少之故，见太焦一经，咸以浮为本脉，一部不逮，虚实悬殊，亦有六脉浮迟，而表热寒，下利清谷者，虽始病有热，可验太焦，其治与少阴之虚焦发露不暍，又有下後仍浮，或兼促兼弦兼紧兼数之类，总由表邪未尽，乃有结胸咽痛，但急头疼之变端，详结胸藏结及痞之症，皆为下早表邪内陷所致，究其脉虽变暍，必有一部见浮，死生虚之机，在关上沈细紧小之甚与不甚耳，惟焦明府热攻脾，脉虽浮大，心下反鞭者，急需下之，所谓从症不从脉也，其在三阴，都无浮脉，惟阴尽复焦，厥愈足温而脉浮者，皆为愈症，故太阴例有手足温，身体重而脉浮者，少阴例有焦微脉浮者，厥阴例有脉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者，须知焦病浮迟兼见症，合从阴治，阴病脉浮，症显焦回，合从焦治，几微消息，当不越于圣度也，近世陶尚文浮中沈三法，举世共推，虽卓立已见，究其所云，不论脉之浮沈迟数，但以按之无力，重按全无者，便是阴症，曷知按之无力者，乃虚散之脉，与浮何预哉，逮夫杂症之脉浮者，皆为风象，如类中风祐之脉浮，喘咳痞满之脉浮，烦暝妖B，风水皮水之脉浮，泄泻脓血之脉浮，如上种种，或与症相符，或与症乖互，咸可治疗，虽内经有肠下白沫，脉沈则生脉浮则死之例，然风木乘脾之症，初起多有浮脉，可用升散而愈者，当知阴病见焦脉者生，非若沈细虚微之反见狂妄躁渴，难於图治也。

沈脉者，轻取不应，重按乃得，举指絀小，更按益力，纵之不即应指，不似实脉之举指逼逼，伏脉之匿於筋下也，沈为藏府筋骨之应，盖缘焦气式微，不能统端营气于表，脉显阴象而沈者，则按久愈微，若焦气郁伏，不能浮应卫气于外，脉反伏匿而沈者，则按久不衰，阴焦寒热之机，在乎纤微之辨，伤寒以尺寸俱沈为少阴受病，故于沈脉之中，辨别阴焦，为第一关掇，若始病不发热，无头痛，而手足厥冷脉沈者，此直中阴经之寒症也，若先曾

发热头痛，心绪不盛，至五七日後，而变手足厥冷，躁不得寐而脉沈者此厥深热深，籛邪陷阴之热症也，亦有始本籛邪，因汗下太过，而脉变沈迟，此热去寒起之虚症也，有太籛症下早，胸膈痞鞭而关上小细沈紧者，此表邪内陷，籛分之结胸也，若能食自利，乃籛邪下陷，阴分之藏结矣，有少阴病自利清水，口乾腹胀不大便而脉沈者，此热邪陷于少阴也，有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沈者，麻黄附子细辛汤温之，是少阴而兼太籛，即所谓之紮感也，此与病发热头痛，脉反沈，身体痛，当温之宜四逆汤之法，似是而是不同也，有寸关俱浮，而尺中沈迟者，此籛症夹阴之脉也，若沈而实大数盛，动滑有力，皆为籛邪内伏沈而迟细微弱，弦涩少力皆属阴寒无疑，有冬时伏邪，发于春夏，烦热躁渴，而反脉沈足冷，此少阴无气，毒邪不能发出籛分，下虚死症也，凡伤寒温热时疫感冒得汗後脉沈，皆为愈证非籛病阴脉之比，有内外有热，而脉沈伏，不数不洪，指下涩小急疾无论伤寒杂病，发於何时皆为伏热，不可以其脉之沈伏，而误认阴寒也，至如肠自利而脉沈，寒疝积痼而脉沈历节痛而脉沈，伏痰留饮而脉沈，胸腹结痛而脉沈，霍乱呕吐而脉沈，郁结气滞而脉沈咸为应病之脉，若反浮大虚涩，或虽沈而弦细坚疾，为胃气告匮，未可轻许以治也，迟脉者，呼吸定息，不及四至而举按皆迟，不似涩脉之叁伍不调，缓脉之去来徐缓也，迟为籛气不显，营气自和之象，故昔人皆以隶之虚寒，而人迎主寒湿外袭，气口主积冷内滞，又以浮迟为表寒，沈迟为寒，迟涩为血病，迟滑为气病，此论固是，然多有热邪内结，寒气外郁，而见气口迟滑作胀者，詎可以脉迟概为之寒，而不究其滑涩之象，虚实之理哉，详仲景有籛明病脉迟，微恶寒而汗出多者，为表未解，脉迟头弦腹满者不可下，有籛明病脉迟有力，汗出不恶寒，身重喘满，潮热便鞭，手足然汗出者，为外欲解，可攻其，又太籛病脉浮，因误下而变迟，膈内拒痛者为结胸，若此皆热邪内结之明验也，当知迟脉呈现表证，亦属藏气不充，不能统摄百骸，所以邪气留连不解，即有腹满而头弦脉迟，籛分之患未除，禁不可下，直待证悉具，然後下之，圣法昭然，岂不详审慎重乎，迟为籛气失职，胸中大气不能敷布之候，详迟为在藏一语，可不顾虑藏气之病乎。

数脉者，呼吸定息，六至以上，而应指急数，不似滑脉之往来流利，动脉之厥厥动摇，疾脉之过於急疾也，数为籛盛阴亏，热邪流传於经络之象，所以脉道数盛，火性善动而躁急，故伤寒以

烦躁脉数者为传，脉静者为不传，有火无火之分也，即经尽欲解，而脉浮数，按之不甌，其人不虚，不战汗出而解，则知数而按之甌者，皆为虚矣，又箴明例云：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以发汗令箴气微，膈内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吐也，又胃反而寸口脉微数者，为胸中冷，又脉箴紧阴数为欲吐，箴浮阴数亦吐，胃反脉数，中气大虚，而见假数之象也，人见脉数，悉以为热，不知亦有胃虚及阴盛拒箴者，若数而浮大，按之无力，寸口脉细者，虚也，经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箴皆然，病热而脉数，按之不鼓甚者，乃阴盛拒箴於外而致病，非热也，形症似寒，按之鼓击於指下者，乃箴盛拒阴而生病，非寒也，丹溪云：脉数盛大，按之而涩，外有热症者，名曰中（平声）寒，盖寒留血脉，外症热而脉亦数也，凡乍病脉数，而按之缓者为邪退，久病脉数为阴虚之象，瘦人多火其阴本虚若形充色泽之人脉数，皆痰湿郁滞经络不畅而蕴热，其可贵之於阴乎若无故脉数，必生痈疽如数而吐臭痰者为肺痈，数虚而涎沫者为肺痿又历考数脉诸例，有云数则烦心者有云滑数心下结热者皆包络火旺而弃君主之位也，有云细数阴虚者，水不制火，真阴亏损也有云数为在府者，箴邪干箴藏气无预也，有云数则为寒者少火气衰壮火食气也，大抵虚劳失血，喘嗽上气多有数脉，但以数大 弱者为箴虚，细小弦数者为阴虚，非若伤寒 妖 B 大为邪伏於经，合用发汗之比，诸凡失血，脉见细小微数无力者为顺，脉数有热，及 大弦劲急者为逆，若乍僮 聑数无问何病，皆不治也。

滑脉者，举之浮紧按之滑石不似 脉之逼逼应指紧脉之往来劲急，动脉之见于一部，疾脉之过於急疾也，仲景云：翕奄沈，名曰滑滑者紧之浮名也言忽沈忽浮，形容流利之状，无以过之，滑为多血少气之脉，而昔人又以滑大无力，为内伤元气曷知滑脉，虽有浮沈之分，却无无力之象，盖血由气生，若果气虚，则鼓动之力先微，脉何由而滑耶，惟是气虚不能统摄阴火而血热脉滑者有之，尝考诸内经有脉滑曰病风，缓而滑曰热中脉浮而滑曰新病，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弱以滑，是为胃气，滑者阴气有馀也，则知滑脉之病，无虚寒之理，他如伤寒温热时行等病，总以浮滑而濡者为可治，故先师论脉，首言大浮数动滑为箴，而杂病以人迎浮滑为风痰，缓滑为中风，气口缓滑为热中，滑数为宿食，尺中弦滑为下焦畜血，又呕吐而寸口迟滑，为胸中 ，下利而关上迟滑，为下未尽，厥逆而脉滑，为 有 ，详此则滑脉之病，

可不言而喻，即经有滑者阴气有馀一语，是指阴邪搏籀而言，岂以阴气有馀，多汗身寒之病，便可目为血多，又以滑天之脉，牵合无力，而为内伤元气乎，平人肢体丰盛，而按之绵，六脉滑，此痰湿渐渍於中外，终日劳役，不知倦怠，若安息则重着酸疼矣，夫脉之滑而不甚有力者，皆浮滑缓滑濡滑微滑之类，终非无力之比，滑为血气壅之脉，悉属有馀，妇人身有病而脉和滑者为孕，临产派滑疾者曰离经，若滑而急强，擘擘如弹石，谓之肾绝，滑不直手，按之不可得，为大肠气予不足，以其绝无和缓胃气，故经予之短期。